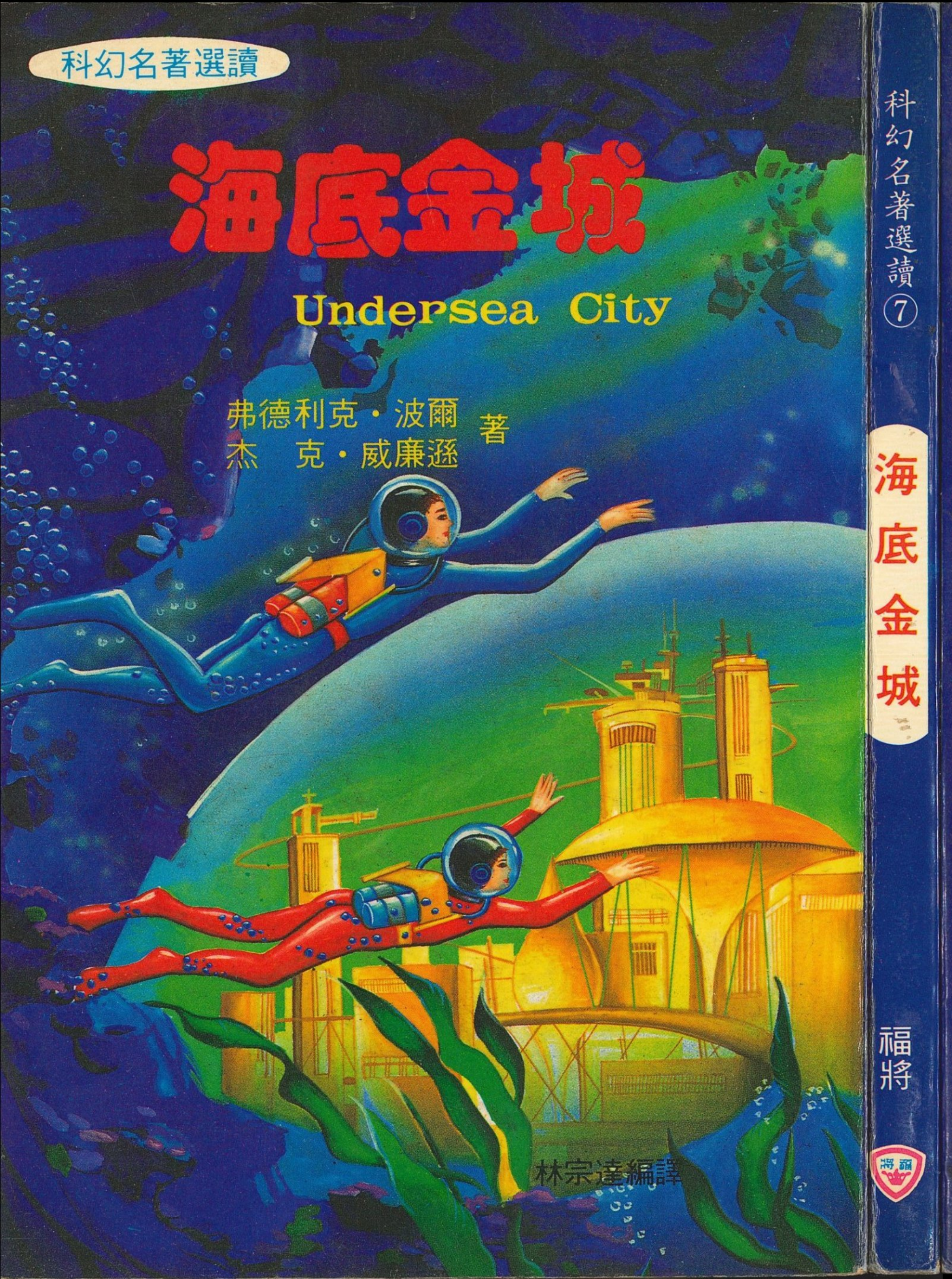
科幻名著選讀

海底金城

Undersea City

弗德利克・波爾
杰　克・威廉遜 著

林宗達編譯



科幻名著選讀⑦

海底金城

福將

海底金城

自從理想物質薄膜發明後，在海底建造城市已不再是「海市蜃樓」，海洋眞的成了人類在地球上的第二個家，可是萬一這層薄膜破裂了呢？海底文明將毀之一旦！

地震便是這項發明的最大敵人，一場足以使海底金城在轉瞬間灰飛煙滅的十二級地震，就要暴發了，除了疏散，還有更好的對策嗎？當這些人在與地震搏鬪的同時，也顯現出了人性的各個層面。讀者在緊張刺激之餘，或許還會撩起一些感觸吧！

科幻名著選譯

海底金城

Undersea City

海底金城簡介

目前人類科學探索有兩個大致方向，一個是向外發展，一個是向內發展。向外發展的方向就是探索地球以外的太空世界；向內發展的方向乃是探索地球本身尚未開拓的地區。科學幻想小說也反映了這兩個方面，在很多作品中已描寫將來人類到三十億個銀河系的星球去，找尋適合人類生存條件的星球殖民地；也有不少作品描寫人類在地球本身找尋新的殖民地，那就是海底世界。

海底城（Undersea City）是一本描寫未來人類如何英勇地在海底建設新的世界，如何防止海底大地震災難的科學幻想小說。這本小說是由兩位美國著名科學幻想小說家杰克・威廉遜（Jack Williamson）和弗德利克・波爾（Frederik Pohl）合作寫成的，他們兩個都曾先後担任過美國科幻作家協會主席，在世界科幻界享有盛名。他們曾合作寫過很多本小說，關於海底世界的就有三本：一本是海底探求，一本是海底艦隊，還有一本就是本書海底金城。

在這本小說裏，我們不只可以領略到海底城市的生活風光，而且能看到人類怎樣

同大自然搏鬥，科學家如何不怕艱難險阻去預測和防止海底大地震，更可以看到社會人生百態。

當一場大地震爆發時，只要把「理想薄膜」震裂了一道縫，海水就會像猛獸一樣衝進海底城，把整座城市壓得粉碎。面對着這場災難，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態度，有的人以無畏的精神去進行搶救，有的人却從中發財。這裏面既表現了人們不怕死亡的勇敢精神、眞摯的友情、爲科學獻身的熱誠；也反映了官場的黑暗、商界的貪婪、資本家的唯利是圖。這是一場善與惡的搏鬥，美與醜的抗爭，也是一曲光明戰勝黑暗的凱歌。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但在這場與自然災難的鬥爭中，反映出人們對於人的價值觀念又各不相同，所以這不只是人與自然的鬥爭，也是一場人性世途的兇險戰鬥。這場保衞海底城的神聖戰鬥正是一塊無情的試金石，考驗出誰是不怕洪爐火的眞金，誰是經不起錘煉的廢銅爛鐵……。

這本小說寫得好，不只因爲它充滿了緊張驚險的情節，而且在於它深刻地描寫了人性的多個方面，這使它在一般的科幻驚險小說中，顯出了它的份量。

情報

星期六下午是自由活動的時間。

「去玩水球好嗎？」

我約同級同學博普・埃斯柯到海灘去游泳。我們這些潛水准尉認爲自由活動時間的體育運動也是訓練的一個內容。

這裏是離美國紐約市東南一千二百公里的大西洋上的百慕達羣島。從前，這裏曾是英國和美國的海軍基地和空軍基地。現在是聯合國海底艦隊的基地，在島的一角，就是我們那間潛水軍官學校。

「吉姆，快來呵。」博普・埃斯柯叫了一聲，就跳到海裏游泳，用蛙脚踢水，往水裏潛泳。

「等一等。」我在海灘泳場旁邊，小心地調節着氧氣筒。

「伊甸准尉！」

突然聽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抬起頭來，只見有兩名海軍軍官正向着海灘泳場

走來，那是我們的教官和司令部的當值將校。

當值將校乾脆俐落地對我說：「伊甸准尉，下午一時正到司令部去報到。」

「知道。」我敬了個禮。當值將校答過禮就和教官一起走了。

這時，博普從水中露出臉來，摘下潛水面具檢查，一邊問道：「來吧，吉姆，你在幹什麼呀？」

但是，當他一見到教官和當值將校遠去的背影，就禁不住吹起口哨來了。

「那兩個人，來幹什麼？」他問道。

「命令我下午一時正到司令部去報到，我一個人呢。」

博普邊說邊離開水面：「哦，也許就是丹梭普說的那件事吧？」

「什麼事？」

我一問，博普就搖頭：「不大清楚。不過，好像是跟你、我和丹梭普三人有關。」

「算了，費神去考慮自己不清楚的事不是白費勁嗎？」

我從氧氣筒取下面具，檢查輸氣管。已經沒有心情去打水球了，檢查好是預備下次使用。

「潛水活動要特別小心，潛水用具每一件都必須檢查兩遍。」

這是海底艦隊的傳統習慣，因爲在海底是不能進行維修的，潛水時裝備一旦出了問題，就會白白送命了。

我和博普並肩走向校舍。百慕達這時的陽光把我們裸露的背晒得熱辣辣的，這也許因爲在海底裏訓練的時間太長了的緣故吧。

科學的進步促進了各種各樣的發明。現在，人類已經征服了海底。在暗黑的海底裏，用巨大的拱形屋頂圍起來的海底城市正在一個接一個地建設起來。

但是，不論是如何先進的發明，也是無法給海底下的生活帶來像自然界那樣清爽、芳香的空氣，也不能帶來使人感到遼闊廣大的地平線。

博普停了停脚步，舉目瞭望那鬱鬱葱葱的樹叢、海岸白色沙灘上櫛比鱗次的小屋的紅色屋頂和那海面上耀眼的白色浪花。他感慨地讚嘆起來：「就算把湯加島海溝裏所有的天然珍珠集中在一起，也比不上這裏的風景好看啊。」

的確，正如博普說的那樣。深海的嚴酷與恐怖，很難用言語來形容。海底城市的拱形屋頂，每一部份都是用一種叫做理想物質的特殊金屬薄膜覆罩着，承受着可怕的海水壓力而確保海底城市的安全的。但是，黑色的死神隨時都在理想物質薄膜外邊遊蕩，隨時伺候着每一個可趁之機。如果有誰按錯了安全裝置的旋鈕，按錯了閥門的開

闕，那麼，死神就會立刻衝破理想物質薄膜侵襲進來。於是，海底城裏的市民就會像被大卡車外輪輾着的花生那樣，變成肉漿。

「你們在做白日夢嗎？」突然從後邊傳來這麼一句話。我們回頭一看，原來有一個准尉跟在我們身後，他就是剛才博普提到過的哈雷・丹梭普。我這還是第一次跟他見面，以前只是聽過他的名字。

哈雷身材苗條，比博普矮一些，穿着有折線的深紅制服，頭髮梳得整整齊齊。他的臉上帶有一種瞧不起人的傲慢神色，令人一見生厭。

博普介紹我們兩人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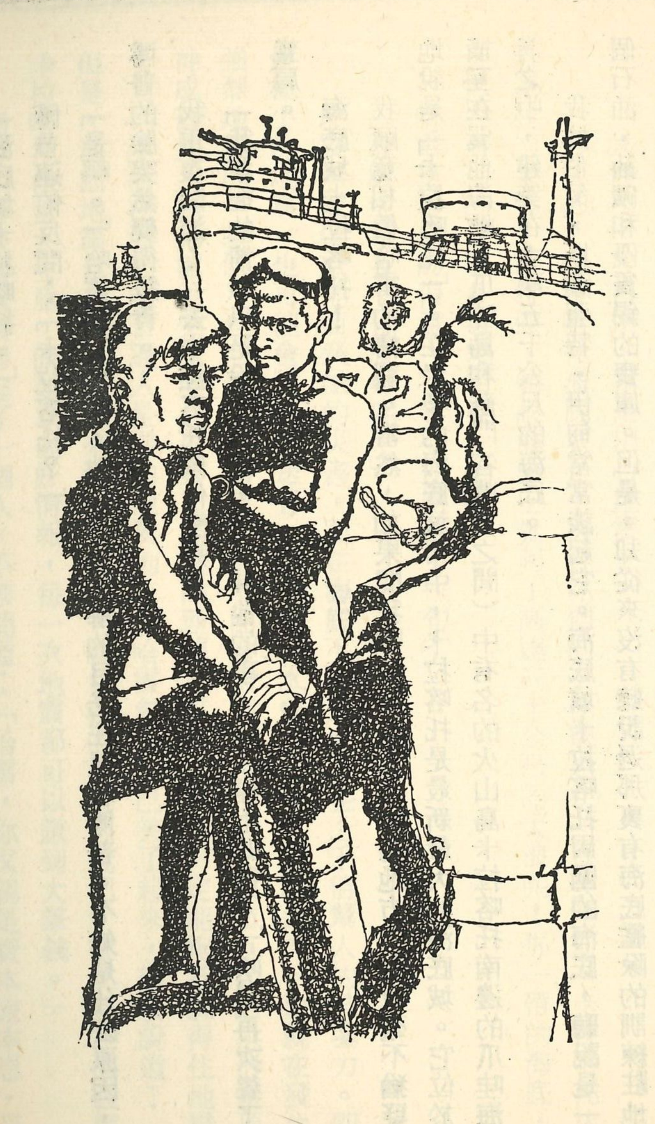
「吉姆，哈雷・丹梭普是從深海基地轉來的同學。」

「我很快就要回到深海基地去了，而且是跟你們一起去呢。」哈雷一邊撣着袖口上的珊瑚碎片，一邊說道。我和博普不禁面面相覷，因爲我們兩人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和哈雷一起到深海基地去的命令。哈雷充滿自信地說道：「命令是今天下午發出的。」

我禁不住問道：「你怎麼連這也知道？」

哈雷聳聳肩說：「掌握了情報嘛。」

「那麼，你知道我們的目的地是什麼地方嗎？」



「海底城卡拉喀托。」

博普連忙反問：「卡拉喀托？」

「是啊。」哈雷點了點頭，他以很難理解的目光注視着博普。不知是什麼原因，博普的臉突然變得鐵青。

我重複問道：「去卡拉喀托做什麼呢？」

「我掌握的情報只是說去那裏，至於其他的事，現在還不知道。」哈雷再次聳了聳肩。

海底城卡拉喀托！

我願意相信哈雷的情報。當然，如果問我哪裏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我會毫不猶疑地說是「卡拉喀托」。在衆多的海底城市中，卡拉喀托是最新最大的海底城。它位於橫亘在巽他海峽（爪哇島和蘇門答臘島之間）中有名的火山島卡拉喀托南邊的爪哇海溝之中，建築在水深五千公尺的海底。

我的伯父，斯圖亞特・伊甸常常談起它。海底城卡拉喀托周圍的海底，聽說是一個石油、鈾礦和優質錫的寶庫。但是，却從來沒有聽說過那裏有海底艦隊的訓練駐地。究竟爲了進行哪一項訓練，而要派三名潛水准尉到海底城去呢？

哈雷帶着輕蔑的聲音對博普說：「博普，幹嗎臉色這樣差？害怕嗎？」

「我還不至於害怕，我是担心地震。」

「那是的。卡拉喀托海底城是不適合你們的！你聽過在一百多年前，卡拉喀托火山爆發的事嗎？那時候，聽說海面上掀起了高達三十公尺的大浪呢！那一帶的海底，是世界有名的地震多發地帶呢。」

哈雷是那樣的得意，我忍不住挖苦了一句：

「海底地震多有什麼好呢？」

地震無疑帶給地面殘酷的災害，而在海底下，更會產生上千倍驚人的破壞力。卽使極小的地震，也可能會折斷輸送管，洶湧的海水會冲進礦區的隧道裏。而就在發生強烈地震的一瞬間，理想物質薄膜保護層可能會給撕裂，把海底城市巨大的拱形屋頂冲成碎片。因爲能承受深度一萬公尺水壓的理想物質薄膜並不一定能夠抵抗得住地震。

「生活在海底的普通人是很怕地震的。」哈雷忽然自己笑了起來，繼續說道：「但是，海底地震也有能給人帶來利益的時候。就拿我的父親來說吧。我父親在海底城卡拉喀托做着大生意，假如掌握好情報，每一次地震都可以賺到大筆錢。」

這時，博普腦海裏浮起了一個人，不禁問道：「哈雷，你父親是資本家本恩・丹

梭普嗎？」

「是啊！我父親在海底城卡拉喀托建成之前，就預見到未來。他買了一塊地，開始做起買賣來。每一次地震，有關海底產業的股票就大幅度降價。他悄悄地買下那時的股票，累積財富。現在，我父親是海底城卡拉喀托股票交易所的所長，而且當了海底城市議會的議員。父親被大家稱為『海底螞蟥本恩』。他長期住在海底……」

博普不客氣地打斷哈雷這番驕傲的自吹自擂：「海底螞蟥本恩？那不是吸血的寄生動物的意思嗎？至少，你父親不是開發海底城市的先驅者吧？為了解決陸地上人口過剩的問題，要是說起組織和開發海底城市的眞正探險家和發明家的話，還是問吉姆更好一些。吉姆的伯父，斯圖亞特・伊甸是理想物質薄膜的發明家！」

哈雷給說得啞口無言。他迅速地瞟了我一眼，然後問道：「斯圖亞特・伊甸是你的伯父嗎？」

「是的。」我冷淡地回答。雖然伯父曾經說過，所謂家屬和親戚，有沒有精神的支持是很重要的，至於其中有沒有出名的人物，則是無關重要的。不過，有一個發明理想物質薄膜，而使海底城市的建設成為可能的伯父，我以為仍然是值得驕傲的。

「我父親買下了你伯父全部的發明，這准不會錯吧！」哈雷挑戰似地說。

我謹守着伯父的教導，不去理他。

哈雷只好轉過頭去問博普：「你家裏的人怎麼樣？」

「什麼怎麼樣？」博普繃着臉說。

哈雷更加放肆地說道：「我問你，你有家人嗎？告訴我，他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做什麼工作？住在哪裏？你父親是幹什麼的？」

「非常普通的市民。父親維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在海底住過嗎？是海底市民嗎？」

看到哈雷繼續糾纏不清，我於是插嘴說：「家人的事算得了什麼，有什麼好說的？我們三個人若是要一起去深海基地的話，無論是去幹什麼工作，搞好團結合作才是重要的事呢。」

「去得了嗎？不過，海底城卡拉喀托是不適合那些害怕地震的人的！」

哈雷唯恐不夠氣人似地說完了這幾句話，就匆匆忙忙地離開了。

「討厭的傢伙！最好不要和他合作。博普，和他一起去命令大概不會傳達下來吧？」

我一邊走一邊安慰博普。博普根本不是一個胆小的人，也不是害怕海底地震的人。

不過，由於上次在湯加島海灘舉行的深海訓練中，好幾次面對死神，受到多次的冲擊，所以至今在他心中還留下一些陰影。

一走進宿舍大樓，就看見值班的准尉正在佈告板上張貼司令部下達的命令文件。

內容如下：

下列准尉，今日下午五時正到司令部報到。

哈雷．丹梭普

詹姆斯（吉姆）．伊甸

羅拔（博普）．埃斯柯

我和博普面面相覷。

「奇怪，剛才值日官在海灘泳場明明是要我下午一時到司令部去的啊……」

聽到我咕嚕，值班的准尉就回過頭來說道：「不錯，吉姆，你是應該去兩次。下午一時是有關傳說你伯父，斯圖亞特．伊甸死亡的事。」

泰鐸神父

司令部的正面入口處，鎸刻着潛水軍官學校的一句格言：「時間不等人！」

我比指定的時間早十分鐘到達司令部。沒有見到司令官，他大概要準一時正才到達。

我的心無法平靜下來。值班准尉剛才說的會是眞的嗎？伯父難道眞是去世了？

我已經失去了雙親，只剩下伯父斯圖亞特．伊甸一位親人。伯父的家，在離這裏一萬六千公里遠的海底城市馬里尼亞。我已很久沒有見到他了，最近聽說他身體不好，大概是病情惡化，終於……

我有不吉的想法。事實上，值日准尉說的是「傳說死亡」。伯父是否死了，還不確實，還不至於要我去認屍吧。

下午一時正，司令官進來了。後面還跟着一位穿着黑色神袍的男子。這位陌生人和魁梧的司令官站在一起，身體矮小的就像個小孩一樣。

司令官嚴肅地說道：「伊甸准尉！這位是耶穌教會（基督教的一派）的泰鐸神父

。神父要求一定要見見你，他有話要跟你說。」

我握着神父的手，心頭不由得感到不安。神父的眼睛嚴厲地注視着我，而司令官的眼睛也是同樣的嚴厲。

神父開口說道：「我認識你的伯父，吉姆，大概你也從伯父那裏聽過我的名字吧。」

神父說話的聲音令人感到溫暖和舒服，但是，他的藍色的眼睛依然在死盯着我。

我答道：「記不起來了，我和伯父很少見面。」

「是嗎？」泰鐸神父點了點頭。他臉圓圓，雙頰又紅又亮，看不出有多大年紀，大概不會很年輕。

「吉姆，雖然我是今天才第一次見到你，但我很了解你。聽說你在湯加海灘上立了大功。我也十分渴望能有機會和你一起到海溝裏去。不過，這不是很容易的事吧……。」

聽着泰鐸神父這一番話，我對這個人更加不了解了。神父對於海底的情況很了解，而且不僅了解很細緻，那口吻就像自己也曾經實際地潛入過海底活動似的。

「喂，吉姆，見過這些東西嗎？」神父一邊說着一邊打開公事皮包，取出一個塑

口袋，並取出袋中的東西，一件件擺在桌子上。

那是一枚鑲着湯加島美麗珍珠的指環、不銹鋼外殼的精密手錶、若干貨幣和一些小額紙幣——美元和馬里尼亞的貨幣，還有一個破舊的信封。

不必拿起來細看，我就知道那些全是伯父的東西。指環是伯父的，上面鑲着的珍珠是一個叫做賈遜．庫烈堅的老朋友送給他的，手錶是我父親生前送給他的。至於那在信封上寫着的住所和名字，乃是我自己的筆迹。這是我以前寄給伯父的一封信。我盡量鎮定地說：「全部是伯父的東西。」

「果然是……」泰鐸神父一邊用安慰似的目光看着我，一邊把伯父的東西收回袋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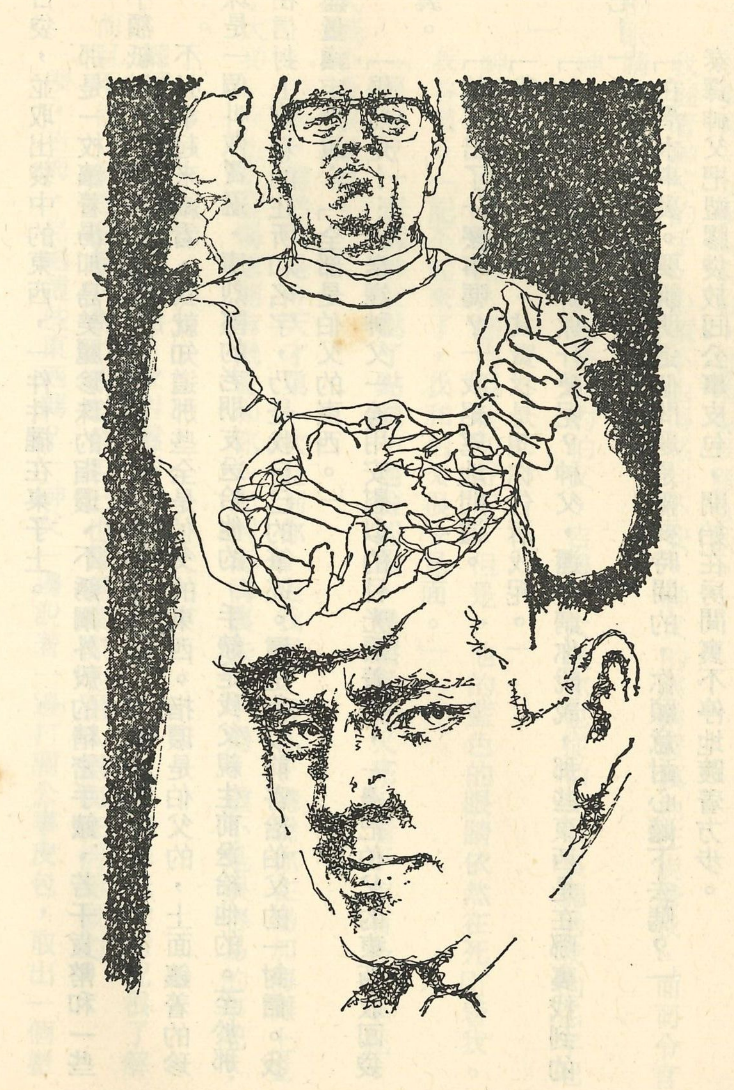
「伯父出了什麼事嗎？」我絕望地問道。

「我不清楚，吉姆，其實我是想你告訴我呢。」

「告訴你？我能告訴你什麼呢？神父，還是請你說說，那些東西是在哪裏找到的吧！」

「在潛水車裏。要說明這個問題是需要時間的，你願意耐心聽下去嗎？」

泰鐸神父把塑膠袋放回公事皮包，開始在房間裏不停地踱着方步。



「我們的教會對火山學和地震學的開展寄予很大希望。作爲神父，我也甚至想在海底火山和海底地震的研究方面成爲專家。兩個星期以前……」

停了一會，泰鐸神父隔着窗眺望那在炎陽下閃閃發光的百慕達海面。「在印度洋的海底，突然噴起了火。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次噴火。」

「是意料之外嗎？眞是沒能預測到嗎？」

「是啊，吉姆，正如你所了解的那樣，今日的科學對測地震和火山爆發，雖然還沒有完全達到百分之一百的準確，但却也在朝着這個方向發展。這一次的印度洋火山爆發，却一點也預測不到。那一帶海底，從來沒有發生過噴火的現象，想不到却又偏偏發生了。」

「那時，我正在海底城市卡拉喀托。根據那裏的地震計記錄，震源大約在三千公里以外的印度洋海底。爲探震源，我坐了潛水車出發，在第二天的夜裏，到達震源。」

「因爲噴火，海面上波濤洶湧。在海底，新噴出的熔岩和泥土，向着四周方圓三公里的地方擴展。周圍還不斷有小規模的噴火。熔岩灼熱，海水也跟着熱得翻騰。潛水車是用來進行探測海底地震的，既耐震又耐熱。好容易才找到震源，那一帶幸好沒有建設什麼海底城，否則的話，眞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不過，我想縱使沒有海底城

，偶或也會有採礦技術人員吧。」

「神父先生，」我指着公事皮包說：「伯父的東西就是在那裏找到的嗎？」

「是的，吉姆。讓我接着剛才說的講下去，請你繼續耐心聽吧。我沿着擴展開來的熔岩，一邊不停地進行科學觀測，一邊留意着找尋不幸的遇難者。不用說，海水因爲泥土而變汚濁，潛水車的探照燈也不管用。而且由於噴火，走動不便，工作十分吃力。

「不久，幾乎被破壞的音波探測器探到了求救的訊號。我很快就弄清楚，那是從自動緊急訊號發報機發出的。根據這個訊號的音波，我向着熔岩源前進，終於找到了對方的位置。那是一部潛水車，有一半被泥土和岩石埋着，駛不動了。

「我發去信號，但沒有回音。我考慮到車內可能還有人活着，立刻穿上用理想物質做成的潛水衣，下到海裏，走進對方的潛水車裏。」

「啊呀，你難道不知道危險嗎？那簡直是在自殺！」我衝口說道。司令官用嚴厲的目光瞪了我一眼，我趕緊閉口。

「救人是不能考慮危險不危險的，吉姆。不過，潛水車裏一個人也沒有。那潛水車大概是在噴火時被掀翻了，再被岩石碎塊埋住，所以不能動彈。車門裂開了大口，

而用理想物質薄膜製成的潛水車外殼有些部分也熔化了。」

「這麼說，車上的人都逃脫了？」

「是的。但是不知道能否到達安全的地方。我在無人的潛水車裏，發現了你現在看到的這些東西。我想應該趕忙這一切東西都撈起來，再過一會兒，附近可能又會噴火，那時，這一切就很可能會被灼熱的泥土捲走了。」

「那麼……神父……你以爲我的伯父怎樣了呢？」我結結巴巴地問道。我多希望神父會說些同情和安慰我的話啊。可沒想到，泰鐸神父望着我的眼睛却是嚴厲而又冷酷。他說：「我倒希望你說剛才的那些東西不是斯圖亞特．伊甸的。」

「不，確確實實是伯父的東西。但是，我相信伯父還沒有死。」

「我也祈求斯圖亞特．伊甸平安。」泰鐸神父再一次望着那閃光的海面，長嘆一聲。接着說：「當然，吉姆，現在的問題，就是要弄清楚你伯父的生死問題。因爲，這件事還未了結呢。」

「還有別的什麼問題嗎？」

「從職業上來說，我對人類的死亡早已習以爲常。不管是誰死掉，我都不會感到恐怖和驚慌。這次的海底火山噴火，却使我產生了另一個疑問。」泰鐸神父刺探似的

看了我一眼，突然問道：「吉姆，你伯父爲什麼去印度洋？」

「不知道。上次聯系，伯父是在海底城市馬里尼亞的家裏。」

「上次，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準確地說……是在兩個月前。」

「那時候，你伯父在幹什麼呢？」

「病了。病到幾乎不能工作。所以……」

「對了。那就是說，你伯父對他自己的病感到絕望。於是，在那裏提心吊胆地幹着絕望的事，這很可能。」

「絕望的事，那是什麼事呢？」

我雖然發問，泰鐸神父却不忙着回答。大概過了三十秒鐘，他悲哀地看着我，很困難地說道：「這次發生沒有預測到的印度洋海底地震，說明這次的突然性地震，是一次人工地震。這當然只有訓練有素的老地震學家才能猜測到的。目前，地震預測網遍佈全世界，任何一類的地震在臨發生之前，一般是能夠預測到的。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地方開始發生一連串事先沒有一點迹象的地震。印度洋的海底噴火是其中一個例子。這一些地震，都是在遠離海底城市的海底發生的。」

「連這一次，是第幾回了？」

「第六回。一次比一次大。震源中心也深進了海底深處。這使人不能不懷疑有什麼人在爲着完成人工地震的技術，在做着實驗。」

「難道，我伯父……」

我感到迷惘若失。

泰鐸神父點着頭說：「是的。吉姆……但是，假如斯圖亞特．伊甸還活着的話，那就應該可以肯定他與這件事有一定的關係。」

人工地震的實驗！

泰鐸神父說的罪魁禍首竟是我的伯父。

簡直是豈有此理！我這時已不再驚訝，而是非常的憤怒！

泰鐸神父向司令官行了一個禮後，正想離開房間，我把他叫住：「可以把伯父的東西留下嗎？」

泰鐸神父看了司令官一眼，搖搖頭說：「早晚會交給你的。但是，眼下由我保存着吧。因爲這些東西都是重要的物證。現在，我一個人在調查，過幾天，假如海底艦隊調查局出動進行調查的話，這些東西仍然是必要的證據呢？」

說了這一段話後，泰鐸神父就什麼也不說了。

大概是司令官准許我離開的吧？反正我是怎樣走出司令部辦公室的，已經完全記不起了。

我不由自主地走進電話亭，打電話到海底城市馬里尼亞的伯父家裏。沒有人接電

話，辦公室裏也沒有人。再打去旅店和潛水車總站，伯父也不在，連伯父的忠實助手基特安・巴古也不在。

泰鐸神父說的果眞是事實，那伯父是再也見不到了。

等我清醒來的時候，我已走進了學校海底博物館的大廳，在凝視着世界大地圖。

那幅世界大地圖，是用麥卡托式投影圖法描出的，對在陸地上生活的人是用不上的。因爲，陸地的部份，除了河流和大城市之外，都給塗黑了。

但是，海的部份却是顏色鮮艷，閃閃發亮。藍色和綠色表示海的深度；深紅色和橙色表示海底的山岳地帶；金色表示海底城市。蜘蛛網似的遍佈周圍的銀色線條表示輸油管和排氣管，其他的暗暈部份，表示海底的礦物資源。海底有無窮無盡的財富，雖然造就了百萬個億萬富翁，但是，也還有餘裕呢。

可是，對我父親和伯父那樣的海底開發者們所拚命建造起來的事業，却有人要去破壞它，也有人以不正當的手段去發他們的橫財。

如果按泰鐸神父的說法，那身爲偉大的海底開發者之一的斯圖亞特・伊甸倒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了。

「眞是豈有此理。」

我自言自語地從地圖前面走開。

在這個海底博物館，陳列着很多說明海底開發歷史的各種各樣的東西。我是怎樣來到這裏的，却一點也記不起來了。

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想不到博普和哈雷也來到博物館。

「在做白日夢嗎？剛才我和博普來過，而你却全然沒有覺察，發什麼楞呢！」哈雷誇大地說。

「我在想事情呢。」我搪塞了過去。

「看哪！」博普指着鑲有玻璃的陳列箱櫥說道。櫥內陳列着一件細長的金屬展品。這是一根直徑一〇厘米，長達九〇厘米，一頭越來越細的圓筒，表面上佈滿着無數的發光點，簡直像是聖誕樹一樣，閃閃發光，十分美麗。這種東西我過去沒有見過。

「這一定是地底鑽洞車的模型。」博普指着箱中的標籤把說明唸出來：

「地底鑽洞車模型」

目前，海底艦隊正在試驗這種機器。利用它，我們將可以進行海底下的地層勘探調查旅行。

「嗨，用這種機器，人類可以自由地潛入海底下的地層嗎？」我驚奇地喊道。

哈雷却得意洋洋地說：

「如果是地底鑽洞車，那麼，讓我講給你們聽吧。我父親大概會買這種機器鑽頭部份的專利權。父親說過，這種鑽頭切削海底堅硬的岩石，就像切硬牛肉似的。人們坐在裝有這種鑽頭的鑽洞車裏，就像坐潛水艇一樣，在海底的岩層中緩緩穿行。因此，擁有鑽頭專利權的人，可以賺很多很多錢。」

「討厭的傢伙！你不要開口閉口就講賺錢好不好！」博普衝口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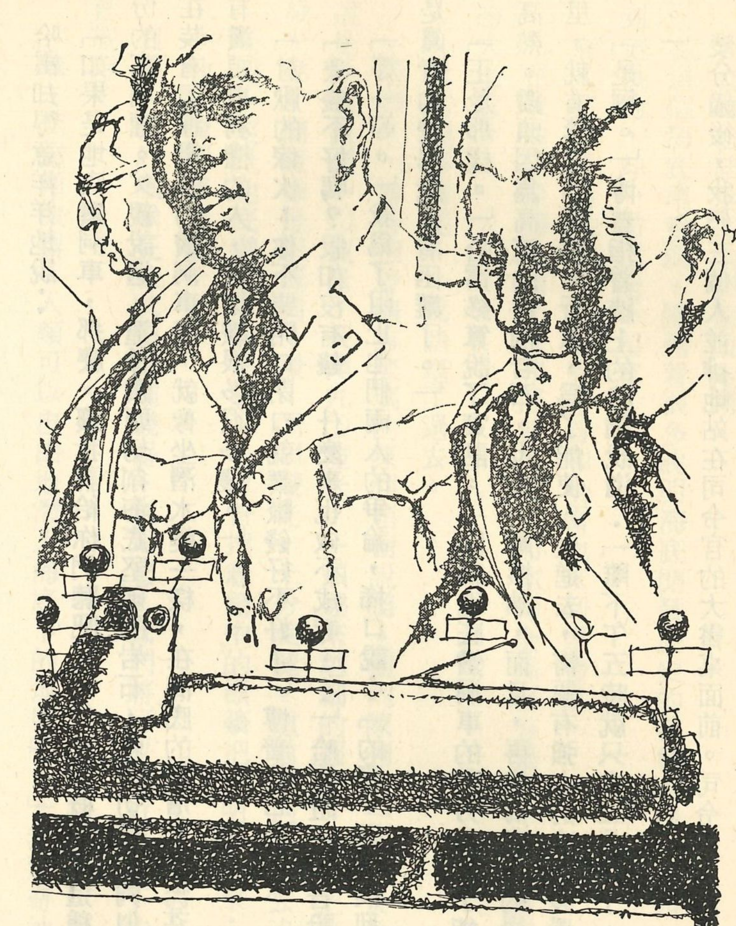
「賺錢不好嗎？假如沒有錢，什麼事也做不成呢……」哈雷瞪着博普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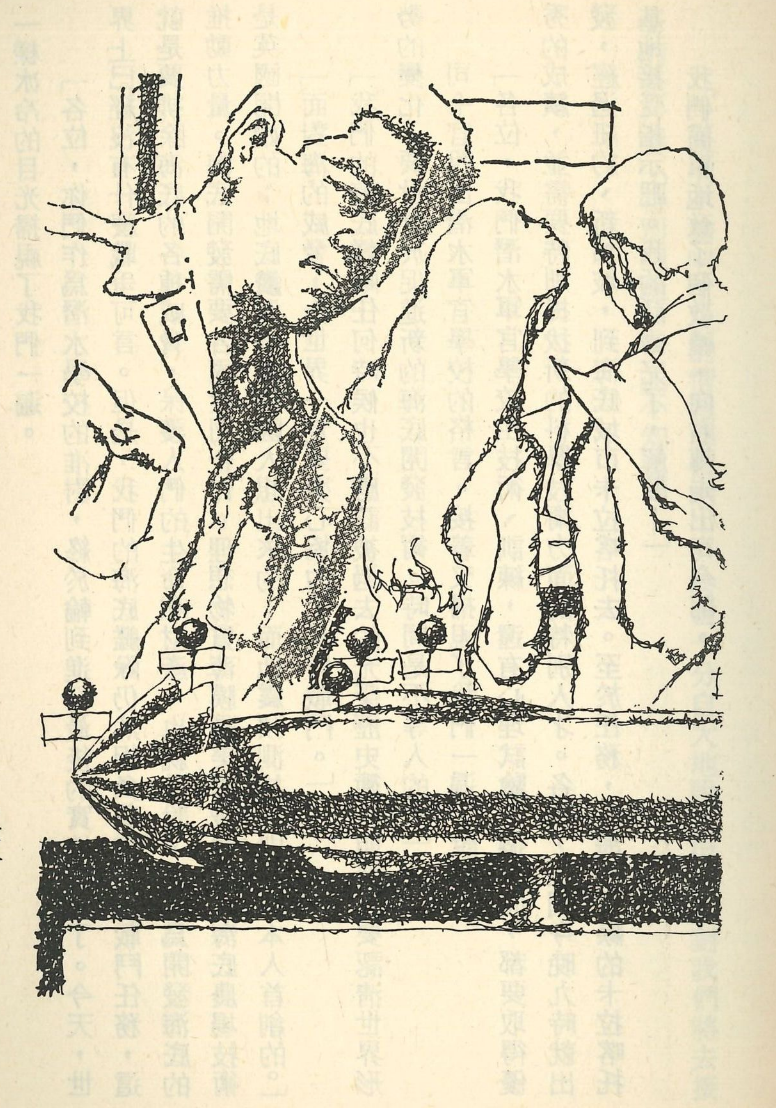
「等一等。」我爲了阻止他們兩人的爭論，插口說：「的確，這種模型是好的，但是眞實的機器就會有困難了。」

「正是那樣。」哈雷終算說了實話。「因爲地底鑽洞車的動力是原子能，所以放出高熱。鑽頭因爲高速的切削岩石，也產生摩擦熱，而且，再往海底下的岩層鑽深幾公里，就有驚人的地熱。所以，爲了能使人坐進去，需要有強力的冷氣裝置。」

「是啊。」博普指着牆上的時鐘說道：「離下午五時就只有五分鐘了，去司令部吧。」

幾分鐘後，我們三個人並排地站在司令官的大書桌面前。司令官用好像北極海水





一樣冰冷的目光掃視了我們一遍。

「各位，你們作爲潛水學校的准尉，終於輪到進行最後的實地訓練了。今天，世界上已經沒有什麼戰爭可言。但是，我們的海底艦隊仍然担負着重大的戰鬥任務，這就是要排除海底的各種威脅，保護人們的生命和財產。也就是說，要成爲開發海底的推動力量。海底開發需要各國共同合作。理想物質薄膜是美國發明的；海底農場技術是英國開始的；地底鑽洞車是德國人想出來的；而地震預測技術則是日本人首創的。」

「面對海的威脅，全世界一定要齊心協力，共同戰鬥。」

「我們的海底艦隊任何時候也不應該被過去的光榮歷史衝昏頭腦。要認淸世界形勢的變化，要投身於促進新的海底開發技術。時間是不等人的！」

司令官說出潛水軍官學校的格言。接着又掃視了我們一遍，說道：

「各位，我們潛水軍官學校在技術、訓練，還有心理試驗各個方面，都要取得優秀的成績，並需要特別提拔新的科學技術方面的特別人才。各位，你們今晚九時就出發，經過紐約、新加坡，到海底城市卡拉喀托去。至於任務，在海底艦隊的卡拉喀托基地接受指示吧。我的話講完了，解散！」

我們簡單地致了個敬禮，向右轉走出司令部。

「我說的不錯吧？我的情報準確吧！」哈雷十分自大地說。但是，對我們將去接受的是什麼「特別訓練」，並不知道。

海底地震城市

我們乘坐的噴氣飛機減低着速度，降落在漂浮在海面上的X形飛機場上。

「在這兒下面五千公尺深處，就是海底金城卡拉喀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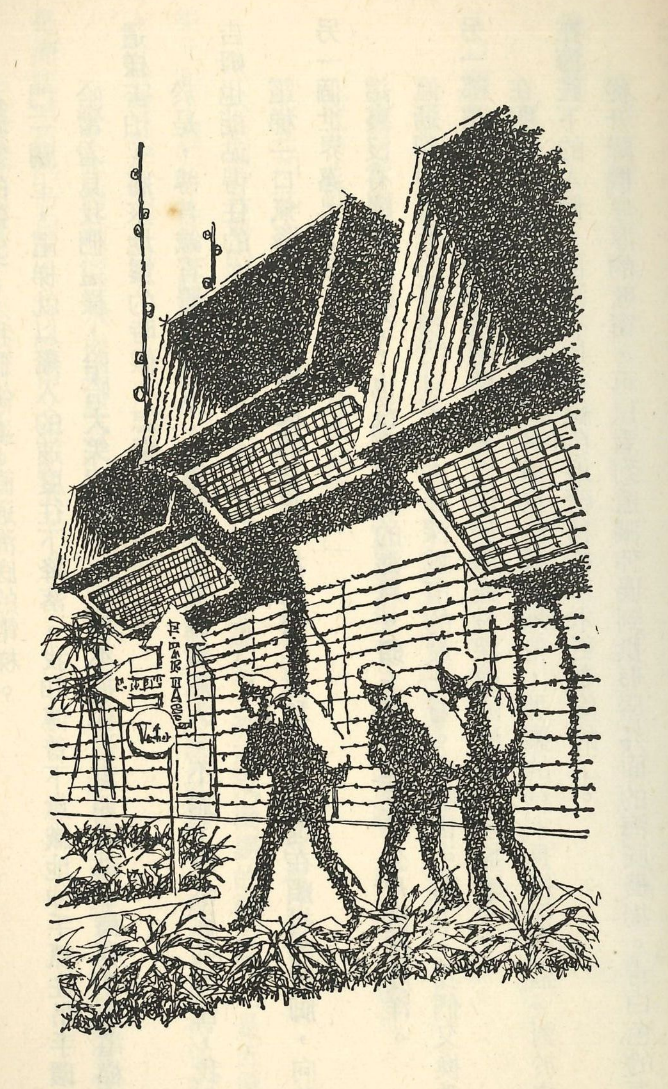
這海底城市就像是他自己的家似的，哈雷又開始自我吹噓起來。

噴氣飛機在跑道上停定之後，馬上就被機場人員用粗大的繩纜固定起來，這跟在航空母艦上的情形一樣。

我們走出噴氣飛機，站在被熱帶的太陽照射着的跑道。飛機場有兩條互相垂直的三百公尺跑道。周圍的海面波濤洶湧。跑道高出海面七十公尺左右，所以，不管刮多大風浪，也是安全穩固的。

浮在海面的飛機場，是海底城市的大門，也起着潛望鏡的作用。用理想物質薄膜敷設的柔軟管道，把新鮮的空氣輸送進海底城市，同時又把污濁的空氣吐到海面上。舊型的海底城市，裝有把污濁空氣淨化再使用的裝置，而最新型的海底金城卡拉喀托則採用從海上直接攫取新鮮空氣的方式。

我們在吐出海底污濁空氣的五千公尺長的排氣管口旁邊經過時，嗅得到經過冷縮



的工場氣味、鹽水氣味和人體的氣味。這些氣味能撩起人們思鄉的情緒。

在哈雷的帶引下，我們坐上了直通海底的電梯。

門一關上，電梯就以驚人的速度往下降落。我和博普下意識地伸手抓住吊手環。

哈雷看見我們這樣，哈哈大笑起來：「你們不抓住這東西就站不穩嗎？對電梯就這樣害怕，將來地震的時候，怎麼辦呢？」

於是，博普鐵青着臉答道：「電梯的速度確實驚人。不過，既然你站得住，我和吉姆也能站得住的。」

電梯一口氣降到五千公尺深的海底。打開門，我移動膝蓋還在顫抖的雙脚，向着另一個世界邁出了第一步。

這裏沒有耀眼的藍空，也沒有清爽的海風。頭上是深達五千公尺的印度洋。

直通到海面上的電梯門口，是在海深城市的最上層。在哈雷引帶下，我們又換乘另一部電梯，通過漫長的道路，奔向位於海底最深處的海底艦隊基地。

在明亮的太陽燈底下，是一片廣濶的綠色地帶，那裏的草木長得很茂盛。對於住在海底下的人們，再沒有比在綠色地帶種植草木更奢侈的了。

從升降機厚厚的舷窗，可以看到遼濶伸展到拱形屋外面的海底農場。青白色的海

底植物林在海水中搖搖晃晃地擺動着。

我們穿過商業區。這裏集中了許多的公司，頻繁地進行着海產品、股票和各種投機買賣。

「看那邊，那是我父親設計的！」哈雷叫喊起來。那是「卡拉喀托股票易所」的入口處。房子的柱和牆壁是仿照潛水艦之類建造的，發出墨綠色的美麗光澤。

「我父親是股票交易所的創始人之一，交易所的建造是由他負責設計的。」

「那眞是太了不起了……」博普冷淡地讚揚道。這使哈雷聽了感到有些刺耳。

「博普，你還沒有愛上卡拉喀托吧？」

「並非如此，漂浮的飛機場使我驚訝，因爲在別的海底城市沒有見過。」

「不能把其他的海底城市和卡拉喀托相提並論的。漂浮飛機場的建設費用是五億美元呢！還花了三年時間才建成。但是，把海底地作爲投資的對象，那倒是靠得住的。」哈雷壓低嗓音說。

「我父親得到漂浮飛機場建設的情報，馬上最早投資。不管怎麼說，那條輪氣管是海底城市的命根子。」哈雷又說起來。

「輪氣管這麼長，不怕折斷嗎？」

「你認爲什麼時候會斷呢？」

「暴風雨侵襲的時候。」

「不要担心，輪氣管很堅固，是絕對不會斷的。而且，即使海上波浪滔天，漂浮飛機場的四周，因爲有電子防波裝置的浮標，所以不會直接受害。」

「這一帶是地震多發地帶。發生地震的時候，假定掀起猛烈的巨浪呢？」

「你是說海嘯？由地震而起的巨浪，正確來說，叫做海嘯。海嘯在海岸邊緣速度增大，破壞力的確非常驚人。不過，在遠離海岸的洋面上，它的破壞力却沒有那麼可怕。即使指示器上顯示有海嘯湧過來，但在海底城裏的人們都幾乎感覺不出來呢！」

在海底城裏因爲博普不再出聲，哈雷的聲音也就變得不那麼囂張。「博普，你不必害怕地震。這裏的住民，對諸如地震這類事是毫不在乎的。因爲他們都把這城市叫做『海底地震城市』。這座海底城市的抗震度是九級，而震度在九級以上的地震並不常有。因此，我的父親可以安心在這兒做買賣。」

不可否認，哈雷是很了解海底城卡拉咯托的生活和地震的情況。但是，他對朋友簡直沒有一點同情心。眼看着博普被十分令人討厭的有關地震的話所騷擾，並嚇得臉色發青，他却依然如故，照嚇如儀。

幸好我們已經走到了海底艦隊基地的正門，哈雷的話才好不容易結束了。我們把身份證交給穿着大紅制服的衞兵檢查，跟着就進到總部。

在總部，一位鬍子刮得很乾淨的副官早已在等着我們。

「各位，從今日起，你們就是本基地的成員了。哈利士軍士會帶你們到宿舍去。然後，在下午四時正，你們到K站去向津矢中尉報到，你們歸津矢中尉指揮。」

「K站在那裡呢？」哈雷不安地問道。

「從這裏往下三千公尺的地下。」

「三千……」哈雷倒吸了一口氣。這位所謂的情報通的哈雷，看來對於海底城市下面地層的情報，似乎並未弄到手呢。

可是，在海底的再往下走三千公尺的地方，會有什麼呢？不會只是堅硬的岩石吧？雖然我和博普也都想提出問題，但副官却搶先說道：「好，由哈利士軍士帶你們去宿舍，至於任務，讓津矢中尉告訴你們吧……」

在副官說「解散」之前，哈雷趕緊叫道：「副官先生，相信你是知道的，我的父親是在這裏開設股票交易所的本恩·丹梭普，可以讓我見見父親嗎？」

副官只是默默然地注視着哈雷，沒有出聲。

「可以嗎？」

哈雷一催促，副官就毫不客氣地說道：

「不行。」

「爲什麼？」

「剛才已經說過，你的頂頭上司是津矢中尉。一定要得到津矢中尉的批准才行。不過，我想他多半是不會批准的。分配到卡拉喀托基地訓練的預備軍官，按規定，在最初的兩星期是絕對不能外出的。」

「要兩個星期！」哈雷撒賴起來，「但是，副官先生，我的父親在這座海底城市裏是最重要的人物……」

「不錯！但是，你只不過是一名准尉！」

「明白了。」哈雷像洩了氣的皮球，口氣中不再充滿自信。

我們敬了個禮準備跟哈利士到宿舍。

這時候，博普說道：「還有一個問題。」

「什麼？」

「關於我們的任務，你還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什麼情況嗎？請爲我們講一講吧。」

「好啊。」副官的語氣突然變得親切起來，「我羨慕你們呢。」

「羨慕？」

「是的。你們的任務是開創我們海底艦隊歷史的新一頁。你們三人被派去學習海洋地震學——海底地震學。你們不但要對海洋，而且還要對海底的地層進行科學調查。」

海底，還有海底地層的科學調查！即使只是想一想，這個任務也已經使人胆戰心驚了。我們在哈利士軍士的帶領下，走向基地宿舍。在巨大的修船船塢，可以看見用理想物質薄膜金屬覆蓋着的潛水艇的雄姿。而從船塢內傳出金屬的敲擊聲，更加使人感到基地的生活氣息。

我們一邊走，一邊回想着副官剛才的話。這次的訓練場所是在海底的地層下面三千公尺。光是五千公尺的海底，就已經承受着驚人的水壓，假如再深入到地層三千公尺的堅硬岩石下……那麼，危險將會增加幾倍，不，該是幾十倍呢。由於伯父發明了理想物質金屬薄膜，海底調查也就成爲可能，但是，海底下的地底調查却還差很遠。目前，原子能地底鑽洞車剛進入實驗階段，實際上，距離人類乘坐它在地層裏安全地航行，還有很大一段距離，還有很多的問題等待解決。

第一是機內的冷氣問題。

第二是機體的強度問題。理想物質裝甲雖然能經受住五千公尺的水壓，但能否經受得起另加的三千公尺厚的岩石重量呢？

第三，存在着輻射能引起的污染問題。據說，最初的原子能鑽頭的輻射能曾經污染過整個內華達山，整整有一百年，人類都不能接近它。

我望了博普和哈雷一眼。這時候，哈雷比博普更顯得疲累，垂頭喪氣。

這大概是由於在他誇耀其談的情報裏，根本沒有關於K站的情報吧，或者是由於他那個海底金城卡拉喀托大人物的父親的權勢，沒有能夠改變海底艦隊嚴格的紀律吧。

不過，我一點也不同情哈雷。

地震預測

在深海裏，由於太陽光不能達及，根本就沒有像陸地上那種白天。打從海形成起，深海就一直是黑暗得伸手不見五指。所以，生活在海底是不易覺察出時間的推移變化的。

因此，在位於百慕達的海底艦隊觀測所，決定把一日分爲二十四個「海底小時」。全世界的海底城市也沿用這個時間制。

下午三時十五分，哈利士軍士來到宿舍接我們去K站。

我們乘坐電梯下到海底城市的最底部。可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是距離這裏還很遠很遠的地底下。

穿過最底部的陰森的倉庫地區，就見到佈滿輸氣管的暗黑的隧道和各式各樣支持海底城市活動的管道。另外，還聽到水泵不絕的鼓動聲。海底城市使用過的污水被全部集中在這裏，用強大的壓力排到拱形罩外面的海裏。

進入隧道的通路，水從頭上滴落下來。拱形的頂棚是黑色的玄武岩，還遺留着建造海底城市時鑽頭鑽鑿岩層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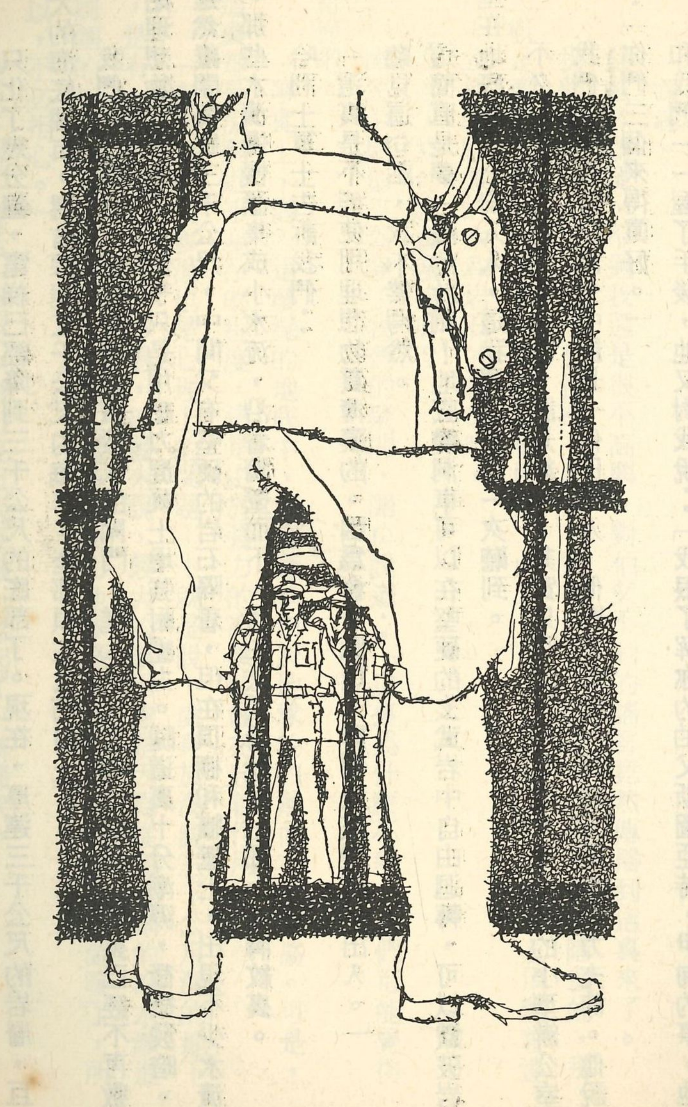
不久，我們走近一扇金屬門。穿着制服的衞兵從裏邊跑出來喝道：「站住！」

哈利士軍士把分配我們的命令書影印本給衞兵看。衞兵用嚴厲的目光把命令書的文字逐個地檢驗着，然後交還給哈利士。K站的警戒比基地還要森嚴，似乎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地方。

「可以進去了。」

穿過金屬門，哈利士軍士帶我們走進另一個電梯，那是我以前沒有見過的東西。小圓形的電梯籠，懸掛在圓筒形的電梯井裏。在把岩石挖通的電梯井裏，張貼着發出美麗光芒的理想物質薄膜。這是當然的，因爲電梯井上面承受着海水和岩石的巨大壓力。

我們一進去，電梯就往下降。四周圍的理想物質薄膜變幻着藍、白、綠等各種顏色，那美麗的光，好像是在鼓勵着我們。伯父發明這種理想物質的薄膜，是我們伊甸家族引以自豪的事情。但是，哈雷的臉色却像粉筆一樣蒼白，而博普則索性把變得僵硬的臉孔別轉了過去。



只化了幾分鐘，電梯已經降到三千公尺的底部了。現在，厚達三千公尺的岩層，巨大的海底城市，還有深達五千公尺的海洋，全部頂在我們頭上了。

我們走出電梯，穿過理想物質製成的閘門，進入拱形頂棚的隧道。這裏已經不再敷貼理想物質薄膜了，似乎只是用壓力混凝土增強耐壓力。隧道裏十分潮濕，微微發暗。雖然離開海底三千公尺，中間又有堅硬的岩石隔着，但在頂棚和牆壁上，出現不少水漬。那些水漬慢慢滙集成小水流，沿着牆壁而下，落在玄武岩地板上細小的溝紋裏。

哈利士軍士告訴我們：

「這裏是不能使用理想物質薄膜的。因爲會有麻煩，影響地底鑽洞車出入。」

聽見這句話，我不禁愕然。

這簡直是夢一般的計劃！地底鑽洞車可以在堅硬的玄武岩中自由迴轉，可以鑽破岩壁在地底基地出出入入，這我們還是第一次聽到。

不久，我們到達K站總部。說是總部，其實只不過是一間有人工照明的小型辦公室。我們的新指揮官津矢中尉是一個日本人，他雖然削瘦，却使人感到精力充沛。他說：「你們三個來得眞好。」

和我們一一握了手後，他又對我說：「我很了解你的伯父斯圖亞特．伊甸的事。他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不要去介意一些人說的話，他們只不過在妒嫉罷了。」

「謝謝。」

話雖然這樣，不過我還是很不高興。對伯父不利的謠言竟然傳播到這裏來了。

我們坐在椅子上。房子裏很冷。雖然有照明設備，但總感到有些濛濛暗似的，那大概是潮濕的黑色玄武岩的牆壁影響所致。此外，也許是因爲我們知道頭上頂壓着達八千公尺的暗黑的水和岩石的緣故吧。

不過，爲什麼會寒冷呢？

津矢中尉似乎看穿了我們的疑問，開口說道：「這裏爲什麼不熱，你們可能覺得奇怪吧。

「事實上，潛入這麼深的地底中，溫度應該由於地球的內熱而有所升高。可是，這裏却是涼到近乎寒冷的程度，這是由於強力的冷氣裝置在起着作用。」

「在這裏感到寒涼也是心理上的問題——就是說，處身於海底三千公尺深的地下，是有一種恐懼的心理。不過，總體來說，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爲從海底來的冷水滲進周圍的岩石，隔絕着地熱。如果在這時候使用地球探測器的話，就會變得溫暖了，所以，不必担心。」

說完上面一段話，津矢中尉刀豆似的長臉上浮起了一絲微笑。

地球探測器……

這東西聽是聽過的，見倒沒有見過。我正想發問，哈雷已經搶先開口，焦躁地提出：「中尉先生，現在可不可以馬上得到二十四個小時的外出准許證？我想回家見親人。」

「親人？」

「想見見父親。」哈雷誇耀地說。「我的父親是本恩・丹梭普，是海底城市卡拉喀托的重要人物……」

「知道的。」津矢中尉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不過，不准外出。從今天起兩個星期之內，你們三個人每天必須在這裏工作十六小時。也就是說，一日二十四小時，除去八個鐘頭的睡眠時間之外，剩下的所有時間全是值班時間，明白嗎？」

津矢中尉說完就坐回椅子上，伸手撥動桌子上的一個轉盤。於是，在後面的牆壁上就出現一幅地圖。

一幅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奇異地圖。雖然看得出畫的是海底地形，但上面塡着的無數的線和影的部份，代表着什麼東西，我則一點也看不懂。

「作爲預備軍官，你們被分配來K站，是爲着接受前所未有的嚴格的訓練。訓練

的內容是調查現在包圍在我們周圍的岩石——海面下八千公尺，海底下三千公尺的岩盤。這件工作的重要性，是很難用言語表達清楚的。」

停了一下，津矢中尉繼續說道：

「你們來這裏的目的就是要學習海底地震預測的科學。」

就這樣，我們的訓練活動開始了。這是嚴格得驚人的特種訓練。記得剛進潛水軍官學校的時候，訓練嚴格得尙且使人叫苦連天。這次特種訓練的嚴格程度則遠遠超過了那一次。

連日來，我們被監禁在海底下恐怖的岩牢裏。沒有休息的時間，連喘息的時間也沒有，時間擠得很緊。無論是學習還是實習的時候，津矢中尉刻薄的話，常常使我們十分難堪。津矢中尉本來是個關心部下的好軍官，但是，要他在短短的兩個星期之內，把海洋地震學的梗概全灌輸給我們，實在是十分困難的。我們有時會有被中尉打死的不安想法。他看到我們犯錯誤而粗暴地走過來的那種神氣，簡直好像是要殺人的樣子，可怕極了。

最初學的是關於地震的理論。

長時間的授課和實驗反覆進行着。地殼是什麼？岩石堅固嗎？不，它對於壓力是

脆弱的，很客易產生偏移運動的。是平均地移動嗎？不是，它一部份隆起，另一部份下陷，產生橫向的移動，於是發生傾斜。

津矢中尉告訴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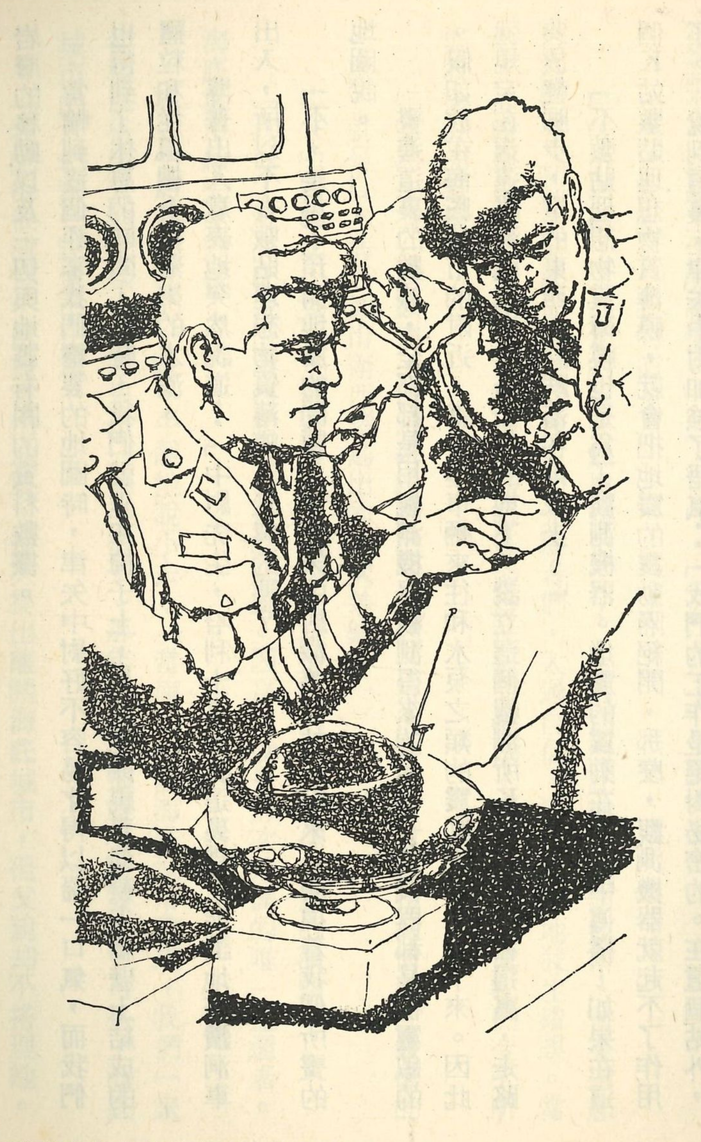
「地震的發生是因爲岩石幾乎沒有可塑性。岩石的傾斜長期積累下去，曲率逐漸增大，導致最後爆炸。一句話，地震就是傾斜的岩石突然崩裂，把原來因傾斜所積累的能量迸發出來所產生的震動。」

另外，我們還必須學習地震波的主要形式。

最初，由地震觀測器接收到的是「P波」。這是速度最大的東西，以秒速八公里的速度在地殼下層傳播。它前進的方向和垂直的震動，最後引致縱向搖擺；其次來的是「S波」，它以秒速五公里的速度傳播。前進的方向和水平的震動，最後引致橫向的搖擺；最後來的是最長也是最強烈的「L波」。這個「L波」擺動產生可怕的破壞力。因此，假如觀測到了「P波」和「S波」的話，就可以預測到有破壞性的「L波」。

我們學習的就是這一類技術。

我們每一個人都繪製懸掛在津矢中尉後面的那種觀測地圖。這種地圖顯示出了在距離K站一百六十公里以內的地殼內長期積蓄着的傾斜、斷層、熱能、微弱的地殼運動、



岩層的移動以及一切與地震有關的資料數據。

當輪到逐個評審我們繪製的地圖時，津矢中尉好不容易才得以喘一口氣，而我們也得到了休息的時間，那時，我們就坐在椅子上，呆呆地凝視着混凝土牆壁上結成的鹽粒和從頂棚上掉落來的水滴。

博普出人意表地突然說道：「中尉先生，哈利士軍士說這裏爲了能讓地底鑽洞車出入，所以不去敷貼理想物質薄膜，是眞的嗎？」

「不，是爲了預測地震的問題。」津矢中尉微笑着站了起來，觸摸着我們所畫的地圖說。

「畫進這裏的數據，全部都是用觀測機器觀測得來的。每一種機器都是很靈敏的。假如放在海底城市的附近，就會連車輛來往和水泵之類的震動也給記錄下來。因此就規定在這遠離海底城市三千公尺的地下，設立這個觀測所K站。你們在這裏，走路要放輕脚步，重的東西不許跌落在地板上。」

「不敷貼理想物質薄膜也是爲了觀測機器。地震的震動在岩石中傳播，如果在這個K站敷貼理想物質薄膜，就會把地震的震動隔絕開，那麼，觀測機器就起不了作用了。」說到這裏，津矢中尉加強了語氣：「我們的工作是絕對秘密的。在這個站外，絕對不可以講工作的事情。」

「爲什麼呢？」我問道。

津矢中尉聽了，細長的臉突然拉得更長了：「因爲海底地震預測技術，曾有過悲慘的歷史。初期的海底地震預測技術的先驅者們，太過自信，導致意外地發生錯誤。當然，那時還沒有像我們今天採用的這些性能良好的觀測機器，而且也沒有像我們今天所能收集到的數據。」

「當然也有一些數據，但却錯誤百出，他們一再地發出錯誤的預測情報。最慘的一次，就是日本海底城市南西諸島出的一次差錯。」

津矢中尉舉起一隻手，像要驅除不愉快的記憶似的，抹了抹蒼白的額頭。

「我很了解海底城市南西諸島發生的悲劇。因爲我就是那次地震的唯一生還者。海底城市給完全毀滅了。」

津矢中尉掃了我們一眼，平靜地說下去：「當南西諸島海底城市建成，我們一家從橫濱移居去的時候，我還只是一個小孩子。那年夏天，地震不斷發生，可是，海底城市的人們却一點也不在意。

「我記得很清楚，母親害怕地震，幾次提出離開海底城市，但父親却不搭理她。

其中一個原因是金錢的問題，因爲從橫濱搬往海底城時，父親幾乎把全部的儲蓄都用光了。」

「當然，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這裏面還有着勇氣的問題，父親根本不怕地震。」

「當時，那裏有一位被認爲是研究海底地震的世界權威，你們也許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地震學家約翰．科茲博士。他當時是海底城市地震預報站的主任。專門通過電視報告地震預測情況。他預報說這裏將會發生的一連串地震都只是小地震，完全不必害怕會有什麼足以破壞海底城市的大地震發生。」

「那一次，他一邊展示海底地圖，一邊預言南西諸島海溝裏，未來一年內，都不存在發生大地震的危險，因此完全沒有必要疏散。」

「海底地圖是有力的說明，可以信賴的。但是，科茲博士的預報錯了。」

津矢中尉搖着生着黑頭髮的腦袋，細長的臉因痛苦而歪斜了。

「那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一從學校回到家裏，父母親就說要把我送回故鄉的學校。由於剛好是學期終結，轉學也很方便。提出要我轉校的是我母親，這時的母親，雖然聽了科茲博士的電視報告，不再害怕地震，但也許是有一些預感吧。那天晚上，父母就把我送回橫濱了。

第二天下午，就發生了大地震。海底城市南西諸島在一瞬間破壞殆盡，沒有一個人逃出生天。」

講完後，津矢中尉依然站着不動，那黑色的眼睛注視着從混凝土牆上滲出來的水，它無聲無息地流在地板上，滙集成爲一股小的水流。

哈雷用好像刺探情報似的眼睛凝視着津矢中尉。博普則對着那濕潤的混凝土牆壁發呆。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要保持絕對秘密的理由。」津矢中尉接着又說道：「地震預測是靠不住的。海底城市南西諸島的居民沒有疏散，結果全都死了。當然，我的父母也犧牲了。因此，海底艦隊在這個站開始了地震預測的研究，但不作公開的預報。目前，由於我們的工作，已經把很多人從地震中拯救出來，這批人的數目比因科茲博士的失敗而死去的還要多一些。不過，我們還必須正確無誤地預測地震，並確立出一套預測的正確方法。因此，時候未到之前，關於我們在這裏進行的一切工作，誰也不能向任何人洩露，這是命令！」

理想物質薄膜

一天，津矢中尉瀏覽我們正在繪製的地震波測定圖，很滿意地不斷點着頭。

「很不錯呢，看來你們漸漸熟悉工作了。現在給你們看看新的東西吧。」

津矢中尉一邊說一邊從公事包中取出圓筒形的黃色塑料容器。

「地震預測的關鍵是觀測。如果可以觀測到海底下數百公里的地震波的話，那麼，就可以正確地預測在海底城市發生的地震。這是我們地震學家長期的夢想……現在，終於實現了。」

津矢中尉打開容器。裏面裝着長六〇厘米，直徑五厘米的圓筒形機器，很像我們在潛水軍官學校的博物館裏見過的地底鑽洞車的小模型。

「這是地球探測器。正如你們了解的，好像無線電探空儀測定高空的氣溫、濕度和氣壓等等一樣，這個地球探測器是爲着探測地殼的深處而製成的觀測機械。它的頭部附有原子能鑽頭，周圍放置理想物質薄膜，內部由敏感度優良的觀測機器和音波發信機組成。」

「理想物質薄膜雖承受着地層強大的壓力，保護着地球探測器，但同時却妨礙了觀測機械的工作。因此，把它設計成理想物質薄膜自動地每秒鐘張開一次，每次張開十分之一秒。這樣一來，既可以保護地球探測器，使它不致被地層的壓力壓碎，又可以探測到地層深處的情況，甚至可以一直探測到震源深處。」

「有了這種新機械，我們大概可以避免再重演海底城南西諸島的悲劇吧。」

津矢中尉笑着對我們補充說：

「兩個星期的訓練時間結束了，你們明天可以外出了。」

忽然間，哈雷大聲地叫了起來：「中尉先生，這句話是我等了好久的啦。我的父親……」

「你父親的事，我很清楚。我準備在明天十二時後發給你們外出准許證。明天上午，還要以現在的資料認眞地做一份地震預報。如果能完成，就可以外出了。這兩週來，你們確實很努力。」津矢中尉再看了看我們畫好的地震波測定圖，再次滿意地點了點頭，說道：「解散！」

我們馬上飛也似地回到三千公尺以上的基地，走進食堂。這時候，博普却不知跑到哪裏去了，不久，他回來了，臉色很差，不過，我沒有怎麼介意。

吃飯時，哈雷又再次吹噓自己的父親了。那神情，就好像他的父親是專門回來治理海底王國的皇太子似的，簡直得意忘形。而博普却一聲不響，只低着頭吃飯。回到宿舍以後，我爲明日的實習做着準備。哈雷給他父親掛電話，而博普又不知哪裏去了，不見人影。

我檢查着自己的超微型地震計，發現有些錯亂現象，這樣一來，明天的實習就不能用了。爲了去換個準確的，我走去裝備品儲藏室。剛走出宿舍幾步，就見到博普和一個我從未見過的男子在低聲交談。

那人可能是個中國人或馬來西亞人吧。茶色的臉上滿佈皺紋，身材矮小，穿着民間公司守衛員那種服裝。博普好像在交給他什麼東西，正向他伸手。但當他一覺察到我來到，馬上改變態度，大聲喝道：「啊，你打算怎麼樣？拿我的書去哪裏？」

那矮小的男守衛員見到我也嚇了一跳，殺猪似地驚叫起來：「不，沒有！我沒有拿你的什麼書！」

「什麼事？」我走過去問道。博普依然瞪着那矮個子守衛，說道：「這傢伙偷了我那本科茲博士的書！」

「科茲博士的書？」

他指的是科茲博士的「海底地震學原理」，那是我們讀的一本教科書。

「可是，博普，你那本書不是給哈雷借去了嗎？我的確見到哈雷拿去的。」

「哈雷？……是嗎？……。」博普聳了聳肩，大聲嘟噥着對那守衛說道：「好，明白了。還不快滾！」矮小的守衛就像害怕會給博普毆打似的，用一隻手遮着頭，跑過通路，一溜烟消失不見了。

我回到宿舍。果然沒錯，博普的書端端正正地就放在哈雷床上的擱板上面。

「看啊！」我指着書說。

博普點點頭說：「我想起來了。」

不過，他好像很不安定似的。「我要睡一會。」說着，他鑽進床上的被窩裏。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一邊記掛着博普的事，一邊走去裝備品貯藏室，想在那裏搜尋微型地震計，然後檢查地球探測器。

地球探測器通常是裝在一個防潮濕的箱子裏。一見到那箱子，我不由想起了博普怪異的舉動，便走去打開蓋子。

「空的！」

我呆住了。

不知是什麼時候，地球探測器竟失踪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地球探測器失踪的事在K站向津矢中尉報告。

「這麼重大的事情，爲什麼不馬上報告？」津矢中尉敲打着頂棚喊道。

「那是……那……。」

我無話可說。爲什麼不在昨日就報告？那是因爲我昨日盡想着博普的事。

不過，我不想讓津矢中尉知道博普怪異的行動。

「沒有別的什麼理由嗎？好，你們三個人在這裏做地震預測的作業。我去去基地的調查部就回來，地球探測器是海底艦隊的寶貴財產，不能就這樣被偷走的！」說完，津矢中尉就出去了。

這的確是件大事。地球探測器的被竊，意味着原來極端秘密進行的地震預測工作將會洩露於外間，多麼麻煩。

津矢中尉回到K站時，神情黯淡。他用銳厲的目光掃了我們一眼，說道：

「你們有看到哪一個拿了類似地球探測器的東西出去嗎？」

我搖搖頭，但心裏面却想起博普和矮個子守衞的事情。我不是看見博普交了什麼東西給他嗎？不過，不很確實。

「好吧，調查工作交給基地的調查部了。你們的地震預測做出來了嗎？給我看看。」

「津矢中尉把我們的地震波測定圖都收去了，一張張地仔細檢查着。他手頭上，同時有一張標準的地震波測定圖。K站總是根據最新的觀測機械，預測未來二四小時海底城市卡拉喀托地層的活動。津矢中尉用標準圖比較了我們的圖後，說道：「正確的預測來自正確的觀測，很好。」

說完，他把圖還給我和哈雷。然後轉向博普說：「我不同意你的計算。你預告海底金城卡拉喀托今天二一點會有震度二級的地震發生，是這樣嗎？」

「是的。」博普面不改容地答道。

「但是，根據K站的標準測定，並沒有那樣的地震。丹梭普和伊甸的測定也沒有。你是怎樣得出這種預測的呢？」

「從觀測機械顯示出來的數字，震源是在海底金城卡拉喀托東北偏北三二公里的地方。熱流……」

「好了，你讀出的熱流數字也和其他的人不同。對不起，因爲這個地震預測，不

能發給你外出准許證。」

「但是，中尉先生……」

津矢中尉冷冰冰地說：「進行完全徹底的地震預測是你們的任務。不能徹底完成任務的，是沒有資格得到外出准許證的，解散！」

回到基地，我和哈雷趕緊去洗了個淋浴。然後穿上紅色制服，去哈利士軍士處領取外出許可證。

在我和哈雷淋浴的時候，博普又不知到哪兒去了。這件事對我來說眞是求之不得，我不想給被取消外出准許證的博普看到我們外出而難過。

哈雷喜孜孜地、喋喋不休地說着出去後的計劃。

「吉姆，和我一起去吧。和我父親一起吃頓飯，我父親會請你吃最最上等的海底菜式。我父親用着一流廚師……走吧，吉姆。」

哈利士軍士正在書桌旁邊講着電話，「是，是，明白了。」

說完放好聽話器後，哈利士軍士神情激動地對我們說：「你們知道博普在哪裏嗎？」

「可能在宿舍吧。來，哈利士，給我們外出准可證。」哈雷說。

「請稍等一會。津矢中尉剛剛來電話，說要博普負責特別工作，要他在二〇點時到K站聯絡。只是，博普不在宿舍。」

「奇怪……」

哈雷和我面面相覷。我們很快就明白，所謂要博普負責的特別工作指的是什麼。二〇點是博普預測發生2級地震的前一小時。

或許，津矢中尉打算在博普預測發生地震的時刻，讓博普到K站去體驗一下他弄錯的預測吧。

但是，博普却失踪了。

「博普的外出許可證也不見了。」哈利士軍士一邊說一邊把書桌上的抽屜打開給我們看。「他的外出准許證和你們的一起放在這兒。可是，當津矢中尉說取消博普外出，我要拿出他一人的外出證毀掉的時候，却發現證件已經失踪了。」

我以無法相信的心情，仔細望着抽屜。

博普的行動總是這麼怪異，我在發覺地球探測器失踪以前，曾見到博普和那形迹可疑的中國守衞在一起。他那時的行動令我不能理解，但是，博普是我的朋友，是很憎恨壞事的人。對我來說，博普竟然違反海底艦隊的規則，不經請假就私自外出，眞

是不可思議。

「你們在外出之前，還是先找找博普好些。如果你們徹底完成任務，津矢中尉會是一個很好的長官。但如果你們忽視了任務的話，那誰也不知道他會變成什麼樣子！」

說完，哈利士軍士把外出准許證交給我和哈雷。

我們急忙回到宿舍。

博普不在。

博普的制服也不見了。

「這傢伙，不請假就私自外出！你准是知道的！」哈雷叫喊道。

我勃然大怒，大聲回答道：「去你的！博普是優秀的准尉，難道會做這種事嗎？」

「那麼，博普在哪裏？」哈雷反問道。

我無話可答。

跟踪

哈雷憐憫我似地說道：「博普現在肯定是在市內。」

「不可能吧？」我雖然口裏這麼說着，心裏也似乎覺得哈雷的話沒有錯。

衞兵檢查我們的外出證。

我們走出基地，乘坐電梯上到市內。當我們穿過水泵房和空氣循環控制室的旁邊時，潛水貨船正在通過閘門。那閘門的前端一直伸展到觀察理想物質薄膜的壓力室。

我突然說道：「我們去找博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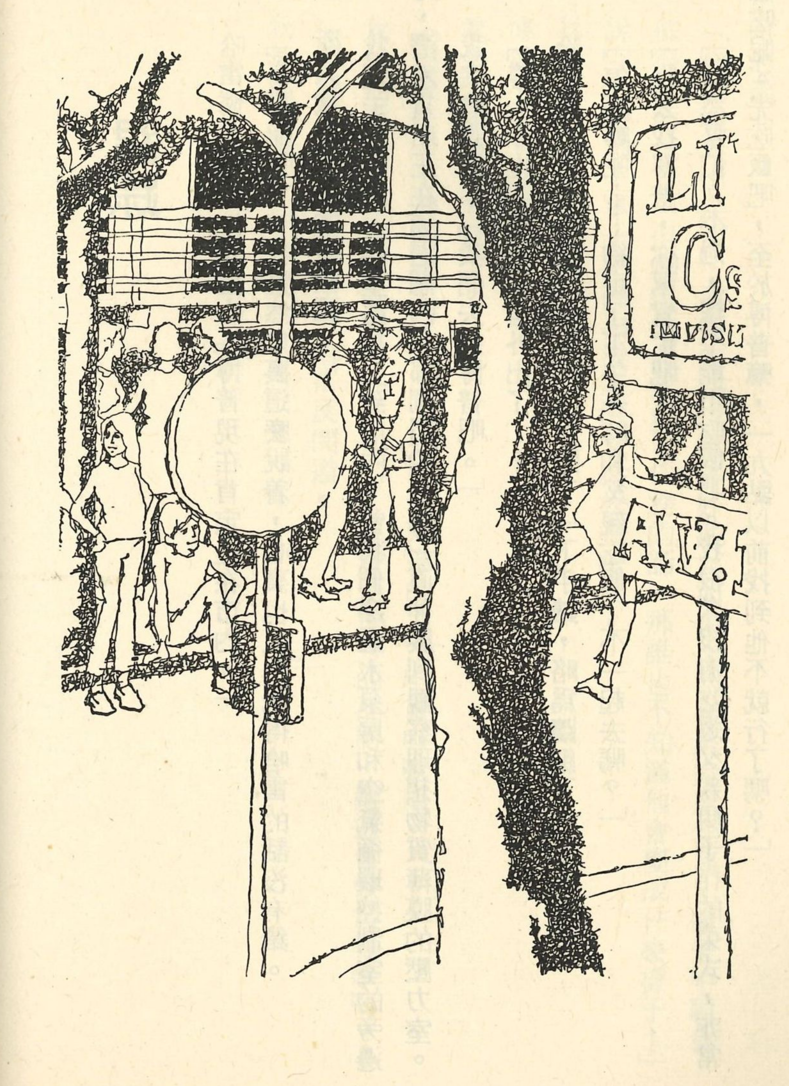
「哼，你也認為他私自外出了……」

哈雷停下來看着我的臉，然後，瞄了一下手錶，略為躊躇了一下說道：

「怎麼辦呢……約定了下午一時和父親吃飯，不一起去嗎？」

「我去找博普，你幫幫忙吧。」

「當然幫忙。不過，總不能不吃飯吧。我很久沒有吃過父親厨子作的菜式，非常想吃呢。先吃飯吧，至於博普嘛，一九點以前找到他不就行了嗎？」


LI
C
AV.

我們踏上環城的自動傳送梯，接着又換乘通向市中心的放射狀自動傳送梯。

哈雷說：「去上部東南區的人，多數去消遣的。那裏集中了各式各樣的商店、劇場、餐館。吉姆，你乘着自動傳送梯時，要注意保持身體的平衡。嗯，像我這樣，眼望着前方。」

「這些事情，我早懂得了。」

聽到我的回答，哈雷搖搖頭說：

「你來這個海底城市還只是兩個星期呢。而我從出生那天開始，就一直在這裏生活。你還是老老實實聽我這個前輩的話吧。」哈雷一邊帶我到另一個電梯上，一邊繼續說：

「這個海底城市，如果除去從頂部延伸到海上漂浮飛機場的管道不算外，就完全是個半球體。它的直徑是六百公尺，高是三百公尺。當然，也不包括位於海底下的排水泵和倉庫地區，還有那K站……」

「那當然。」

我雖然點着頭表示同意，其實根本沒有去聽他說什麼。我心裏掛意着會不會遇見博普，我注意環視周圍乘坐電梯下來和來來往往的行人。

「幾乎不必顧慮地震會破壞海底城市。這裏理論上是按抗震度八級，實際上是按抗震度九級來建造的。不過，即使是小規模的地震，假如發生在沒有敷貼理想物質薄膜的地下，而使地下出現裂痕的話，也是一件大事，海水會從那裏侵入。所以，為着防止發生那種情況，海底城市劃分為八個區域。一旦發現海水入侵的危險，在一瞬間，各區的閘門就會關上，各自獨立。這樣一來，即使有幾個區發生事故，其他區的人們也可以獲救。當然，最好不要有那種事情發生。萬一動力供應裝置被破壞，各區的自動閘門，就不能活動而失去作用了。」

哈雷滔滔不絕地說着，這期間，我則一直在用眼睛搜索着博普的踪迹。

不知不覺地，我們已經走進了人羣之中。

「這裏是十二樓，最熱鬧的商店街。」哈雷介紹着。

這裏除了在頭上十二米的金屬頂棚上串列着照明燈之外，一切都和陸地上的商店街沒有什麼差別。

我們撥開圍在立體電影院和餐廳周圍的人羣向前走着。

這裏有一般的市民、潛水貨物船的船員、潛水客船的乘客以及穿着海底艦隊制服的男子們。穿紅色制服的預備軍官也有幾個，但始終不見博普的影子。

哈雷說：「市內的街道，總共有一八〇公里長。乘上時速五公里的自動傳送梯，走完一圈也要費幾日的時間，而且，即使博普在市內，在大廈中你也是見不着的。還是死了這條心，到我家裏去吧。」

「再找一次，只是一次，一起去找吧。」我請求着。

在十三樓，射擊場、克朗球場、塑料模型商店等等櫛比鱗次。那裏也有些穿着紅色制服的准尉，但也沒有博普的踪迹。

「我想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不過，姑且陪你再找一次吧。再上一層樓，就是我的家了。」

哈雷帶着我，走上高一層。沿着放射狀自動傳梯，高級餐館林立。我們進入丹梭普一家住着的住宅區。那裏，傳送梯寬廣多了，兩側有修整得很整齊的草坪，青青綠綠，連綿不絕。住宅樓宇的建築物也很豪華。入口處由機器人守備着。

「一會不順道去吃飯嗎？父親的厨師……」

雖然哈雷再三再四地熱情勸說，我還是不爲所動，我腦子裏充斥着博普的事。

「多謝了，下一次吧。」

我離開了哈雷，決定獨自繼續去尋找博普。

乘上自動傳送梯進入下面的一條商店街。可能是由於已經過了上班時間，人影寥落。過了那條街，又是一個居民區。這是一般薪水階級和工廠工人、海底艦隊的軍人和民間貨物船員家屬等等居住的地方。樓宇也不像丹梭普一家所在的高級住宅那樣漂亮。陽台上，男人們只穿着睡衣，悠閒地在看報紙；通路上，孩子們在玩球，而陪着孩子的婦女，衣着也很隨便。

這樣的一個地方，博普不會來吧？我準備折囘剛才的那條商店街去。

就在我囘轉身的時候，竟然看到了博普！

博普正在和一個滿臉皺紋的矮個子中國人說話。他就是那個在基地宿舍前出現過的形迹可疑的男子！

「終於找到了！」我心裏說。

我打消了跑近他們兩人身邊的念頭，因爲我既不是間諜也不是私家偵探。在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之前，不能把親密的朋友當作壞人對待。

雖然如此，但博普和中國人的行動又的確是十分可疑的。他們交談了幾句後，旋即分開。博普的皮靴沓沓響，他轉動着身子窺視着附近的情況。矮個子的中國人則在離他十公尺遠的後面，慢慢走着。他把角子放進海產口香糖的自動售貨機裏，同樣神

情地回頭窺覘着附近的情況。

我停在他們兩人看不見的地方。他們兩人始終保持着一定的距離，走上自動傳送梯，似乎是向着電梯走，我也急忙跳上自動傳送梯，在後面跟踪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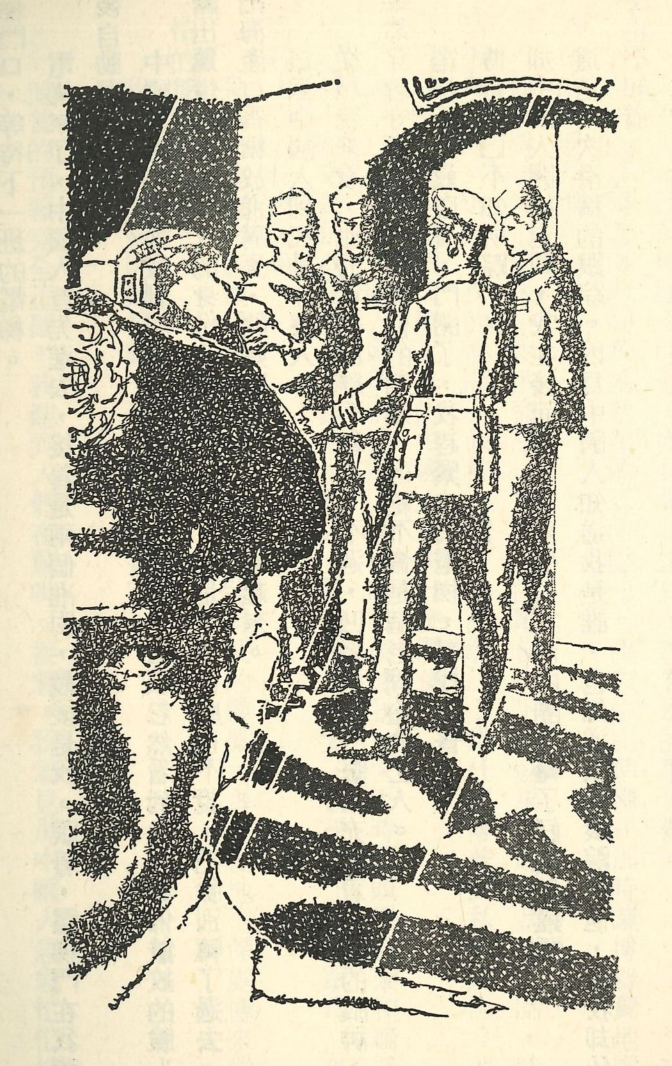
不妙！我發覺自己的紅色制服很惹人注意，而且行人稀少。不久，博普從自動傳送梯走下來，站在電梯前面。電梯門口站着三個潛水船的船員。矮個子的中國人也從自動傳送梯走下來，把角子放進一個自動新聞速報機內，臉孔貼在有窗篷的小窗上，開始看新聞。

這時候，又有兩個穿紅制服的潛水准尉走到陳列櫥窗前面。他們衣領的記章很是熟眼，彷彿在哪裏見過，對了，他們是剛才進入基地的潛水練習船「蒙力克」號的船員。陳列櫥窗裏面，陳列着民間用的潛水用具。那幾個練習船的准尉一邊看着那些陳列品，一邊滔滔不絕地談論起來。

我站到他們旁邊，裝出注視陳列品的樣子。由於制服相同，成爲最好的僞裝。

更難得的是，陳列館的玻璃代替了鏡子，把博普和中國人的身影映射了出來。

電梯來了，博普和三個船員一起進入電梯，往樓下去了。接着，矮個子的中國人離開自動新聞速報機，站到電梯門口等待下一班的電梯。我也和兩個准尉一起走到電



梯門口，等待下一班的電梯。

電梯來了，中國人首先進去，接着是兩個准尉，最後是我。跟着，電梯門在我背後自動關上了。

中國人像小孩那樣剝開海產口香糖的包裝紙，抬頭忽然看到我，滿佈皺紋的臉上露出驚慌的神色。我的身份也隨之暴露了。但是，他什麼也不說，把臉別轉了過去，把海產口香糖放進嘴裏，開始吧噠吧噠地嘴嚼起來。

這個中國人到底是什麼人？

從相貌來看，他的年紀已經不輕了。不過，凹陷進去的眼睛充滿着智慧的眼神，雖然穿着守衞人員或看更似的制服，但絕不會是個老糊塗的工人。

電梯下到最底層，門開了，我趕緊走出電梯，尋找博普。

博普早已不知所踪了。

那中國人開始走動，我在後面跟着，兩個人在市內團團轉了好幾個鐘頭。

這是一次滑稽的跟踪。因爲中國人知道我是誰，也知道我在跟踪着他，而我却什麼也不知道。

不過，我還是繼續跟踪他，因爲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事可做。

很快就是規定博普到K站執勤的二〇點了。津矢中尉準備在那時讓博普實地認識到他的錯誤預測。

如果博普知道津矢中尉的命令，從先前的電梯一下去就馬上趕回基地的話，時間是來得及的。但是，我的疑問一個接一個，無法解決：爲什麼博普要私自外出？他和我現在跟踪着的這個又矮又老的中國人又有什麼關係？

過了二〇點，中國人顯得很浮躁。他不時回頭望我，又不時回頭看棚架和牆壁，甚至還不時望着那些建築物和路上的行人，眼光很是不安，似乎除了我的跟踪之外，還在担心着什麼大事。

突然，整個海底城卡拉喀托傳出令人心胆俱裂的響聲，那是從地下深處傳來的可怕的能量產生的。

我脚下的地板開始晃動，而且越來越厲害。

「海底地震！」

博普的預報完全正確！我聽到人們在驚叫。接着，我看見那中國人急急忙忙地向着我走來。

從棚架上跌下一大塊鋸齒狀的東西，我馬上躲開，但是，已經遲了。我被彈起兩公尺遠，眼前一陣發黑。

百萬美元的地震

耳中響起很大的響聲，我掙扎着起身。不知是誰抱起我的頭。我張開眼，看見中國人滿是皺紋的臉孔。他的眼睛，沒有絲毫惡意，只是似乎很悲哀，淚汪汪的。他確認我已經清醒過來時，就又溫和地把我的頭放在地上。

我一邊忍受着身體的傷痛，一邊再一次試着掙扎起身，這時，中國人已經無影無踪了。海底艦隊的衛生兵趕過來問道：「沒有受傷吧？」

「沒什麼要緊。」我答道。

衛生兵查我身體的當兒，廣播器播出緊張的聲音：

「地震警報！地震警報！所有的安全壁、安全門、安全鐵閘，全部關閉！全市戒嚴！」

「不要緊的。」衛生兵說着，從我身邊站了起來，走去搜尋其他的受傷者。我一邊坤吟着站起來，一邊回頭左右看。就在這時，棚架的照明燈跌落在我的身邊，跌得粉碎。它的碎屑在我身旁掠過，多麼危險。大約過了一陣，廣播器又一次播音：

「沒有危險，海底城市只受到輕微的損害，只有二三個人輕傷，所有的安全裝置活動正常。在警報解除之前，大家請留在屋子裏！重複一次，警報解除之前，大家務必留在屋子裏！一般的市民禁止在公共道路上通行。」

沒有其他辦法，區境內的安全鐵閘已經放下。這裏只剩下我一個人，哪裏也去不得。

兩個鐘頭後，警報終於解除了。但我的外出時間也已所剩無幾，不可能再去追尋那中國人了。

自動傳送梯和人行道上又開始出現人影，似乎沒有人害怕地震似的。本來就應該這樣，像剛才那樣的地震，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海底金城卡拉喀托是位於從墨西哥西印度羣島，通過南歐州、小亞細亞，一直延伸到東印度的大地震帶上，建設時早就知道地震多這一回事了。

不過，這一次的地震却是出人意外的。

這次的地震，除了博普·埃斯柯之外，沒有誰能預測到。

我滿腹狐疑地回到基地宿舍。

我想見博普。

我原來準備等博普從K站回來之後才睡覺，但由於頭痛，加上在市內團團轉了半天，十分疲勞，不知不覺就睡了過去。

睡醒時，看到博普的床依然空着。其實，博普在我睡覺時回來過，睡了一會，在我醒來之前，又出去了。

哈雷坐在對面的床上，表情怪異地望着我。

「吉姆，你很巧妙地吃了一頓大餐吧？」「什麼事？」我反問道。

哈雷吃吃地竊笑起來，眼睛充滿妒嫉，說道：「給我情報喲，吉姆。你和你伯父都把我們給騙了呢！」

「什麼意思？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我從床上起來，穿上衣服獨自一人走去飯堂。

吃完飯回到宿舍，博普已經先回來了。哈雷正用剛才看我那樣的表情看着博普。

我不想在哈雷面前詢問博普有關中國人的事，因此只說了句：「博普，你回來了就好啦！」

「吉姆，我的事情用不着你操心。」博普小聲地說。

「我怎能不操心呢？假如津矢中尉發覺你私自外出，他會怎麼樣呢？」

我稍爲加強了語氣，哈雷就插嘴說：「喂，喂，不要講那些無聊的話了。你們倒不如說說爲什麼要撇開我吧！」

哈雷再次質問呆然若失的博普：「你怎樣得到昨夜地震的情報？快講給我聽！」

「我是預測到的，如此而已。」

「說謊！津矢中尉、吉姆和我都沒有預測到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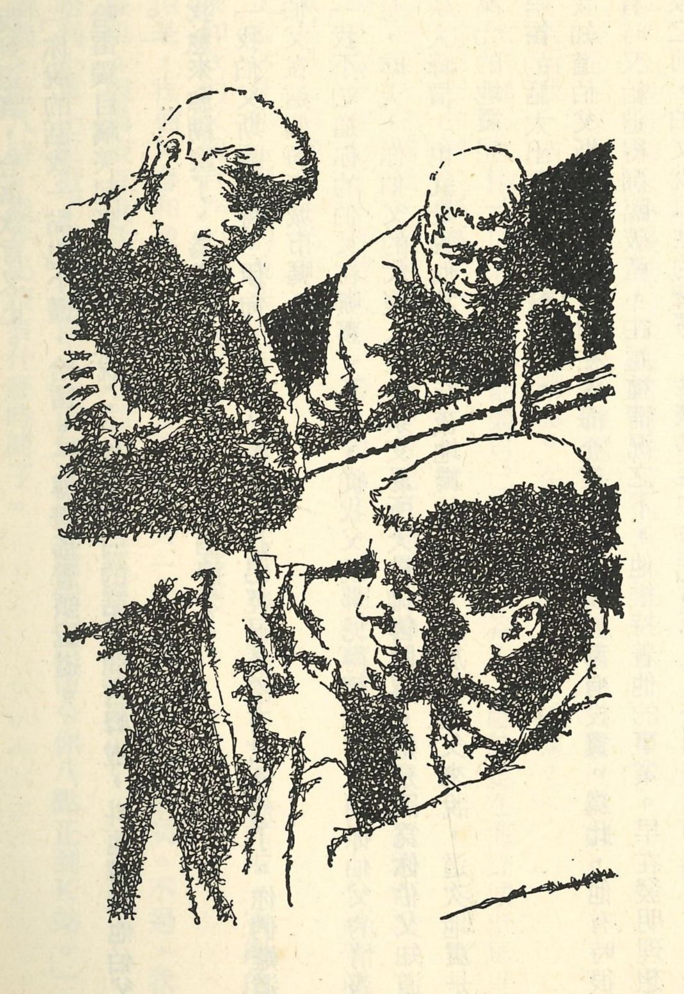
「沒什麼情報，我只是把觀測機器顯示出來的數據結合預測地震學的原理。至於地震是否會如我所預測的那樣發生，我自己也完全沒有信心。」博普固執地說。

「但是，沒那麼巧吧？算啦，姑且信你一次，不過，吉姆……」

哈雷轉過頭來向着我，繼續說道：「昨夜地震之後，我和父親談起有關這次的地震預測。父親說，假如能夠正確預測這次地震，就可以賺到數以百萬計的美元了……」

「可能是吧。不過，地震預測的目的，救人比賺錢來得重要。爲着防止發生像海底城市南西諸島那樣的悲劇，正確的地震預報是必要的。」

「這個我明白。不過，現在特別提起賺錢這一方面來說。假如有些人得到正確的地震預測情報，而又操縱股票的話，就能夠賺大錢。事實上，父親說昨夜的地震已經使人賺了大錢。」



說到這裏，哈雷欲言又止。

「你說的話我一點也不懂，哈雷。」博普搖着頭說道。

哈雷獨自竊笑起來，指着我說：「你想明白的話，問吉姆啦，叫他講講他伯父的事吧。」

我愈來愈糊塗了，爲謹愼起見，我決定問個清楚。

「我伯父斯圖亞特•伊甸的事嗎？不過，我已經很久沒有見到他了。你們難道是說我伯父在這個海底城市嗎？」

「我不知道你的伯父在哪裏。不過，從我父親那兒得到一些有關你伯父的情報。實際是，昨天，你伯父的代理人在股票交易所大量拋售股票。這是因爲你伯父知道今天股票大降價，也就是說他掌握了昨夜地震的情報。對於你伯父來說，這次地震是價值百萬元的地震呢！」

哈雷的話太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知道伯父斯圖亞特•伊甸在深海企業的各個領域都有投資。爲此，他有時很有錢，有時又給迫得瀕臨破產，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維持着他的事業。早在發明理想物質薄膜之前，伯父就以他的智慧、金錢甚至生命作賭注，三番四次地和充滿着危險的

海洋作爭鬥。當然，他得到好多次勝利，像在深海中建設起海底城市，就是一個事例。同樣，他也時時會給殘酷的深海打得頭破血流。

但是，伯父會企圖利用災害來賺錢嗎？這種事情簡直使人難以置信。

「告訴我，吉姆，你的伯父在哪裏？在海底城市卡拉喀托嗎？」

哈雷糾纏不休地追問着，我只能盡自己所知來回答：「應該是在海底城市馬里尼亞……現在不知道在哪裏。」

「這樣……糟糕，看來我的父親不可能見到你的伯父……」哈雷失望地說。

博普臉上浮起了一絲帶刺的笑容，說道：「假如是你父親，當然是十分渴望能利用每次的地震來賺數百萬美元的。」

這雖然是相當刻薄的說法，但哈雷却還是起勁地猛點頭：「那當然啦。吉姆的伯父如果和我的父親合作的話，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呢！」

但是，我伯父會和像本恩•丹梭普這樣的人一起合作嗎？我很懷疑。不過，我什麼也沒說。因爲沒有說話的時間，哈利士軍士已經進到宿舍來了。

哈利士軍士直截了當地說道：「伊甸准尉，津矢中尉命令你八點正到K站。」我看了看錶，離八時，幾乎已沒有什麼時間了。

「快跑吧！」哈利士軍士大聲說。不過，我沒有就這樣聽話地走出宿舍，津矢中尉叫我去做什麼呢？從老軍士被海風吹成的黑紅色臉上，什麼也看不出。

「你明知現在是自由活動的時間，還要拉我出去嗎？」我試探着說。

「拉你出去？你們准尉難道只願意做你們自己主張的事嗎？」哈利士軍士把視線轉移到博普身上。「昨天，你的外出證失踪了，對這一點，你打算怎樣去解釋？」

「我想那外出證已經找到了……」

「是找到了！不過，外出證失踪的時間你在哪裏？你拿了外出證去使用，然後再把它放回去，難道不是這樣嗎？」

無論哈利士軍士怎樣嚴厲地追問，博普都毫無懼色，眼睛眨也不眨一下。我很想看看博普將怎樣去說謊擺脫這個場面，但沒有時間了。

「快點去吧，吉姆！時間是不等人的！」

被哈利士軍士一吆喝，我急忙趕去K站。

在海底的地下三千公尺的地震觀測所裏，津矢中尉面向着牆壁上的地圖，口中嘮叨着，在發着牢騷。大概他整個晚上都沒有睡吧？細長的臉頰突然顯得憔悴，只有眼睛還熠熠有神。不久，他發覺我來到，轉過身來對我說：「你在昨夜的地震中受了傷吧？」

「沒什麼，擦傷而已。」

「那就好。」津矢中尉點點頭說。

津矢中尉把身體往後靠，仰望着頂棚說：「海底城市卡拉喀托算是幸運的了。如果發生像海底城市南西諸島那樣的地震的話……」他一邊說，一邊閉起眼睛，搖着頭說：「你沒能預測到昨晚的地震，不過，這並不是什麼恥辱，因爲我也沒能預測到，但，博普．埃斯柯却預測到了。」

「是的。」

「你很了解博普．埃斯柯這個人嗎？」

「是的，他是我進潛水軍官學校以來的好朋友。」

「那麼，你認爲博普是怎樣預測到昨晚的地震呢？」

「不知道。」我答道。

「是嗎？……你不是也能預測到嗎？」

津矢中尉試探似地說了這一句，並盯着我不放。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津矢中尉也和哈雷一樣，認爲我事前也得到有關昨晚地震的情報嗎？

忽然間，津矢中尉又轉變了話題：「你認識耶穌教會的地震學家，泰鐸神父嗎？」

「是的，在潛水軍官學校見過面。」

「那麼，你也知道泰鐸神父關於最近這一帶發生的一連串地震的解說嗎？」

「泰鐸神父認爲這一連串的地震是人工搞起來的。那個人……大概是爲了得到股票交易的利益而幹的！關於這一點，你怎麼看？」

我斬釘截鐵地說：「不可能有那樣的事！」

津矢中尉點頭說道：「我也做不到。不過假如有人有意的話，也可能辦到的。正如泰鐸神父所說，你的伯父就很可疑。當然，我相信你對我們海底艦隊的忠誠，因此……如果你今後也有意繼續像昨天在市內那樣，扮演密探的話，我將樂意幫助你。」

「任何時候，只要你高興，我都可以給你特別的外出准許證。我要說的就是這些，沒什麼事了，你可以回去！」

怎麼一回事！

我心煩意亂地走回宿舍。津矢中尉知道博普昨夜離開基地的事，也看穿我懷疑博普的地震預測之準確是否偶然，抑或另有別情。

我不得不想起博普交給中國人類似地球探測器的東西，也不得不相信哈雷說的有關伯父代理人的事，以及泰鐸神父關於伯父遇難的話。

不過，伯父是我唯一的一個親人，博普是我生死與共的朋友，假如懷疑這兩個人，我也就完了。

我決定不要津矢中尉發的特別外出准許證，不再扮演密探的角色。我一定要等待普博給我滿意的解釋，至於伯父的問題，由於他不明不白地失踪，也只好任由別人去胡亂猜想了。

在宿舍裏，哈雷和博普在檢查裝備，我也打開自已的鐵櫃。我故意把伯父的相片散落在地上，哈雷撿起來看着簽名。

「啊，這個是你的伯父嗎？如果你改變主意，帶伯父到我父親的公司裏去，那眞太感謝了。」

「不過，不知道他現在哪裏呢？哈雷。也許在南極，也許在加利福尼亞海灣……」我說道。

這時候，博普無意中嘮叨了一句：「也許在這個海底城市……」

「你說什麼？」我不由得看着博普說。

「不，其實我是說……」博普趕忙辯解道。「我好像覺得見過斯圖亞特・伊甸先

生。大概是別人，只是相貌相似……」

「去你的！」我和哈雷都失望地叫起來。

不過，我清楚地感覺到博普是在隱瞞着他了解到的伯父的事。

於是，我改變主意，走去向津矢中尉要求特別的外出准許證。

伊甸企業

我在確認自己戴正了軍帽、扣好了鈕扣之後，走進本恩・丹梭普的寫字樓。入口處，玄武岩的高柱林立，令人感到十分豪壯。

在接待處，有一個盛氣凌人的金髮女郎，對我視若無睹，理也不理。

我對她說明來意：「想見本恩・丹梭普先生，我是丹梭先生的兒子哈雷・丹梭普的朋友。」

那女郎瞪大着眼睛，懷疑地望着我說：「等等，請稍等一會。」然後，懶洋洋地拿起內線對講機。

我站在一旁等着。

這是個多麼令人討厭的接待員啊！我眞想轉身走掉，但又不想失去這唯一的線索。

如果伯父眞在這座海底城市，應該是可以找到的。

我曾經嘗試過逐一地掛電話給各個公司協會和旅館，但沒有任何人說見過伯父。

最後，我只有來見本恩・丹梭普了。本恩對兒子哈雷談過有關伯父的傳言，我想

追究傳言的出處。

接待的女郎揚起金色帶白的眉毛，放下對講機，以難以置信的表情看着我說：

「請，伊甸先生，所長在A樓。」

我乘上小型的電梯上到A樓。本恩・丹梭普已在那裏等着。

本恩以推銷員似的風度，有禮貌地和我握手。

「吉姆・伊甸君，歡迎你來！你的事我從哈雷那裏聽到很多。而且，我很早就認識你的伯父。」

我從來就沒有把本恩當作伯父的朋友，相反，認爲他是「敵人」。不過，現在本恩却是我追查伯父下落的唯一線索。

本恩帶我走進一間寬大的有隔音設備的客廳。

「吉姆，你想做什麼呢？我有什麼可以幫你嗎？」

他是那樣的親切，簡直像是對自己的兒子說話似的。

「我在找伯父，請你幫忙。」我直截了當地說。本恩笑了起來，眼睛瞇成一條線。說道：「你不知道伯父在哪裏嗎？」

「是的，聽說是在這座海底城市裏。因此，我想你會知道伯父所在……」

「那沒有可能。」

本恩一邊搖着頭，一邊開始在房間裏走動起來。

「你伯父自從在潛水車裏遇難之後，聽說是失踪了。從前，你伯父說『爲了在海裏面住人』，經常無計劃地冒險，一意孤行。我曾幾次忠告他『不要幹那種傻事』，他後來終算是聰明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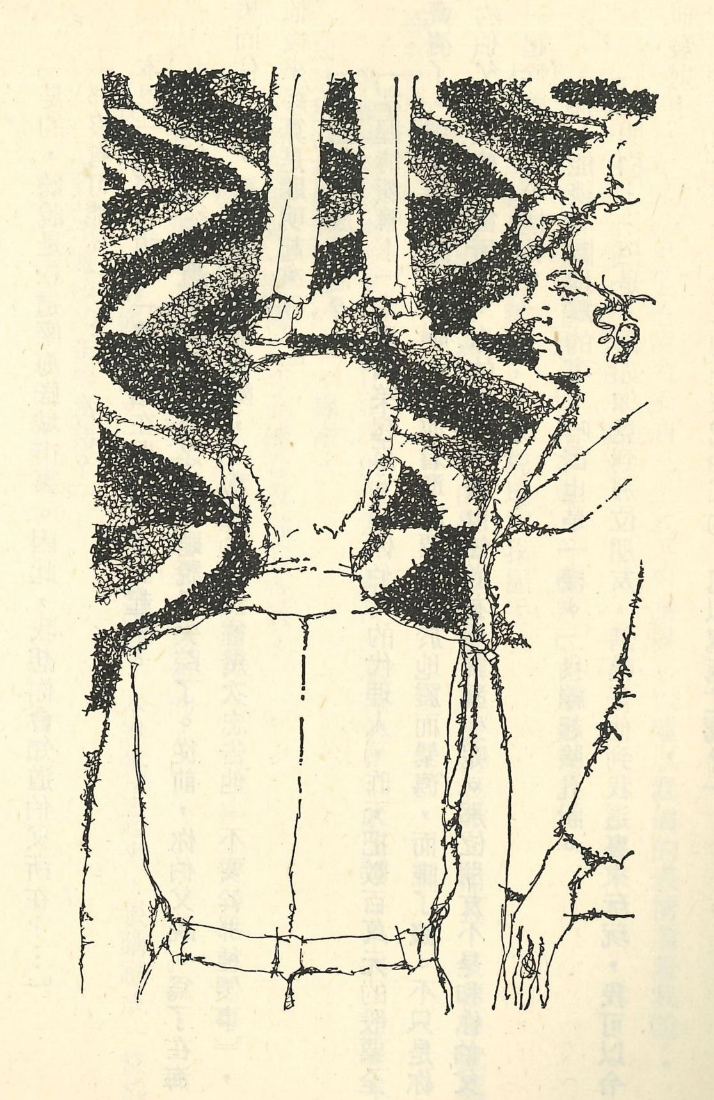
「你這是什麼意思？」

「掌握情報嘛！」本恩竊笑起來。「你伯父的代理人，昨天把數百萬元的股票全賣清了。這件事，誰人不曉呢？他看準股票會由於地震而暴漲，而賺了錢。不只是你的伯父，根據哈雷所說，你的朋友好像也知道有地震發生呢。那位朋友不是和你伯父一起幹着什麼事情嗎？」

「我不能談有關地震的事，哈雷也是一樣。」我繃起臉孔說。

「我明白……但是，假如你見到那位朋友，請轉告他到我這裏來玩玩，我可以令他發財！」

「丹梭普先生，我眞的是來找伯父的，可以幫幫忙嗎？」



「好的，最低限度我認識你伯父的代理人。」

本恩拿起電話，開始喋喋不休地打起電話來了。由於是耳語似的小聲，我聽不清談話的內容。

不久，本恩放下電話，皺着眉頭說：「終算搞清楚了你伯父代理人的住所，是第七區八十八號。我因爲有事，先走了。」說完，本恩匆匆地走出房間。

爲什麼本恩的態度突然變得這麼冷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地乘着電梯下到四樓。四樓是商業和民間潛水船塢混雜的地區。樓宇大多是倉庫或者海運人員的寫字樓。這裏沒有供步行者用的自動傳送梯。街道上，擠擁着堆滿了海產品的貨物運輸車，在這裏，我又嗅到了已經好久沒有嗅到的海水氣味了。

我避着車輛，走去八十八號，在兩間倉庫之間，有一道門，這就是八十八號的入口處。進入大門，迎面是向上伸展的暗黑樓梯。我登上樓梯，走到位於倉庫上面的長走廊，那裏並排着好幾間寫字樓。在走廊的盡頭，有一個穿着工作服的男子，正在用油漆在金屬門上寫字。

……伊甸企業。

我抑制着內心的激動，和那男子搭訕起來：「斯圖亞特·伊甸先生在嗎？」

那男子回過頭來，似乎相當吃驚，手中的油漆罐差點從手中掉了下來，接着他突然大喊道：「吉姆！你不是吉姆嗎？」

他是基特安・巴古！

「基特安！」我激動地握緊他的手，凝視着那黑色的臉。

基特安・巴古是個黑人，是伯父的親密朋友和忠實助手。這時，在他沾着海綠色油漆的黑色臉上，綻開了笑容，露出一排白色的牙齒。

「吉姆！我還以爲你在百慕達呢！」

由於握手，我的手上也沾着了油漆。

「我怎麼也算不了是個技術好的油漆工呢！」基特安・巴古遞給我一些破棉絮，自己也用一些棉絮擦拭着手，又再笑了起來。

「不要緊，基特安。不過，你在這裏做什麼呢？我以爲你在馬尼里亞呢……」

我說着，基特安打開了門。

「來，進去吧，吉姆。這地方雖然狹小齷齪一些，但收拾一下，還是可以當個寫字樓用的。」

「但是……伯父怎麼樣？」我問道。

基特安停住脚，表情嚴肅地說：「我知道你準會先問這件事的。吉姆，伯父的健康相當差。不過，也不是說沒有希望。事實上，沒有任何東西是可以擊敗斯圖亞特・伊甸的！」

我也相信他說的話。不過，我想起了泰鐸神父的話於是說道：「基特安，我聽說伯父的潛水車在印度洋海底遇難，是眞的嗎？」

由於這個質問，基特安的臉越發嚴肅起來了。他的一隻手把油罐從我手中拿開，說道：

「進去，還是講講你知道的事給我聽吧，吉姆。」伊甸企業的寫字樓只是兩間空空蕩蕩的小房子，牆壁給塗成鮮艷的海綠色，傢俱是一張桌子和兩張破舊的椅子，大概是以前租客留下來的吧。新的東西只是一個貌似笨重的鋼鐵大保險櫃。在它的上面，也貼着「伊甸企業」的字樣，這幾個字像是專業的油漆工人寫的。

基特安坐在椅子上。我也進前拿了一張椅子坐下，把從泰鐸神父那裏聽來的話說給他聽。

基特安聽後點頭說道：「是有一些事故發生。但是，我們不能讓社會上知道那件

事，因爲這會影響商業的信譽。」

基特安彎腰俯身掘著黏落地上的油漆。

「泰鐸神父當然發現我們的潛水車。每一次有什麼事發生，他一定趕到現場。駕駛着鋪上理想物質薄膜的私家潛水車呢。」說完吃吃地笑了起來。但不多久，他又恢復了先前的嚴肅。

「但是，泰鐸神父經常給我們麻煩。吉姆，那位神父告訴你誰在製造人工地震嗎？」

我點點頭。

「也許他說的那個人，是你伯父吧？」

「是的，基特安。不過，應該不會有那樣的事吧。伯父絕對不是做那種事的人！」

「當然啦，吉姆……」

基特安從椅子上站起來，在房間裏走着。

「吉姆，你伯父身體不好。我們在印度洋的海底碰到地震，潛水車壞了，不能開動。沒辦法，只好捨棄了潛水車，躲在維持生命的裝置中，過了六十個小時以後，被收到緊急音波訊號而來的潛水船救起。整整六十個小時啊！即使像你這樣身強力壯的青年，假如也在維持生命的裝置中，呆上六十小時的話，也會給搞垮的……何況你伯父已經不是青年。瀕臨死亡的身體很難恢復過來，那是當然的喲。現在，你伯父在這座海底城市裏。今天早晨，留在旅店裏靜養休息。」

「我想見伯父，基特安。」

「我明白，吉姆，你當然可以見他，不過，要等你伯父來。」

基特安很不安地凝視着髹過油漆的牆壁，不久，又坐回椅子上。

「吉姆，你是很了解伯父的。你伯父爲着征服海洋，獻出了漫長的一生。說些以前沒給你說的事吧。你伯父是第一個做了上百次的試驗，才成功發明理想物質薄膜的偉大發明家。但是，他不是一個在研究室閉門造車的人。他攀登海底山脈，探測海溝，開發海底礦區和開闢海洋農場。還經常幫助有志於海洋開發的人們。托賴你伯父成功而獲得巨大利益的，有多少人呢？我是數也數不清的。還有，爲了進行新發明和驚人的探險計劃而到伯父處請求幫忙的人，也是數之不清的。吉姆，只要是有關海的，所有的一切，你伯父都是感興趣的。」

我一邊聽着基特安講話，一邊看着這兩張破舊的椅子。基特安察覺到這一點，就更加有勁地說道：

「的確，你伯父的工作近來不大順利。手伸得太長，有很長一段時間入不敷出呢

，吉姆。」

「不過，」我反問道，「昨夜怎麼樣？動搖股票價格不是爲了伯父的利益嗎？那是幾百萬美元的利益——。」

「那件事必須由你伯父自己來回答，吉姆。我只能這樣回答你，你伯父不是那種謀私慾私利的人！」

基特安說的當然是事實，伯父不是那種人。

我的心情難以形容。爲什麼我不但要監視好朋友博普，還要懷疑伯父呢？

「吉姆！」

後面不知誰喊道。我回過頭去，門打開了，那裏站着我的伯父斯圖亞特・伊甸。

兩個老人對質

頓時間，我眼淚都流出來了。

伯父變得太厲害了。原來寬廣的肩膀已經沒有了，顯得很頹喪和憔悴。身體捲縮，皮膚呈現出不健康的顏色，藍色的眼睛混濁不清，脚步蹣跚，搖搖欲墜。

「伯父！」我馬上叫了起來。

伯父用擁抱的姿勢，緊握我的手，跟着，精疲力倦地倒在椅子上。他擂着鼻子，擦着眼睛，很激動地說道：

「吉姆，有什麼事嗎？我還以爲你在百慕達呢。」

「一直是在百慕達的。因爲接受特別的訓練，才來到這裏。」由於保持機密的原則，我沒敢說及訓練的內容。

「您好嗎？伯父。」

「比你看到的健康呢！」伯父突然站起來說道：「我是潛入過海裏的人！」我高興起來，馬上問道：「伯父，我聽說你因昨夜的地震賺了上百萬美元呢。」

斯圖亞特・伊甸目光銳利地看了我一眼，從那目光，我什麼也看不出來。

伯父長嘆一聲，接着說：「的確是賺到了，不過是杯水車薪罷了。吉姆，我們離開了好久，談什麼錢呢，不如讓我看看你吧。哦，哦，完全是個大人了。吉姆，你就快成爲一個優秀的軍官喲！」伯父一邊很高興地笑着，一邊撫摸着我的紅色制服。

「如果你的父親活着，看到你現在這個樣子，不知該多麼高興呢！」

伯父的眼睛閃着光芒。

「沒有什麼可怕的事，吉姆。你將成爲海底艦隊的軍官，而我也取回失去了的東西：金錢和健康。」

說完，伯父凝視着寫着「伊甸企業」新的大保險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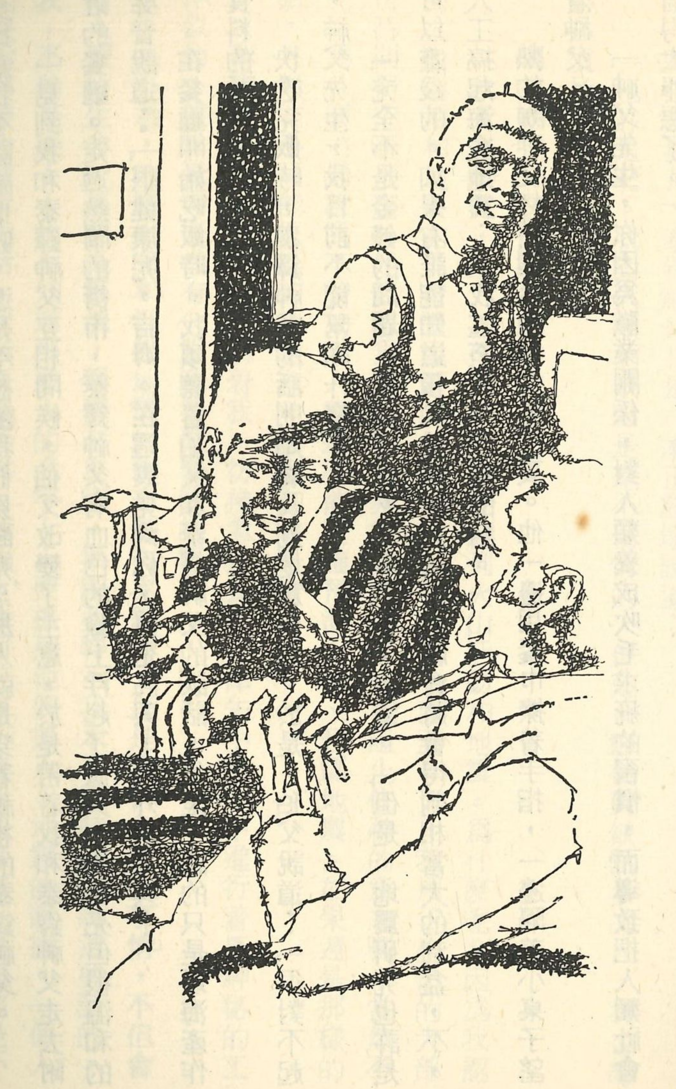
基特安咳了一聲，小聲地說道：「斯圖亞特，你沒有忘記見面的約會吧？」

「約會？」伯父看了看手錶。

「是啊，已經到時間……吉姆，我原來還想和你談談，不過和人有約，和一個你不認識的人吃午飯。很遺憾……」

「我回基地了，假如有電話的話，可以請假外出，那時再和你一起吃飯吧。」

我站了起來，這時，和伯父一起午飯的客人走了進來，他原來是我認識的人。伯



父以爲我不認識他呢，還是不想讓我們見面呢？那人就是穿着神袍的泰鐸神父。

一見到我和泰鐸神父互相問候，伯父改變了主意，於是帶着我和泰鐸神父走去附近的餐廳。走過熱鬧的街市，泰鐸神父有血色的臉上浮起了微笑。用響亮但很溫和的聲音說道：「很健康呢，吉姆。在這裏見到你，眞是高興，意外地高興！」

在餐廳開始吃飯時。我傾聽着伯父和泰鐸神父的談話，但是，談的只是以海產作食料的話題。

快吃完飯時，泰鐸神父的話開始觸及到地震研究。於是，伯父說道：「很對不起，神父先生，我目前不能幫你什麼。」

「完全不是金錢的問題，斯圖亞特。」泰鐸神父說道。「但是，地震研究也許是可以賺錢的。如果有誰能知道預測地震的方法，那社會將會得到相當大的利益，不，人工搞起海底地震……我甚至聽到這樣的話。」

熱的咖啡從杯裏灑落到伯父的手裏。他一邊用餐巾擦着手指，一邊隔着小桌子望着神父。

「神父先生，你因爲職業關係，對人類養成吹毛求疵的習慣，而導致把人類社會看得太罪惡了。」

對這種挖苦，泰鐸神父却是一本正經地說道：

「也許是吧。我對人類的缺點是毫不留情的，但是，卽使對缺點多的人，我也認爲必須拯救。」

喝完咖啡，泰鐸神父靠在椅子上。

「我成爲神父，致力工作不久，就注意到火山活動和地震。爲什麼呢？因爲我認爲火山活動和地震的災害體現着神的意志。自那時起，直至今天，我用了生命的大部份時間研究着地震，始終認爲神的力量非常強大，人類能阻止住神的意志嗎？當然不能。爲什麼這樣說呢？譬如說人類還不能正確預測天氣、預測地震。如果還是那樣的話，人類就不可能反抗神的意志，從災害中逃脫出來。」

泰鐸神父用尖銳的目光看着我，彷彿看透我是在津矢中尉手下進行着極神秘的工作似的，使我覺得好像有一股寒氣直襲我的脊樑。

「不過，地震研究和掀起地震的研究是有界線的。那是非常危險的事情，不但會給人們的生命，甚至是靈魂，都帶來災害。斯圖亞特，我本不應該對你說這些話的，我，不論是誰……我不知道那些人的名字……要抓到他們搞人工地震的證據。一個人如果有那樣的技術的話，就必須爲拯救人類的生命而工作，特別是專家，更應該是不

爲私利工作的！」

最後，泰鐸神父用激烈的聲音喊道。他來見伯父大概就是爲了說這一番話吧。

伯父毫無畏懼，用燃燒似的眼睛回瞪泰鐸神父。兩人的視線相碰，迸發出看不見的火花。

我認爲泰鐸神父的話是對的，但另一方面，我也不認爲伯父是爲了金錢而去恫嚇住在海底城市的人們。但是，伯父爲什麼不爲自己辯解呢？而泰鐸神父假如抓到伯父搞人工地震的證據的話，又爲什麼不直截了當地講明呢？

緊張的對質就這樣沒有什麼結果地結束了，泰鐸神父的臉已回復平靜，又再喋喋不休地談着關於海鮮扒的菜式和最後一道來的水果。伯父只是點點頭，幾乎不作回答。午飯吃完了，我心裏的一塊石頭才放了下來。

「保重身體──。」泰鐸神父說了一句就走了。

我和伯父一起，走過嘈雜的街道，向着那有點骯髒的寫字樓走去。伯父一直沒有出聲，脚步蹣跚地走着。不過，一到達八八號的入口處時，他突然抓住我的手腕，大聲說道：「吉姆，也許你還有話想說，不過，我還有一個客人。」

「嗯，那我以後再來吧。」我和伯父說了聲「再見」，馬上回到街上。我不明白伯父爲什麼突然趕我走。我離開八八號時，看到有一個人在那有點骯髒的入口處窺望，他是我見過的人，而且見過不止一次，他就是那顯得衰老的中國人。

那中國人手裏正拿着一個似乎很重的包裹。這使我想起了它極像那失踪的地球探測器。

我忘了自己是怎樣回到基地的。

一進入宿舍，博普．埃斯柯和哈雷．丹梭普都用奇怪的目光看着我。

「你眞是好運氣！爲什麼津矢中尉只給你一個人外出證？」哈雷妒嫉地大喊起來。

「吉姆，馬上去K站，津矢中尉在等你呢。」博普小聲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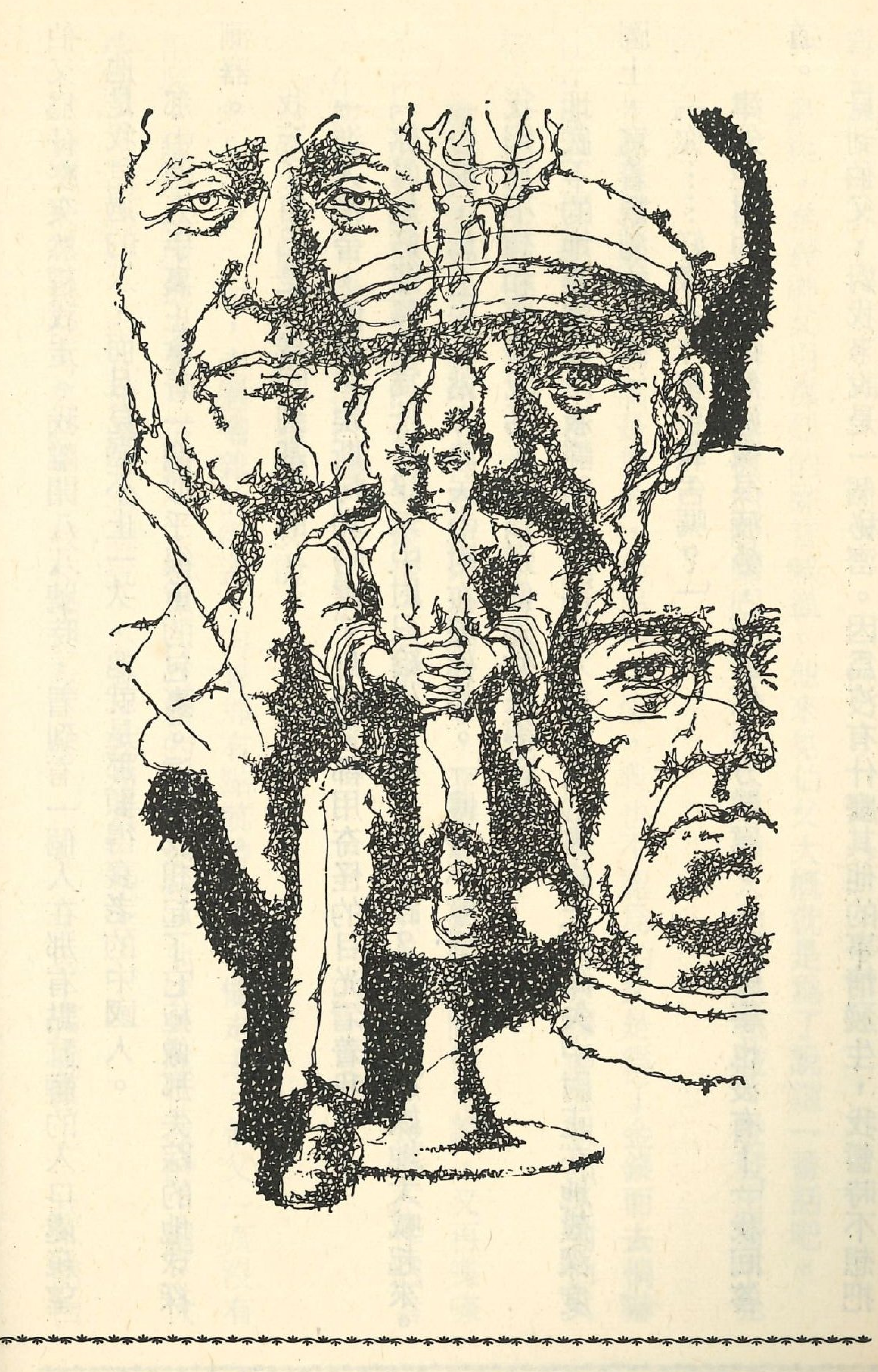
我因爲不想和博普說話，所以這個通知來得正好。

地底下的地震觀測所寂靜得令人害怕。在那裏的書桌上，津矢中尉正在地殼深度圖上，寫着觀測的數據。

「你……好像有什麼事報告嗎？」

津矢中尉的聲音雖然好像很疲勞，但依然十分嚴厲。「什麼事也沒有！」我回答道。

見到伯父，對我來說是一個秘密。因爲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發生，我暫時不想把



見到伯父的事情，報告給中尉，以免增加他心中的疑惑。

「我也這樣想呢。」津矢中尉一邊用紅色的鉛筆在地殼圖上畫影，一邊點頭說道。不久，他抬起頭，用深陷的眼睛看着我：「我也給了埃斯柯准尉外出准許證，因爲沒有拒絕他的理由。」

「不過，博普在宿舍呢。」我說道。

「應該是這樣。我通知哈利士軍士要先等你外出回來才給他出去。你究竟爲什麼要跟踪埃斯柯准尉呢？」

「跟踪博普？沒有這樣的事，博普是我的好朋友。」我紅着臉辯護着。

「你冷靜些，伊甸准尉。你是埃斯柯的好朋友，這我是很了解的。也就因此，請你說說爲什麼要跟踪他？」津矢中尉說着，停了一下。

「假如你不說，那我就要把一切疑點上報給海底艦隊的保安局了。現在的情況是，你想自己解決博普的問題。卽使博普有什麼違法的行爲，我也只是申訴一頓罷了。但是，如果把事情委託給保安局搜查，博普可能要被處以軍法，也許要受處分。你明白嗎……」

津矢中尉把話打住，等待着我的回答。

「的確沒有什麼事。」我吸了一口氣。

污水槽中的潛水船

一個小時後，我又在市內暗中監視着博普．埃斯柯的行動了。

跟踪是簡單的，我在制服上罩上一件長大衣，隱伏在基地正門的旁邊。博普由於不知道我打算跟踪他，一走出正門，就向着電梯飛跑。於是，我就在後面緊跟着他。

博普約會了一個人，就是那個年老的中國人。那中國人手裏的包裹已經沒有了，大概是將它放到什麼地方了。

我想：「大概……是放在伯父寫字樓的保險櫃吧。」

博普和那中國人是在一樓碰頭的，正好是在基地正門對上一層。從那裏，兩人乘電梯下降到比基地更低一層的污水槽中。

海底城市卡拉喀托全市的污水都集中在這一區，用強力的水泵把它排到五千公尺的海底去。由排水泵和包圍在拱形罩外面的強大水壓作用，把污水從薄弱的環節排出去。

他們兩人進入其中的一條隧道。隧道中間是通路，沿着兩邊牆壁的是排水溝。在

壁燈的照明下，兩個人的踪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情況對我相當有利，因爲排水溝的潺潺流水聲掩蓋了我的脚步聲。

這是一條相當長的隧道。到底延伸到什麼地方呢？看來已經不在海底城市的拱形罩裏面，已經走出海底下面了。如今，我頭上頂着的是一百公尺厚的岩石和五千公尺深的海水。

隧道的牆壁和頂棚，很多地方已經露出岩石。海水從那裏穿過岩石滲透進來，或者聚成大粒的水滴，滴滴嗒嗒地落在地上和排水溝裏，那海水把深海的冷氣和鹽，一起帶進隧道裏來。

突然間，前面的兩個人影不見了。隧道拐了個彎，我加快脚步趕到轉彎處張望。從這裏開始，前面的隧道看起來很幽暗。

我心裏嘀咕起來：「死了這條心，回去嗎？」

但我終於克服了一瞬間的畏懼心理，側耳傾聽着周圍的一切聲音，隧道內只有水的回聲。

不久，只見一道藍白色的燈光，在黑暗中，輕飄飄地游晃着。

「那是攜帶方便的原子燈！」

我朝着藍白色的燈光走去。隧道走完了，前面是一個圓形廣場。我突然感到舉步艱難，脚下的水流滿一地。最深的地方，已來到了脚跟。水像冰一樣寒冷，寒氣不只是從脚下過來，從頂棚滴落下來的海水也透過大衣，滲入到制服裏面。

「好寒冷啊！」

我一邊哆嗦着，一邊涉水一拐一拐地走着，水越來越深，流速也越來越大。

大概往前走了五十公尺左右，前方的燈光靜止不動了，我也停步等待。

燈光不再飄晃。不久，我發覺到原來前方的明亮燈光並不是燈發出來的，而是濕潤的岩石被燈光照射的反光。而那燈光是從另一條隧道洩漏進來。

我趕緊加快脚步，走進另一條隧道。於是又見到兩個人影和那藍白色的燈。隧道急劇地向前傾斜，水的流速也加快，我的脚就像是被流水拖着，每走一步都得先用脚探探，水的兩邊靠牆的地方越來越深，唯有隧道中間，那條被水淹蓋了的路還可以行走。

但是，從頂棚接連不斷地滴灑下來的冷水，把我的制服全淋濕了。

我好不容易走出了隧道。眼前是一個圓形的寬大的房間。房間中央有巨大的污水槽，從六條隧道流出來的污水，發出嘩嘩的巨響瀉落進污水槽裏，房子的頂架用混凝土固定，但周圍的牆壁可以見到刨岩機的痕迹，露出玄武岩。我脚下的岩盤在搖晃，這是將污水排出海底去的水泵在震動。

藍白色的光把整間大的房間照得迷迷濛濛，天井和牆壁都沒有照明燈，那光好像是從污水中出來的。

我覺得奇怪：「污水槽爲什麼要照明呢？……」

懷着不可思議的心情，我走近巨大的污水槽邊緣。水流把我的脚團團困住，把水沫和我往污水槽中推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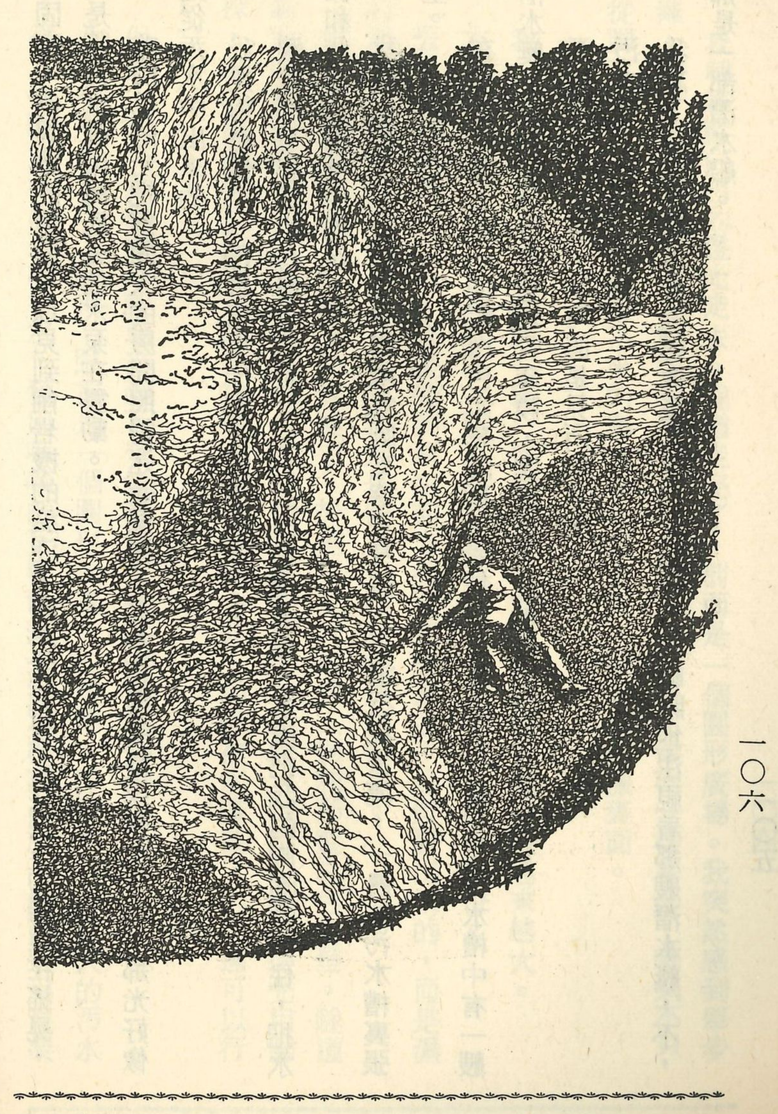
我扒在地上，用兩隻手和兩隻脚支持着身體，一邊抵抗水流，一邊往污水槽裏張望。

在污水槽裏，有一個藍白色光亮的東西清楚地顯現出來。原來在污水槽中有一艘潛水艇，艇身覆貼着理想物質薄膜，就是它，放射出藍白色的光輝。

這樣奇異的情景，我可眞是見所未見啊！

污水槽中竟有潛水艇！

我忘了自己已經渾身濕得像隻落湯鷄似的，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艘潛水艇，不，那是一部潛水船。



這樣大的船怎麼能出到海裏去呢？污水槽中，並沒有這樣的水閘呢。

從污水槽水面到最深處，大概是四公尺左右。在那裏，從隧道出來的污水，成爲瀑布落下，濺起飛沫。潛水船的長形船體，幾乎浮在起泡沫的水面，粗矮的展望塔突出水面一公尺左右。

一個衰老的中國人走進展望塔。另一個男子替換他走到狹窄的甲板上，他手扶欄杆，俯身探視暗黑的污水。

那男子在等待着什麼。而在他上面數公尺處，我也在等待着。

突然，水面上出現了一頂圓帽子，那是潛水員的帽子！那潛水員穿着配備有溫度調節裝置的潛水衣，那是必然的，如果是普通的潛水衣，在那像冰一樣寒冷的水中，人是一分鐘也不能生存的。

潛水員抓着垂進水中的繩索的一端，向甲板上的男子打了個手勢，又潛入水裏去了。

甲板上的男子開始把繩子往上拉，好像在拉着非常沉重的東西，這使他上氣不接下氣，時時得往上舒展身體。

我隱藏在暗處，又被水沫遮住，本來很難窺視，不過，我終於還是看清楚下面那男子的臉孔，他就是博普．埃斯柯。

突然，我感到刺骨寒冷，整個身體凍得僵硬起來。

眼前進行的這一切事情，我但願它只不過是一場夢。但是，這一切却是現實。

潛水員再一次浮上水面，抱了什麼東西。博普和另外兩個人小心翼翼地把那東西放在潛水船的甲板上。

那是直徑15厘米左右的金屬球，閃着金色的光輝，周圍纏着不銹鋼箍帶，附有輪子。那輪子被繩子結結實實地捆綁着。

我大吃一驚。

那是核彈裝置——用一般的話來說，那是「氫彈」。

而核武器當然是被禁止私人使用的。

究竟要做什麼呢？這個潛水船爲了要破壞什麼而要裝置核武器呢？博普竟然參加這種不法的破壞活動，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我忘記寒冷，定睛注視着這幾個核海盜的活動。博普把金色的金屬球放進艙裏。中國人在那艙內接着，準是沒錯的。

然後，博普把繩的一端投給水面上的潛水員。他接過繩子又再潛入水，不久又再

浮了上來，這次，繩的一端已繫有一個金屬球了。

兩枚、三枚、四枚……一共八枚，從艙裏收藏到船內。

八枚氫彈！只是其中的一枚，就已具有把海底城市卡拉喀托炸成灰燼的威力。他們這樣做是爲了什麼目的呢？博普他們的行動眞是危險極了。

潛水員完成了驚人的作業後，走上潛水船的甲板，脫下潛水衣和潛水帽。

我不顧一切地把身體向前挺伸，幾乎要跌落污水槽中。從潛水帽現出黑色的臉——那不是伯父的助手，基特安．巴古嗎？

基特安處理好潛水衣，就一邊拉着繩子一邊和博普說話。但聲音被水聲淹沒了，我什麼也聽不見。

不久，他們兩人進入船艙。

潛水船的馬達開始發出嗚嗚的響聲。

船的水密門關上了。

展望塔沒入水中，敷貼在船體上的理想物質薄膜一閃一閃地在水中發出亮光。

這時候，我心中的謎解開了。

污水槽中並沒有可供潛水船出入海中的水閘，這條船也不需要什麼水閘！

這不是一條普通在海水中航行的潛水船，更重要的是，它有着強力的性能。

這條船是地底鑽洞車！

它擁有掘削堅固岩石有如切削乳酪那樣鋒利的原子能鑽頭。現在，展望塔縮進了車體，看上去，整條船就只有圓錐形的原子鑽頭那樣的東西了。

我眞不明白，地底鑽洞車是海底艦隊還在秘密試驗中的東西，怎麼會落到別人的手中去了呢？

地底鑽洞車開始潛水。黑色的污水由於敷貼着車體的理想物質薄膜將它們排開，反而開始發出光輝。

但黑色的污水馬上又遮住了亮光，車大概已鑽進了污水槽周圍的岩石中去了。

四周又是一片暗黑。

我哆嗦着身子，用麻木了的雙脚站立起來，摸索着向着隧道走去。周圍是令人窒息的黑暗。脚下的岩石在動盪，這是排出污水的水泵鼓動所致，還是地底鑽洞車原子能鑽頭的振動所致？

拖曳着凍僵的脚，我回到潮濕的隧道。

在這地底下，地底鑽洞車載着我的兩個好朋友和八枚氫彈，他們要到哪裏去呢？

震度十加減二

我回到基地時，已經過了二十四小時。雖然我很想去洗個熱水澡，換一身乾爽的衣服，但我更急於向人傾吐心中的秘密：「我的眼睛準是出了毛病，我剛才看到了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結果，我就這樣穿着濕漉漉的衣服走去K站。

津矢中尉已經在站裏工作着，於是我馬上要求報告。桌子上展開着一幅以海底城市卡拉喀托爲中心的方圓二百公里的地震能量蓄積圖。

我把自己目擊到的離奇事向中尉詳細報告。但是，不知爲什麼，津矢中尉却心不在焉，根本無動於衷。他不斷地望着地震波的圖表，直到最後都好像是在聽着什麼無聊的故事似的。

我反覆地說着要點：「他們擁有地底鑽洞車，而且載着好幾枚氫彈呢！」

「我不相信那些事。那不簡直是天方夜譚嗎？今天，全世界只有六部地底鑽洞車。你說他們有這種車，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你又說什麼博普就在那裏坐着，這簡直太

荒謬啦！」津矢中尉搖着頭，又鄭重地問道：「你能證明剛才說的是事實嗎？」

「能。這是比什麼都好的證明，請看吧。」我指着濕透的制服。從我的鞋裏，還滲出冰冷的水。

津矢中尉看了我的制服，搖搖頭說：「你的確是濕透了，但是，還有更確實的證據嗎？」

「沒有。只是，如果博普·埃斯柯不從海底的地下回到基地的話，就可以證明這件事確實不假了。」

「那也不是證據。博普·埃斯柯也許在其他的地方。或者說，考慮他在別的地方更爲正經一些。我還是不相信你的話，誰知道你是不是爲了庇護自己的伯父而故意編造一套奇談來呢？」太豈有此理了，我勃然大怒：「中尉先生……」

「不，如果我錯了，我會道歉的。可是……」

這時候，紅光一亮，電鈴響了，這是送信管送來了密件。津矢中尉從收信口取出一個小箱子，抽出信件來看。信上印着「電子計算機科」。看到它，我開始明白爲什麼津矢中尉不重視我提供的情況，態度那麼反常了。

有什麼事發生嗎？竟沒有時間去考慮博普·埃斯柯的事情，遺失了地球探測器的

事情，甚至連污水槽中發生的有關地底鑽洞車和在民間嚴禁使用的氫彈的事情，都被認爲是天方夜譚了。一定是有什麼大事發生了。

「電子計算機科」，這幾個字告訴了我很多事情。

對於地震預測，各種各樣的資料固然十分必要，但由於在使用資料之前，必須逐一審查，所以電子計算機幾乎派不上用場。電子計算機這東西，的確是可以把大量複雜的計算在一瞬間整理出來，但是，對資料却沒有判斷能力。因此，在地震預測時，除了一個情況之外，一般是不使用電子計算機的。這種情況就是當對自己計算的地震預測沒有自信心的時候，就要用上電子計算機來弄清楚自己的計算有沒有什麼數學上的錯誤了。

但是，津矢中尉見到電子計算機的答案後，似乎還是懷疑自己的計算錯誤。密件掉在地上，但他依然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望着天花板發呆。

我問道：「有什麼事嗎？出了什麼壞情況嗎？」

「壞情況？」津矢中尉歪着嘴苦笑一下。「可以這樣說吧。地下深處的地震能量正在急速地增加。」

「但是，今天的觀測是……」

津矢中尉打斷我的話說：「是今晚的觀測結果顯示出來的。地震能量顯示出非常大的增率，這是爲什麼呢？這是在地下深處有事發生的跡象。」

我環視起觀測室來了。我觀看着各種的觀測地圖和測深圖。果然不錯，從九時開始到廿一時這一段時間，地震能量在非常顯著地增加。

津矢中尉站在我後面，鄭重地說：

「我想叫人作特別的觀測，假如能把地球探測器裝在地下二〇〇公里深處，就可以得到正確的地震預測的資料了。不過……」

我明白他爲什麼不把話說完。把地球探測器裝在地下二〇〇公里深處，成功的機會是很少很少的。因爲地底的壓力太過強大，百分之九十的地球探測器在還沒有到達二〇〇公里的深處，就已經完完全全地給壓碎了。

「試試吧。即使能到地下二〇〇公里也好……」津矢中尉自個兒點着頭自言自語，然後望着我說道：

「現在，關於在污水槽中發現地底鑽洞車的故事，即使有確實證據的話，我也沒有時間聽了。」

「假如需要證據，只要調查污水槽周圍的岩石就可以找到了。」我試着勸告說。

「今天晚上要排除污水，沒有時間。必須做特別的地球探測器的觀測。沒你的事了，回宿舍睡吧。」

津矢中尉在我走出房間之前，又用熬得充滿紅絲的眼睛，注視着觀測地圖。

我一回到宿舍，就馬上沖個熱水淋浴。我揉擦着凍僵的雙腳，直至它恢復知覺。淋浴後，我雖然鑽進被窩，但睜着雙眼，怎麼也睡不着。

我並不責怪津矢中尉說我爲了庇護伯父而編造什麼故事，因爲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見到的事情。博普·埃斯柯和年老的中國人，以及伯父的好朋友基特安·巴古乘坐地底鑽洞車去做什麼呢？我不能理解，也不知道那三個人從哪裏取得氫彈？他們到底爲了什麼目的要使用那氫彈……

我突然嚇了一跳，從床上跳起來。

那不是和津矢中尉目前正在擔心着的地震能量的迅速增加有關嗎？

我想起泰鐸神父說過的一句話：一定有人在搞人工地震，爲了操縱股票的漲落搞人工地震！

即使我還無法設想博普他們乘坐地底鑽洞車向地底運送的氫彈與當前的地震能量之激增有什麼關係，但如果氫彈在地底爆炸，導致蓄積的地震能量解放出來，那準會

發生一場大地震的。

我捂住胸口，終於睡着了。

不久，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我發現包圍着海底城市卡拉咯托的拱形屋有了龜裂，冰冷的海水從裂縫中滲了進來，它們滙成小水流，再變成洶湧的河流，轟轟隆隆地浸入市內。我爲了縫補理想物質薄膜的裂口，叫喚着伯父。忽然，被冰冷的海水淋着，全身凍僵不能動彈，叫也叫不出聲音，水一直浸到我的下巴……

是誰把我從水中一把抓起？

我睜開眼睛。

用力搖晃着把我叫醒的是哈雷·丹梭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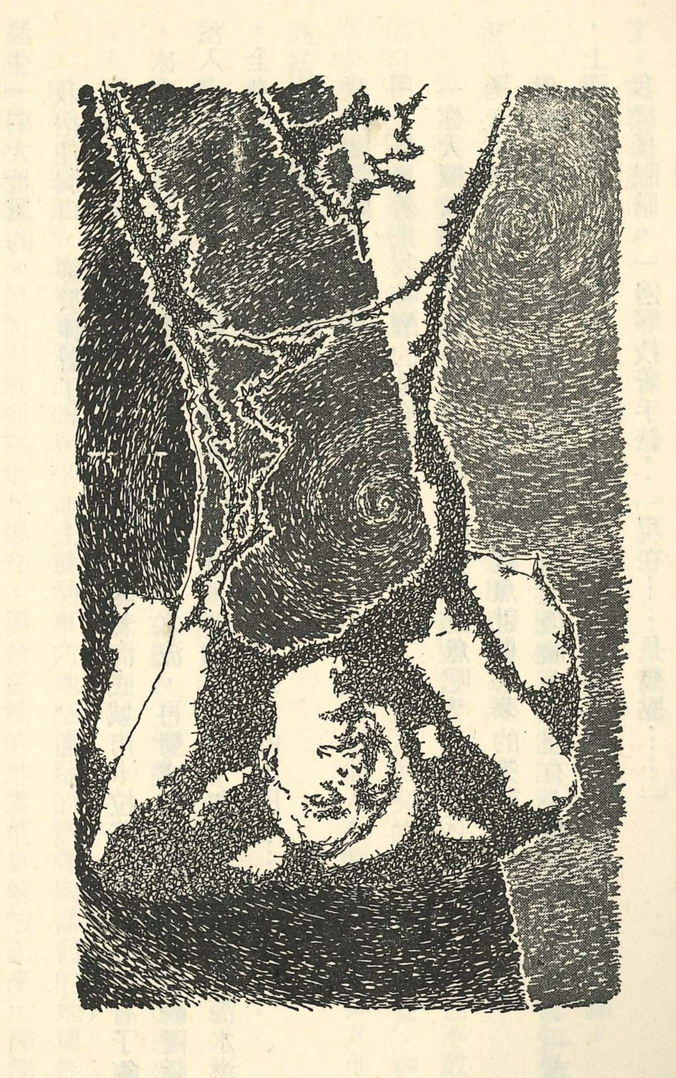
「你大概做惡夢了吧，吉姆。晚飯吃多了魷魚吧？」

過去，在當潛水員的時候，有過一吃魷魚就做惡夢的笑話。

但是，現在的哈雷，雖然嘴裏說着笑話，但臉上却沒有一點笑容。他說：「吉姆，上面命令我們全體在三十分鐘之內到K站值勤。」

我揉揉眼睛，一邊尋找着手錶：「現在……是幾點……」

哈雷說道：「五點，吉姆。」



我趕緊從床上爬起來。津矢中尉要我們比平常早三個鐘頭值勤，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了。可能是關於地下深處積存的地震能量的問題吧？

我們到達K站的時候，馬茲高基羅中尉正在值勤。他是接到津矢中尉的通知來指揮把地球探測器安裝到地下深處的作業的，我們也被分派來協助他進行這一作業。馬茲高基羅中尉情緒惡劣，十分焦躁。

博普·埃斯柯既不在K站，也不在宿舍，但是津矢中尉却好像絲毫不放在心上。我們在進行把地球探測器安裝到地下深處的作業時，津矢中尉却正在K站一個角落裏，一間小觀測地圖室裏的簡易床上，擺成大字型的在睡覺。

作業進行得相當困難。地球探測器在地下廿一公里處就被壓碎了。不過，在這之前的幾秒鐘裏，它已經把很珍貴的觀測資料傳送回來了。從資料分析，的確出現了反常的高溫和重力變化。這兩個資料顯示着在K站的地下，由於高溫，密度小的岩漿流正在被迫了出來。密度小的岩漿流——那不就是熔岩嗎？

馬茲高基羅中尉一邊觀察着地殼分區圖，一邊點着頭說道：「果然跟津矢中尉預測的完全一樣。伊甸、丹梭普，你們兩人立刻去分析地球探測器的觀測資料，每個人單獨進行分析。希望你們各自能得出相同的結果，這是你們顯示自己學到的地震預測

技術的絕好機會，好好幹吧。」

於是，哈雷和我並排坐在分析桌上。首先，我把地下的等壓線、等溫線、重力變化指數等等寫進地殼區分圖上。然後，對照過去的分析結果，預測將來的變化。接着使用泰鐸神父發現的地震力學法則，計算地震能量的蓄積圖，計算那些能量釋放出來的範圍和震動的規模等等。最後，我把求得的地震預測的數值，用時間和震度的確率誤差法則對照修訂了一遍。我被自己的分析結果嚇了一大跳。窺視哈雷的桌子，似乎哈雷也好不容易才得出相同的結果。哈雷臉色鐵青，眼睛充血地在反覆計算着。過了一會，哈雷抬起頭不安地望着我：「吉姆，你計算完了嗎？」

「計算完了。」

「你的預測……怎麼樣？」

哈雷的嘴唇哆嗦，聲音發抖。停了一會，我直截了當地說：「預測震度是十加減二。預測時間是三十六小時加減二十四小時。」

哈雷放下橡皮擦，嘆了一口氣，小聲說道：「我被弄得對自己的能力失去了自信心……嗯……，我的答案也和你相同。」

我們都沉默無言，像墓場一樣的靜寂包圍着我們兩人。水從周圍的牆壁滲出，無

聲無息地從牆壁上流了下來，在地板的盡頭滙流成爲一條小水溝。我們的頭上是三千公尺厚的岩石和五千公尺深的海水。

我打破了沉默：「我的預測，地震如果早來的話，是現在起十二個小時後發生。最後，可能變成震度十二級的大地震。」

哈雷轉動椅子仰視着觀測室的時鐘，用嘶啞的聲音說道：「如果發生震度十二級的地震，那麼，將沒有一個人能夠生存了。」

十億美元的恐慌

我們向馬茲高基羅中尉報告了計算出來的地震預測結果。他馬上大聲尖叫起來，

「起來，津矢中尉！」

跟着，馬茲高基羅中尉開始檢查我們的地震預測。剛醒過來的津矢中尉搖搖晃晃地爬了起來。他們兩個中尉分頭審查我們作出的地震預測。不久，津矢中尉長嘆一聲。他把預測的計算報告放在桌子上，看着馬茲高基羅中尉。

馬茲高基羅中尉說道：「和我們的計算完全一樣。」

「嗯，看來非去一趟不可了。這兒的事就拜託你了，馬茲高基羅中尉。」

津矢中尉慌慌張張地從房間走出去。他究竟到哪裏去呢？

馬茲高基羅中尉走到我們跟前，很痛快地說道：「你們的地震預測結果與我和中尉的預測完全一致。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預言：在未來六十小時之內，將有可怕的大地震發生。」

他只說了這幾句，一時間，誰也沒有再開口。令人害怕的靜寂籠罩着地底的觀測

所。只有落在地板上的水滴的聲音和極微小的地震計像記錄着我們的心臟跳動似的，在擺動着指針。

「對這次大地震，我們能夠做什麼呢？」哈雷喘着氣說道。

「除了等待它來到，有什麼辦法可想？」馬茲高基羅中尉聳聳肩，臉孔繃得緊緊地說道：「不准把地震的事洩露給任何人，聽明白了嗎？我們的工作是絕對秘密的。個人絕對不能把地震預測的結果說出來，不論對方是誰。」我忍不住開口道：「不過，中尉先生，海底城市卡拉喀托假如面臨危險，市民是應該有權利知道的。」

「這座海底城市任何時候都是有危險的喲。」

「但是，像這樣的危機是不常有的！假如發生震度十二級的大地震……多數的市民將會失去生命，這一點，中尉先生，你有沒有考慮過？至少，得把市民疏散……」

「那我們是無能爲力的。現在，津矢中尉正爲這事出去呢。」馬茲高基羅中尉很着急地看着地震預測報告書。

「K站是市當局協助海底艦隊設置的。因此，按規定在得到市當局的許可之前，是不能隨便發表地震預測的結果的。昨夜，津矢中尉給市長掛了一個電話。因此，現在他正去市長那兒要求召開緊急會議。如果還是得不到市議會的同意，我們是無法發

表地震預測的結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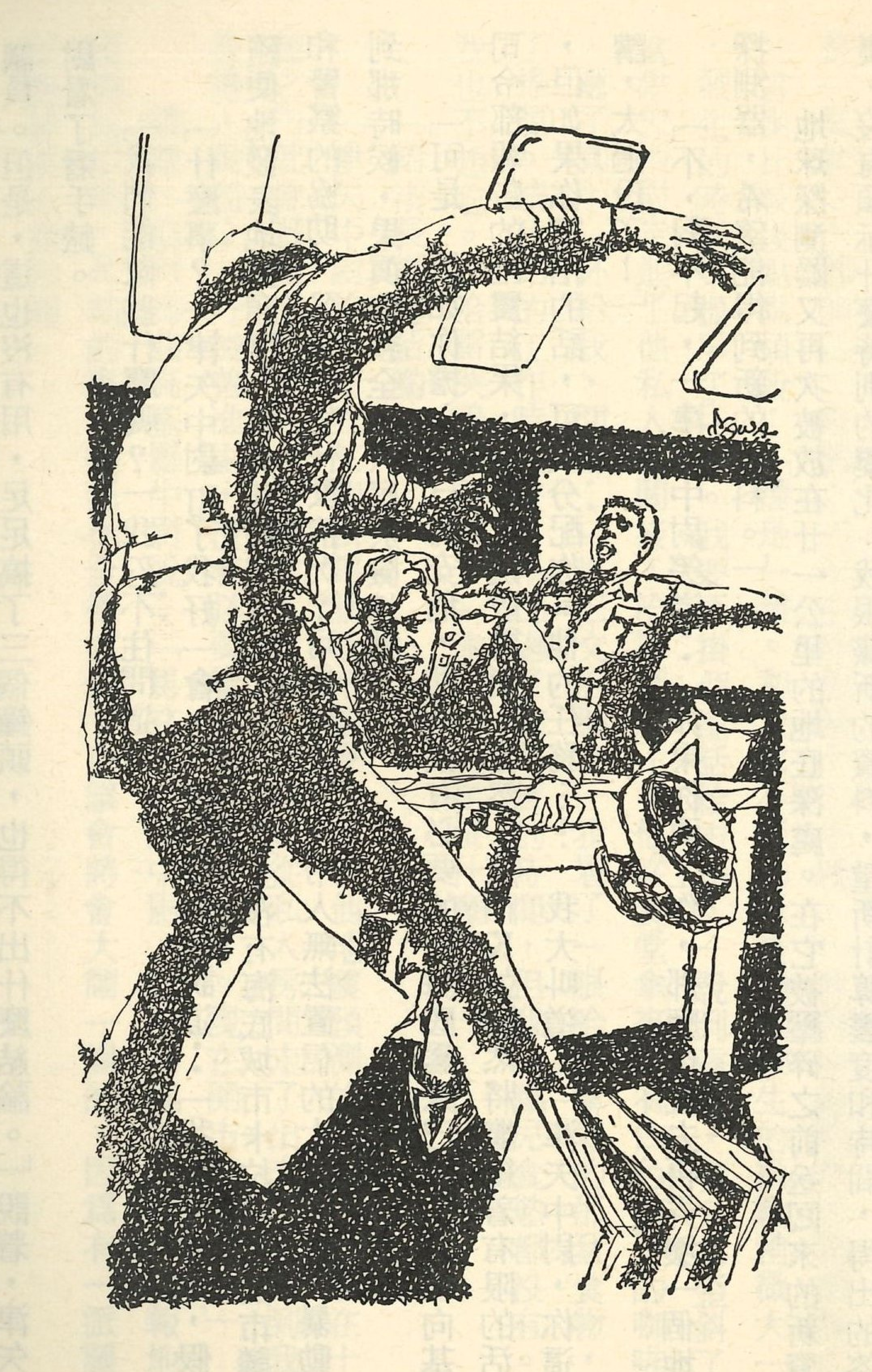
兩小時後我們又補充了新的資料，重新又檢查了一次地震預測計算，不過，結果並沒有什麼不同。

津矢中尉回到K站，雖然鬍子刮得很乾淨，穿着新的制服，但他的臉却好像被霜凍過的乾枯的黃豆一樣，沒有一點生氣。我們誰也不敢出聲，趕快讀各種計算器，檢查微型地震圖表，然後再慢慢地回到桌邊。馬茲高基羅中尉爲了找出預測計算的錯誤，正在進行着逆運算。津矢中尉問道：「有變化嗎？」馬茲高基羅中尉搖了搖頭：「沒有變化。市議會方面怎麼樣？」

「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沒有出席會議！因爲議員們大部份是實業家。依我看，他們似乎是不想發表地震預測，怕引起市內發生大恐慌。不過，大恐慌還是發生了。」

「大恐慌？」馬茲高基羅瞪着我和哈雷問道：「有沒有把地震預測洩露出去？」

津矢中尉說：「不關他們的事。那是以前的地震影響留下來的尾巴。人們不顧一切地拋售股票。今天也是，我去市長那兒時，剛好股票交易所開門，那兒騷亂得簡直像個瘋人院似的。我連電話也沒辦法打給丹梭普氏。其實，爲了預防緊急的情況，是應該確保電話回線的。好不容易，市長在股票交易所停止辦公後，召集了足夠議事數量的



議員。但是，這也沒有用，足足搞了三個鐘頭，也得不出什麼結論。」說着，津矢中尉看了看手錶。

「我們能做些什麼嗎？」我忍不住問道。

「什麼事？」津矢中尉盯了我好一會，然後訓戒似地說道：「我們要考慮，假如隨便地發表地震預測，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假如完全沒有海底城市卡拉喀托的市議會和警察的協助，又會發生什麼情況？可能將會發生令人無法置信的大恐慌和大暴動。到那時候，果眞能救全市人民於險境嗎？」

「可是，假如你擔心自己的安危，那是沒有必要的。海底艦隊已經根據我向基地司令部報告的地震結果，訂出了疏散計劃。當然，這個K站雖然將繼續着有限的活動，但如果你害怕的話，可以分配你其他的任務……」我大叫道：「津矢中尉，你這樣講，太過份了！」

「不，對不起，」津矢中尉笑道：「如果你要工作，那麼你就去再弄壞一個地球探測器，希望能得到新的資料。」

地球探測器又再次被放在廿一公里的地底深處。在它被壓碎之前送回來的新資料裏，沒有顯示什麼特別的變化。我根據新的資料，重新計算震度和時間，得出的答案

是「震度：十加減二，時間：三十小時加減十二小時。」津矢中尉將我的答案和自己的答案比較後點點頭說：「還是一致。和上次不同的只是地震發生的級數稍微大一些，發生的時間又提早了一些。我要再掛個電話給市長。」說到這裏，嘴角都歪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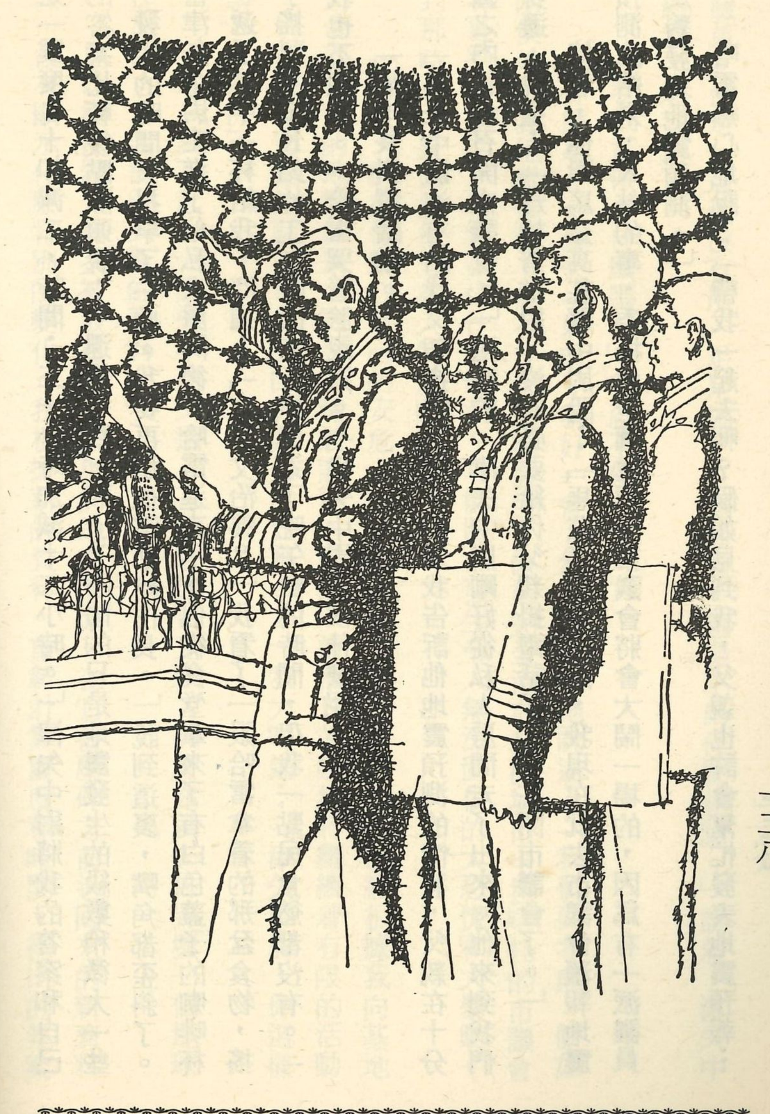
當津矢中尉走進了他私人房間後，哈雷進來了。他從食堂拿來了有白色蓋子的咖啡杯，遞了其中一杯給我，問道：「吃三文治嗎？」我看了一眼哈雷拿着的那盆食物，搖了搖頭。按K站的工作時間表，早已過了吃午飯的時間，但我一點兒食慾都沒有。「我也不想吃。」哈雷哭着臉說道。「津矢中尉在做什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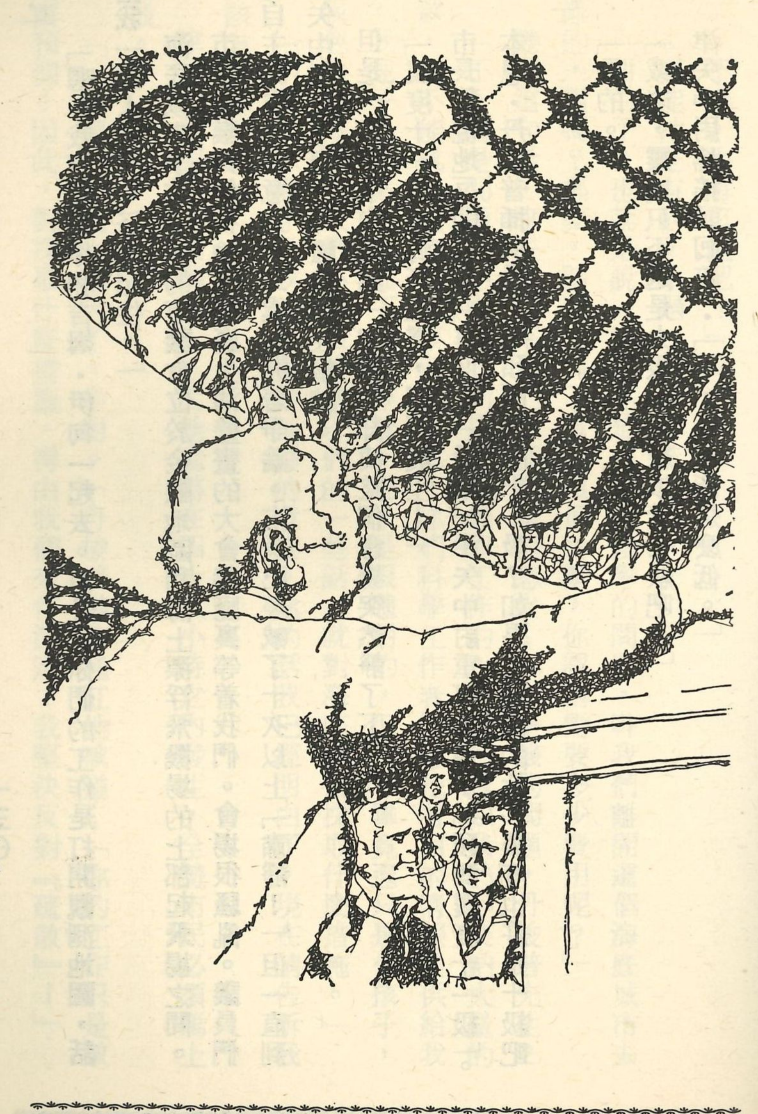
「給市長掛電話喲。」

「津矢中尉沒有給我父親掛電話吧？如果我告訴他地震預測的情報，父親在十分鐘之內就會召開市議會。」這時候，津矢中尉剛好從私人房間走了出來。他來到我們身邊，說道：「丹梭普准尉，沒有必要給你父親掛電話了。現在開市議會了。」

接着，他對馬茲高基羅中尉說：「馬茲高基羅中尉，我現在就去市議會滙報地震預測的結果，K站的事，委托你全權處理。市議會將會大鬧一場的，因爲有一派議員反對發表地震預測。」

哈雷熱心地說：「帶我一起去嗎？假如見到我，父親也許會幫忙發表地震預報：





…」

「嗯，我打算帶你和吉姆．伊甸一起去。但是，你們的工作是打開觀測地圖，話由我一個人來說。好好記住。」

海底城市卡拉喀托的市議會位於金融地區和海上漂浮飛機場的上部起飛場之間。市長和議員們在繪有海底生活壁畫的大會議廳裏等着我們。會場很騷亂。議員們各自主張自己的意見，到處展開着爭論。市長已經喊了十次以上「肅靜！」但一直到津矢中尉登上講台，騷亂還在繼續。

但是，津矢中尉的第一句話，却使整個會場突然靜了下來。

「震度十一級的海底地震，即將發生！」

市長驚慌地反問道：「震度十一級？」津矢中尉重複說道：「預測震度十一級」。

本恩．丹梭普插嘴說：「預測震度十一級？如果是預測的話，震度也許是十級吧？」

「是的。」

「或者，震度只不過是九級、八級或者七級吧？」

津矢中尉搖搖頭回答：「不，不可能那麼低。」

「不過，也有可能吧？」

「可能性是有的。不過，誤差率非常低。」

「明白了。也就是說，中尉你是根據誤差率的問題，叫我們離開這個海底城市去避難的，對嗎？那麼，請問，爲了實行這個計劃，你認爲需要多少費用呢？」

聽到這句話，津矢中尉茶色的眼睛燃燒起怒火：「不是錢的問題，丹梭普先生。」

「不，這是問題。中尉，我們是爲賺錢而工作的。因爲，假如我們不交納大量的稅款，就不能成立社會這個東西。當然，你們科學工作者同意把有用的情報提供給我們。我兒子也作爲你的部下在工作着。兒子是很聰明的，但是，畢竟還只是個孩子，如假包換的孩子。我們不能根據孩子們的一些話，就對海底城市採取什麼措施。」

「中尉，你剛才說我們正處於地震的危險。你的話我已經明白了，現在請告訴我們該怎麼辦吧。」

津矢中尉固執地強調說：「大地震將在四十八小時之內發生，全體市民必須馬上疏散。」

「『必須』？這太過火了，中尉。」丹梭普滿臉通紅地喊道：「你的工作只是做地震預測！因此，對採取什麼措施，得由我們來作決定！我堅決反對『疏散』！」

廣大的會場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津矢中尉從公事包裏取出筆記本，對議員們說着問題的要點：

「我們曾經聽過市當局建築技師們的意見，這是他們的報告。根據技師們的說法，海底城市卡拉喀托的構造最多只能抵抗得住震度九級的地震。假如理想物質薄膜的安全閘門全部都正常，大部份市民的生命就可以保障。但是絕對抵抗不住震度十二級的地震的。正如剛才所說，我們的地震預測是，從現在起將要發生的地震，震度恐怕會達到十一級或者十二級。」

「但是，中尉，我們仍舊堅持原來的主張。海底城市卡拉喀托的市民不可能疏散。」本恩・丹梭普說到這裏，轉向市長說：「市長，請把理由講給中尉聽。」

市長是個臉色很好，身材高大的男子。被丹梭普突然叫起，而大吃一驚。他抹着額上的汗，開始說道：「市當局為了預防萬一，曾組織一批特別的人員，用數年時間研究了疏散的問題。今天早上，我向那些人員詢問有關立刻疏散全體市民的辦法，得到的答覆是『不可能』。全市的人口是七十五萬，即使動員所有可能用的船隻，也不能運走五萬人以上。即使有兩日的充分時間，從設置到陸上和海上的路上疏散出去，最多也只能走十萬人左右，如果加上使用漂浮的飛機場，也許能再多五萬至十萬人。

無論如何，海底城市還將留下五十萬的成人和孩子，不能逃脫海神的蹂躪。」

津矢中尉憤怒地喊道：「為什麼你不在平日就製定一套更好的計劃？你難道從來也沒有考慮過會有像今次這樣的危機到來嗎？」

「中尉，太過火了！」市長紅潤的臉色刹時變成豬肝色，大聲回答。

但是，本恩・丹梭普制止了市長，取而代之，他自己說道：「中尉，這不只是物質的理由，還有心理的問題，大部份的市民縱使能夠疏散，他們也是不願意離開這裏的。這裏是我們自己的家，像這樣以地震預測情報來命令我們撤退，是完全不可以的。」

接着，他轉過頭對市長說：「市長，我們感謝中尉。現在，我提議請中尉回到他在地下的工作室去。」

議員中間又開始議論紛紛。會議已經被本恩・丹梭普把持住，連市長也感到自己受到丹梭普操縱了。

我們毫無辦法，只好沮喪地離開了會場，回到地下的家去。

津矢中尉努力掩飾着自己內心的憤怒，但終於還是掩飾不住。

走出了會議廳，我們向着電梯走去，一邊走，哈雷一邊說道：「津矢中尉，請不要認爲父親很壞……父親是……」

津矢中尉大聲叱責道：「我心中有事！不想聽你解釋！」

「不是解釋。父親是實業家，希望你明白這一點。」

「我明白着呢，你父親是個殺人犯！」津矢中尉不客氣地說。

「但是，對我來說，父親就是父親！」哈雷突然站住，津矢中尉也似乎覺得自己講得太過份了。

「對不起……爲了工作，我的神經似乎緊張過度了。」

津矢中尉的心裏其實是了解我們的。在這裏，排列着巨大的玄武岩柱子，豪華的事務所、住宅、宿舍、樓宇櫛比鱗次，市民在其間穿插往來着。假如我們的地震預測準確，那些市民就會在兩日之內全部死亡。位於海底城市的那些岩盤將會倒塌，樓宇

將會被壓碎，拱形的理想物質薄膜將被撕裂，而五千公尺的水壓將會把整個城市壓成粉末。而在一個禮拜之後，海底城市卡拉喀托化爲烏有的廢墟上，就會成爲蝦蟹和章魚的住所了。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防止這一切。

以本城自己的力量是無法拯救出全體市民的！

「丹梭普准尉！」津矢中尉突然叫道，哈雷停住了脚步。

「丹梭普，請爲我掛一個電話，叫替代我的基地司令官聽，向他報告市議會已經拒絕了我們的提議。告訴他海底艦隊還是採取獨立行動好些。」

「是，中尉！」哈雷說着急步向電話亭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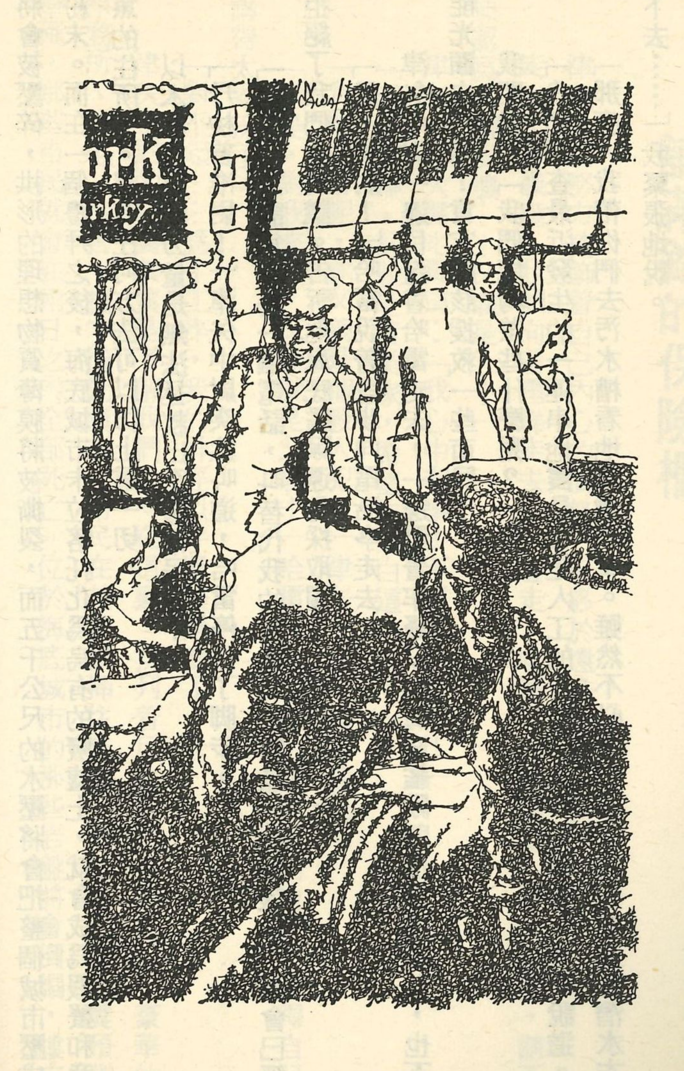
津矢中尉一邊目送着哈雷走去，一邊發着牢騷：「海底艦隊即使能夠疏散，也不能光顧自己啊！肯定應該援救一些市民……」

我問道：「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呢？」

「我們調查最近發生的一連串地震是否是人工的！」津矢中尉信心十足地說道。

「那麼，我帶你們去汚水槽看地底鑽洞車。雖然不必穿過水，但假如穿着潛水衣下去……」我緊張地說。

津矢中尉一邊笑一邊說道：「太冒然了吧。我不打算調查汚水槽，我們去調查你



伯父的事務所。」哈雷一回來，我們三人就馬上向四樓走去。

大家情緒惡劣，誰也沒有開口。在市內工作的人們，却似乎完全感受不到什麼大恐慌。在第七區的街道上，電車仍舊在咯嗒咯嗒地來來往往。在工場和倉庫，工人們還在忙忙碌碌地勞動着。附近的空氣充滿着強烈的海產腥味。我帶着津矢中尉和哈雷走上位於八十八號倉庫之間的那道暗黑樓梯，穿過中廊，來到「伊甸企業」門前。

這時，我倒有點躊躕不前了。

「開門！」津矢中尉下着命令。

我推開門，走進事務所。

基特安·巴古在有點骯髒的桌子上，用一部舊打字機在打着字。他抬起頭來，一看見我，便放下打字機叫道：「吉姆！你來得眞好！」

但是，當他發覺到我不是一個人來的時候，笑容便立卽消失了。那原來和藹可親的臉孔變得生硬起來。他把打字機的膠蓋蓋上，還把打了一半的打字紙收藏起來，然後慢慢地站起來。

我戰戰兢兢地說道：「基特安，這是津矢中尉。」

「很高興認識你，中尉。」基特安很有禮貌地應酬着。

但是，津矢中尉却毫不客氣地說道：「我想見斯圖亞特・伊甸，他在這裏嗎？」

「在，在房間裏。」

「是嗎？」

津矢中尉向着房間走去，但是，基特安・巴古馬上攔住他。

「對不起，斯圖亞特先生正在午睡……」

「給我把他叫起來！」

「那不行，中尉。斯圖亞特身體不好，遵照醫生囑咐，每天這個時間他必須午睡休息。請等一個鐘頭左右好嗎？」基特安有禮貌地說明着。

「你在隱藏着什麼，巴古，讓開點！」

津矢中尉大聲喊道。但是，基特安却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門口，大而黑的臉膛沒有任何表情。

津矢中尉顯得臉色發青，激動得渾身顫抖。有一瞬間，我認爲他們眞會扭打起來呢！不過，津矢中尉很快就抑制住自己的衝動，往後退了一步。

「對不起，巴古。我剛才的態度也許唐突了一些。但是，我是因海底艦隊的事來這裏的。」

「海底艦隊的事？」

基特安的臉上開始有了一些表情。

「是爲着一個重要的調查。巴古，如果斯圖亞特・伊甸眞是在這裏的話，我認爲你還是把他叫起來好些！斯圖亞特・伊甸正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而你也一樣，巴古。根據吉姆准尉的報告，你幹了一些不法行爲，例如，使用地底鑽洞車和擁有禁止民間使用的核彈。」

基特安・巴古微微地點了點頭，慢慢地回過頭來望望我。

「吉姆，你過來！」津矢中尉簡單地說。我點了點頭，對巴古說道：「我要說的和津矢中尉說的一樣，基特安，我也認爲把伯父叫醒好些。」

「好吧，少爺。」基特安嘆了一口氣，回轉身，敲敲綠色的門。

裏面沒有回答。

過了一會兒，基特安扭開鎖把門開了。

我的眼睛馬上往裏一掃。在房間的一角有一個鐵的保險櫃，它旁邊是一張狹小的床，床邊有伯父脫下的皮靴。

伯父一邊支着一隻胳膊從床上坐起，一邊望着我們。睏倦的藍色眼睛似乎還沒有

睡醒。

「吉姆，多想見你！」

見到我，伯父爽朗地笑了。但是，和基特安一樣，當他看見來的不只是我一個人時，笑容頓時消失，臉上木無表情了。

伯父用平靜的聲音問道：「有什麼事嗎？」

「對！」津矢中尉說道：「伊甸准尉，這是你的伯父嗎？」

「是的。」

「那麼，讓我來自我介紹。我是海底艦隊的津矢中尉，是因公事來的。」

津矢中尉環視房間，目光停在保險櫃上，然後說道：

「伊甸先生，海底艦隊懷疑你可能爲了獲得經濟利益在搞人工地震。現在預先告訴你，你講的話也許將來會成爲證供，好，開始講吧。」

「明白了。」

伯父從床上坐起來，佛像似的，一點也沒有害怕。好像他早就預料到會有這麼一天。

接着，他從床上下來，慢慢地走到破舊的桌子後面，坐在椅子上抬頭問中尉：「你想知道些什麼？」

「所有的事。首先，想知道有關地底鑽洞車和使用違禁品氫彈的事。你不能假裝不知，因爲你的助手把氫彈裝在地底鑽洞車裏時，有人目擊了。」

伯父瞄了我一下，然後把目光移向基特安，他點了點頭。

「是嗎？……但那和我沒有關係吧？」

聽見這句話，我大吃一驚。無論在任何場合，伯父從不會像這樣把責任推諉給基特安的。但是，中尉却點點頭說：

「那麼，伊甸先生，問幾個和你直接有關係的問題吧。第一，」他屈着一個指頭說：「你在加爾各答海山附近的海底由於火山爆發而失去潛水車的時候，你究竟在幹什麼？」

「深海海難救助，理所當然是我努力從事的工作，中尉。我們在海底山脈的山谷中發現了沉船，想把它打撈起來。」伯父直截了當地答道。津矢中尉細長的眉毛揚了揚，每一邊動了一下。「我對印度洋的歷史相當了解。在過去二十五年中，在加爾各答海山附近沒有大型船隻沉沒的記錄。」

「那是更遠時代的沉船。」

「明白了。」津矢中尉懷疑地聳了聳肩。「那麼，假如你以深海海難救助作爲事業的話，爲什麼要在海底城市卡拉咯托開設事務所呢？」

「我的工作不只是海難救助。一直以來，一切有關海的事情，我都作爲事業對象來做。」

「股票投機也是嗎？我聽說你由於前幾天的地震，賺了百萬多美元呢。」

「有時候，股票投機也是事業的一種。三十年來，我從事海洋資源的買賣。在加爾各答失去潛水車以後，一直到今天，我總是感覺到股票狂熱，毫無道理地狂升。因此，我想，如果來一次小地震——即使是小小的一次，也準會使股票來個狂瀉的。而這裏遲早都是要發生地震的，所以我就嘗試了。這可以算回答了你的問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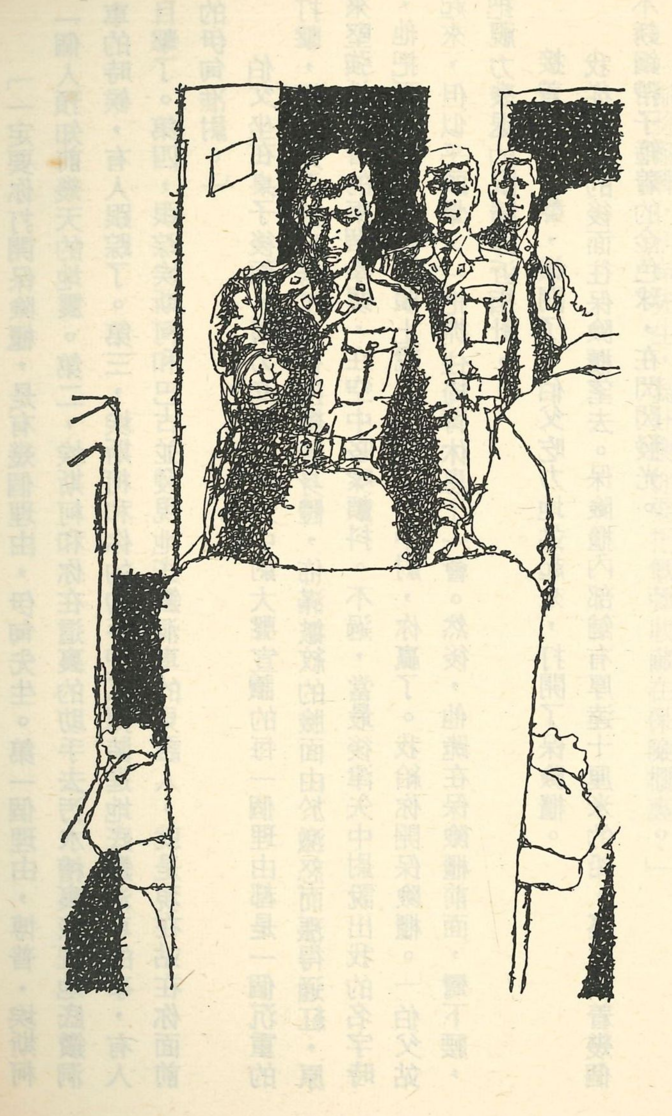
「還有一個問題！那保險櫃裏收藏的是什麼東西？」

「津矢中尉，這個問題越權了呢。我是馬里尼亞的市民，我在這裏也享有法律保護的權利。如果你想看保險櫃裏的東西，就必須準備好搜查令！」

「沒有多餘的時間。」

「那麼，你就沒有權力打開它了！」

伯父堅持不開。但是，津矢中尉也不肯罷休。



「一定要你打開保險櫃，是有幾個理由，伊甸先生。第一個理由，博普．埃斯柯一個人預知前幾天的地震。第二，埃斯柯和你在這裏的助手去污水槽裏藏匿地底鑽洞車的時候，有人跟踪了。第三，埃斯柯和你的助手把氫彈裝進地底鑽洞車的事，有人目擊了。第四，跟踪埃斯柯和巴古並發現地底鑽洞車的見證人，就是現在站在你面前的伊甸准尉。」

伯父坐在桌子後面，精力交瘁。津矢中尉大聲宣讀的每一個理由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把他完全給打垮了。他捲縮着身體，佈滿皺紋的臉面由於激怒而漲得通紅，原來堅強地握着的兩個拳頭，在空中哆嗦顫抖。不過，當最後津矢中尉說出我的名字時，他把兩隻手平放在膝頭上說：「夠了，中尉，你贏了。我給你開保險櫃。」伯父站起來，但似乎頭暈，一把抓住椅背休息了一會。然後，他跪在保險櫃前面，彎下腰，把視力衰退的眼睛靠近指針。

接着卡嗒一聲，鎖開了。伯父吃力地站起來，打開了保險櫃。

我從中尉的後面往保險櫃望去。保險櫃內部鋪有厚達十厘米的鉛，裏面放着幾個不銹鋼帶子箍着的金色球，在閃閃發光。

「氫彈！」

津矢中尉勝利地自豪地喊叫起來，但旋卽滿面怒火地對伯父說：

「請你解釋，伊甸先生，爲什麼你要把氫彈收藏在保險櫃裏？」

津矢中尉關上鋪滿鉛的保險櫃。然後，像害怕氫彈的放射能似的，往後退了一步。他的臉上浮起了擔心、恐懼、悲傷等等表情混雜在一起的勝利感。

「嗯，伊甸先生，你準備怎樣解釋？」

「我……我……」伯父結結巴巴地說。他蹣跚地從保險櫃走向床邊，不斷地搖着頭，精疲力盡地靠在混凝土的牆壁上。

「那是氫彈喲！」津矢中尉喊道。

「民間是不能擁有的你一定是從海底艦隊偷來的。即使在海底城卡拉喀托，禁止民間製造和使用核爆炸物的國際法也是適用的。你不能否定這一點。」

「不否定。」伯父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嘟嚷着。

津矢中尉咄咄逼人地指着伯父說：

「我認爲你用氫彈搞人工地震，這一點你否認嗎？」

伯父痛苦地點點頭。

津矢中尉却害怕起來，他瞅了我一眼後，再次望着伯父。半信半疑地問道：

「你承認嗎？你承認因爲搞人工地震而導致傷亡和破壞這些罪惡嗎？」

「死亡？沒有一個人死亡……」

說到這裏，伯父長嘆一聲。被海風吹成黑紅色的臉變得很蒼白。

突然，伯父像被誰毆打了似的，倒在床上。他橫臥着的頭伸出床外，痛苦地喘着氣。

「伯父！」

我大叫一聲，跑到他跟前，基特安也跳過來救助伯父。

但是，中尉却企圖制止我們。

「不要理他！他是個罪犯！」

「但是，他是病人。」基特安溫和地抗議着。

「他需要救治。如果你把我拉開，你就等於是謀殺了他！」

「我當然會負起這個責任。他是我要逮捕的嫌疑犯。」

津矢中尉向着橫臥在床上，已經陷入昏迷的伯父裝模作樣地說着：「斯圖亞特·伊甸，我憑着海底艦隊軍官的權，根據禁止非法製造和使用令，逮捕你！」

不知道伯父有沒有聽到這些話，但，基特安是應該聽到的。不過，他沒有提出什麼抗議。

他只是靠近床邊，迅速地把枕頭放在伯父的頭下，把伯父的脚扶直，靜靜地給他蓋上毛毯，在耳邊小聲地說着：

「不要緊的，斯圖亞特，我現在給你打針。」

津矢中尉喊道：「什麼也不要做！他是嫌疑犯！」

基特安站起來，走向津矢中尉，樣子很嚇人。基特安這種發怒的臉，我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其實是一個少有的相當冷靜的男子，幸好津矢中尉當時臉對着我，沒有看到。

基特安像古代非洲的巨人戰士那樣叉開雙脚挺立，他的眼睛充滿幽黑，像那不可思議的海洋一樣深奧。他小聲但很堅定地說道：

「斯圖亞特·伊甸有心臟病，中尉，我要給他打針，如果你想制止，除非先殺了我！」

在津矢中尉聽着伯父痛苦喘息的那一段時間，基特安已經從桌子上拿出小型的皮下注射器，捲起伯父的袖子。

「好吧，給他注射吧。」

說完，津矢中尉看了我一眼，就在這時候，注射已經開始。基特安的黑手指把小小的注射針扎進伯父瘦弱的手腕，靜靜地把針筒按下去，然後，把針拔起，拭去浮滴出來的血。

等注射顯出效果，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我們大家圍着床邊站立，照料着躺在毛毯底下喘息的伯父，基特安跪着，小聲地給伯父說着什麼。伯父憔悴的臉上沒有血色，臉上給汗水濕透。

「留伊甸一條活命吧，我還有很多事想知道。為着個人的利益，而用偷來的氫彈搞人工地震……等等罪狀，很難想像！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發明家犯這樣的罪！救活他，巴古！」

望了一眼激動的中尉，基特安溫和地答道：「當然啦。」

跟着，他站起來補充說道：「還需要休息兩三分鐘。不過，已經沒有危險了。斯圖亞特醒來時，怎麼說都是一件樂事。」

「事到如今，欺騙是不行的。」津矢中尉大聲說。

不過，我還是不相信伯父是罪犯。斯圖亞特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少年時代就有



的對伯父崇敬心情，至今未變。我說道：「津矢中尉，請給伯父機會！你不了解伯父，伯父不是如中尉你剛才說的那樣的罪犯。假如是你想像的那樣，必然另有苦衷，應該聽聽他的解釋才對。相信我伯父可以說明的。另一方面，請不要把他當犯罪者來叱責，伯父醒過來時，請給他時間說明！」津矢中尉目不轉睛地盯着我。他的臉孔已經十分疲乏了。這一點也不奇怪，這幾天，津矢中尉只是在K站的床上迷迷糊糊地躺着，沒有正經睡過覺。他的精力交瘁，他超過我所能想像的不斷地思考着伯父的問題。

津矢中尉用單調的聲音說道：

「伊甸准尉，你給親情絆住了。我曾經尊敬地說過他是偉大的人物，但現在看來是言過其實了。」我無話可說，但是，基特安却說起來了：

「但是，那是……」他還沒有說完，意外已經發生了。

脚底下突然搖搖晃晃地動起來。我一邊抓住椅子，一邊看其他的人。每一個人都露出了恐懼之色。接着，所有的人都東倒西歪地蹣跚起來。

這不是錯覺，從位於海底城下的岩層深處，傳來了隆隆的響聲。聲音好像巨人的低音歌手發出來的。大保險櫃向着我慢慢滑來，震動越來越厲害，一直震到我的脚掌心。墨水瓶開始在伯父破舊的桌子上跳動，接着頭朝下地落在地板上，青黑色的墨水

濺着我的紅褲子。哈雷開始跺腳，但是却失去了平衡，跌倒在地上。

「地震！」我叫道。「比預定的時間早來了！」

強烈的地震把昏睡的伯父驚醒了，他又再次從鬼門關回來了。他一邊支起一隻胳膊撐起身子，一邊小聲地說着：「地震。基特安……」基特安看着伯父，點了點頭。

「斯圖亞特，完全和預料的一樣，我們還是外出去避一避吧！」

「等等！」津矢中尉依然抓住桌子不放，說道：「你們說什麼？」

「這座建築物抵抗不住地震！如果你不想被活埋的話，出去避一避好些，中尉。」基特安冷淡地說道。

我們脚下的地板，瘋狂地震動。地震沒有想像的那樣大。我想震度充其量是三到五級左右。不過，不能因此就處之泰然，我們預測的地震度十級至十二級……

牆上緊急播送用的喇叭咕咕地響起來：

「全體市民！全體市民！現在發佈地震警報！全市的耐震裝置開始工作。全市的安全閘門已經放下。全市戒嚴。全市的公共交通除公用以外一律禁止使用。」留下喘氣似的聲音，喇叭沉默了。

「聽到剛才的播音嗎？中尉。我們出去避一避吧。」基特安催促着。但是，外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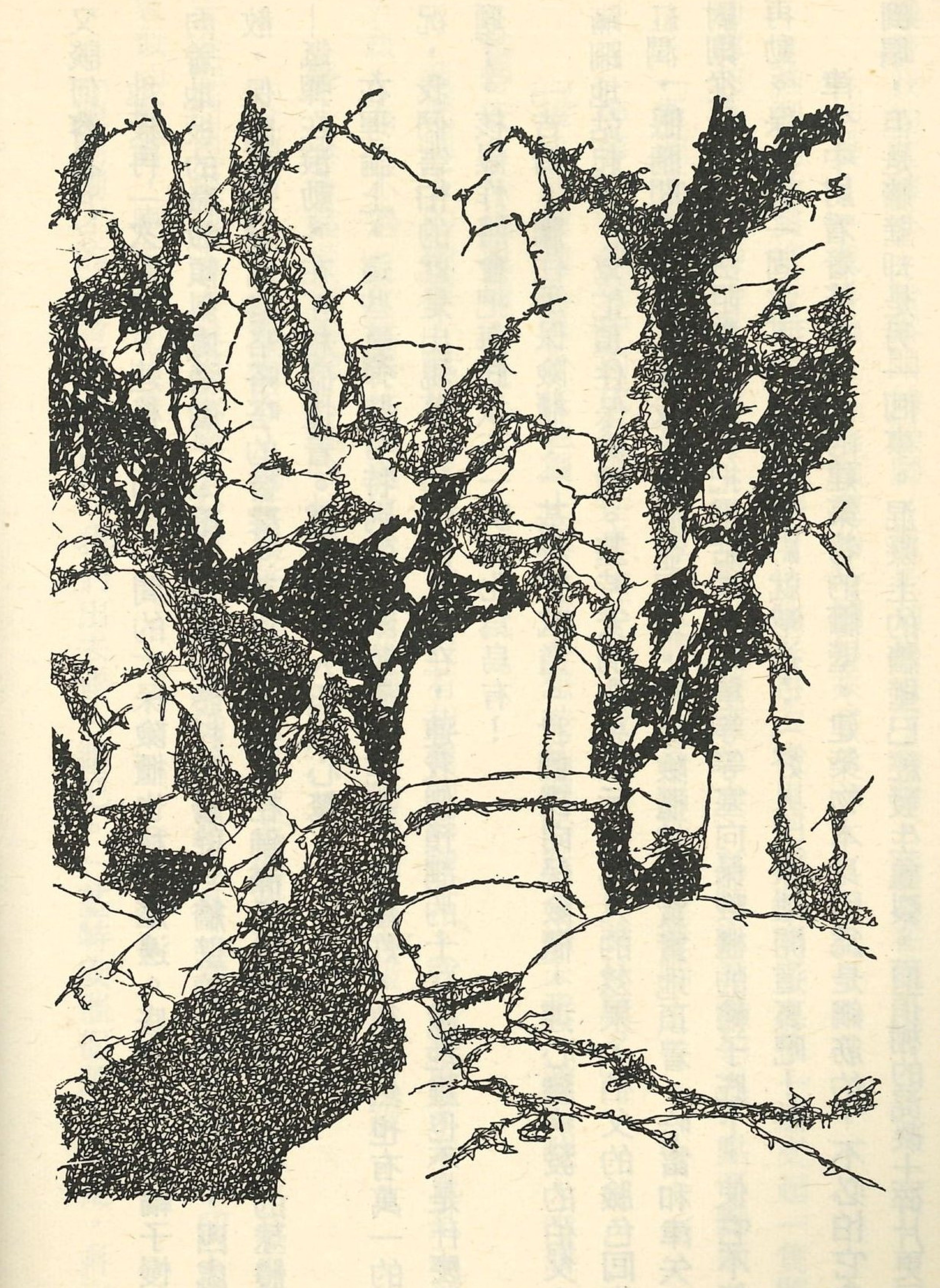
又談何容易。

地板再一次動搖，連移動到房中間的大保險櫃也移回牆邊。底下的四隻輪子慢慢向着地板的微微傾斜處滑動，笨重的鋼鐵巨體打着牆壁。牆壁的石膏泥粉碎，四處飛散，保險櫃中發出咯咯嗒嗒的響聲。可以想像到，在鋪滿鉛的櫃裏頭，金色的球體——氫彈在滾動，在互相碰撞着。這聲音使人胆戰心驚。

在理論上，這些氫彈裝有特別的保險裝置，絕對不會爆炸，但當然也有萬一的情況，我們害怕的就是出現萬一的情況。現在，連我們預測的十二級地震也不是什麼問題了。核爆炸將會把海底城在一瞬間化爲烏有！

「吉姆，攔住那保險櫃！」基特安喊道。我們撲向保險櫃，連心臟病發的伯父也蹣跚地站起來，幫忙頂住保險櫃。基特安的注射顯示出驚人的效果，伯父的臉色回復紅潤，眼睛閃閃生輝，和我一起肩並肩地，把保險櫃結結實實地頂着。哈雷和津矢中尉則從另一面設法阻攔，他們把電話本、床單等等塞向保險櫃的輪子底下，使它不能再動。保險櫃一固定下來，津矢中尉就喊道：「好，大家離開這裏吧！」

津矢中尉看着搖搖欲倒的建築物的牆壁。建築物本身因爲是鋼筋的，不必怕它會倒塌，但是牆壁却是另一回事。混凝土的牆壁已經發生龜裂，而頂棚的混凝土碎片更已





落到我們頭上了。

情況和基特安說的完全一樣，卽使海底城本身安全，呆在這房間裏也是危險的。

壁上的喇叭再次嚷叫起來。

「全體市民注意！全體市民注意！現在傳達市長的通告。現在沒有危險，完全沒有危險了。全市的抗震裝置在有效地工作，估計沒有人因地震而傷亡，也沒有什麼裝備受損。地震警報不久將可以解除。再重複一次，完全沒有危險！」

我們好不容易通過走廊，走下樓梯，走到向街的出口處。街上、搜索避難所、守着自己家和財產左來右往的人們，亂七八糟地擠着。不過，沒有人因地震受害。

津矢中尉祈禱似地嘟噥着：「假如地震就此結束……」

但是，伯父聲音清晰地說道：「這種地震，後面還有七次。」

「七次？」津矢中尉臉孔僵硬地瞪着伯父。「你果然……。」

話沒有說完，給又一次的震動打斷了。古老的建築物由於地震，不僅僅是內部的牆壁，連外側也損壞了。撞破出入處的上部，石灰石的房簷突然倒塌下來。「躲開，吉姆！」基特安像被鞭子抽打似的叫起來，我連忙躲開，但來不及了。石灰石的房簷落在我和津矢中尉以及哈雷三人身上。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少時間，我突然醒來，

我的旁邊是津矢中尉。脚被壓在倒塌的房簷底下，不能動彈，他在發狂似的叫喊着：「那些傢伙逃走了。那些殺人犯！叛徒！」原來基特安和伯父已趁着混亂，施施然地溜走了。

我挪開塌下的房簷，開始營救津矢中尉和哈雷。還好，三個人都沒有受傷。津矢中尉一把抓住剛好路過的警官，拜託他們逮捕伯父和基特安。但是，不知來龍去脈的警官似乎沒有辦法將保險櫃中的氫彈和人工地震的故事聯系起來，覺得這種講法太過荒誕不經，以爲海底艦隊的軍官大概是被地震搞得顛三倒四地順嘴說些可笑的事。

「沒有危險了，請保持鎮定！」就這樣，警官重複着地震警報播放的語言。津矢中尉轉過微微生氣的臉孔，對我喊道：「伊甸准尉，你至今還打算庇護伯父嗎？他逃走了，因爲我有他犯罪的證據。」

我無話可說。

地底基地的入侵者

海底城沒有被地震摧毀。不久，地震結束，這一帶又恢復平靜了。我們召喚從海底艦隊基地出來的一隊潛水兵，拜託他們收拾大保險櫃裏的氫彈，而我們爲了調查剛才的地震記錄，急急忙忙地趕回K站。

「震度四級。我們的地震預測這麼反常，眞是奇怪！」津矢中尉揚起眉毛說道。馬茲高基羅中尉因爲睡眠不足，眼睛佈滿了紅絲。這一點也不奇怪，我們出去後，只有他一個人留守在K站。「津矢中尉，我們的預測錯了呢！」

「不應該這麼蠢的！再把地球探測器放到地底深處看吧。務必在三十分鐘之內完成。然後，檢查觀測機械，從頭再做一次預測計算。新的資料是很必要的。剛才的地震不是我們預測的東西！」津矢中尉大聲的說道。無論怎樣的疲勞，我都必須幫助津矢中尉。我們不知道接下去會有甚麼事情發生。如果剛才的地震是人工的話，那我們預測的震度十二級的大地震屆時將會發生。如果那樣的話，睡眠不足將不是甚麼煩惱，我們將會永遠長眠在海底了。

我們分析地球探測器的資料時，海底艦隊的潛水兵走了進來。指揮官大尉把腳後跟一碰，行了個立正禮，鄭重地說道：「津矢中尉，我們把你們發現的核彈運來這裏收藏，這是基地司令官的命令。」

「在這裏？」津矢中尉勃然大怒，尖聲叫道：「這樣的東西，請帶回去！我們爲地震觀測已竭盡全力，不能再看守核彈或什麼的了！」

「很對不起，中尉，這是司令官的命令。你們說，在地震持續的這個時間裏，市內還有哪一處地方可以放置核彈呢？」大尉態度很強硬，而且潛水兵已經七手八腳地把沉重的金色球體運進倉庫裏。如果冷靜考慮一下，大尉的話是對的。至少，K站被海底下的堅固岩層所保護，而在被拱形屋圍成的市內，不只是強烈的震動，卽使洪水也可以把它沖垮，如果在那裏放置核彈的話，無論如何都是危險的。

我們繼續工作，等最後的潛水兵拿着可怕的東西進來時，他的後面出現一個穿黑神袍的男子身影。

我站起來叫道：「泰鐸神父！」

「啊呀，吉姆，你好。中尉，請允許我不按規矩突然到訪。」

津矢中尉從安放預測儀器的桌子旁邊的椅子上站起來，握住泰鐸神父的手：

「如果是你，非常歡迎。你看過我們的地震預測吧？」

「知道了。你預測到十二級的地震，但發生的是四級。因此，你懷疑這震度四級的地震到底是否自己預測的地震？對嗎？我認爲你的想法正確。因此，如果不妨礙的話，我願意幫你再檢查……」

「那眞是太難得了，再一次拜託。」津矢中尉答道。兩個中尉、泰鐸神父、哈雷，加上我共五個人——開始進行各種各樣的地震預測計算。

計算並不太困難，因爲大家在開始前就已經知道了答案。

泰鐸神父首先算完，放下鉛筆。接着，津矢中尉抬頭說：

「震度十級。」

「震度十一級。」哈雷說道。

「有些少出入，但有一點是一致的，不是嗎？那就是在未來的十二小時至二十四小時之內，會再次發生大地震。」

「這件事說明剛才發生的地震不是我們所預測的東西。我還認爲這是人工地震——大半是斯圖亞特·伊甸和他的助手們搞起的。」

津矢中尉點頭。

馬茲高基羅中尉也點頭。

哈雷看了我一眼，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我也這樣想。」

然後，輪到我……

我不知該怎麼說好。

但是，沒有說話的必要了。這時候，沒有任何預告的地震又發生了。

比上一回稍弱，地震計勉強顯示出震度。但是，這大概是地點的問題，因爲K站位於堅固的岩層之中。市內的建築會因爲地震震動的增幅而更加動搖是毫無疑問的。

總之，在一瞬之間，周圍的岩石發出令人可怕的聲音，搖晃得使人站立不住。津矢中尉回復鎮定地說道：「那些瘋人，還準備搖撼海底城幾次呢？泰鐸神父！我要去市議會建議立刻疏散！你和我一起去嗎？」

「很樂意。」泰鐸神父點頭。又留下眼睛熬得通紅的馬茲高基羅中尉單獨負起觀測基地的責任了。津矢中尉、泰鐸神父、哈雷連我共四個人，急步走向市議事堂。這次，海底城的街道上，充滿了險惡的空氣。雖然看不到什麼了不起的災害，但人們的臉上已經沒有了慣常的鎮定和溫柔。

人們慌成一團，一羣羣地，都成了暴徒似地阻攔去路，逼得我們要繞幾次路。只

有一半以下的議員集合在議事堂會議場。這小半議員大概是來向市民做出勇敢的姿態的，而大半的議員却已私自去疏散了。就是留在這裏的議員也不再保持鎮定，他們輪流叫嚷，互相扭打，簡直像是一羣野貓。

本恩．丹梭普走上主席台大嚷：「你是市長喲！怎麼不出聲！海底艦隊的人來講了什麼，你不是一點也聽不到吧！」

在繪有深海生活的美麗壁畫下面，市長紅潤的臉上流出了汗，他用蚊子嗚叫一樣的聲音說道：

「各位，各位！我們面臨危機，肅靜……」議員之間的辯論一點也沒有靜下來。

泰鐸神父橫衝直闖地走上主席台。他從地上拾起市長的木槌，向市長行了一個禮後，敲敲旁邊的鋼筋水泥牆壁，用溫和而又悅耳的聲音說道：「肅靜！」

眞是不可思議，騷亂驟然停止。

議員們都閉了口，一齊看着泰鐸神父。泰鐸神父深深行了一個禮，溫和地說道：

「津矢中尉有些話想對大家說，怎麼樣？請大家保持肅靜。」

津矢中尉不必大聲說話，短短的幾句話就把眼前的狀況交代了。

「我們雖然不知道人工地震什麼時候發生，但至少還會發生六次。而且，不要忘



記，我們預測的十級至十二級的地震還沒有到來。這地震如果發生，那麼，海底城卡拉喀托也就完了。」津矢中尉一走下講壇，泰鐸神父再次向市長行了一個禮後，對議員們說：「那麼，全體議員，在這裏，我們目前能夠做的只有一件事。這就是投票決定要不要把能疏散的人立刻從海底城卡拉喀托疏散出去。贊成的，請舉手。」

簡直像是施了催眠術一樣，大多數的議員都舉起了手，市長也舉了手。哈雷和我也把手高舉起，雖然我們兩人並沒有投票權！

但是，一個粗暴的聲音打破了催眠術。

「等等！」

那是本恩．丹梭普。

「泰鐸神父，這裏不是你的地方！請少管閒事！」

「對不起，但是，我認為有投票議決的必要。」

「投票議決？那不要緊，請吧。下一步請決定放棄海底城卡拉喀托！今後五十年間，這座海底城將會一錢不值，因為所有的資本家都害怕了。他們一考慮到『那是市民都跑走了的海底城』，就會買起其他海底城的股票了。」

「請住手吧，泰鐸神父。無論是誰，都不應該使我傾注到海底城卡拉喀托的投資落空！」

「大家請繼續投票！請，但是，我會記得贊成疏散的人們是和我作對的！」

利時間，議場靜下來了。不過，因為沒有別的意見泰鐸神父溫和地說：

「贊成疏散的，請舉手。」

兩隻手舉起來了，又一隻舉上來了。

不久，一隻手放下來，接着，又有一隻手放了下來，最後一隻也看不見了。

最後，贊成疏散的議員一個也沒有了。

泰鐸神父嘆了一口氣。他悄悄地把槌子放在市長面前，行了一個禮，說道：

「願神庇祐你們的靈魂……」

第三次地震在我們回到基地附近時發生。

泰鐸神父一隻手抓住人行道的欄杆，一隻手握住津矢中尉的手小聲說道：「震度四級。」

津矢中尉神經質地叫起來：「震度四級，總是四級，那些傢伙該不是想把我們殺死吧！」

「鎮靜一點，中尉。」泰鐸神父勸着說，他把手從欄杆上移開，停住了腳步看着

前方。

「沒什麼問題了，我告辭了。」

「你到哪裏去？」

「我坐潛水車去查震源。現在我能做的只是測定地震。當然，我也考慮利用潛水車把人們疏散一部份。但是，我的潛水車不能輸送多量的人，否則的話可能會適得其反，把人們往危險裏送。」

「我明白。」津矢中尉站起來說道。

「丹梭普淮尉，你坐潛水車送神父先生去。那麼，再見，神父。」

「再見。」泰鐸神父握過津矢中尉的手，走來和我握手說道：「要全心全意。」

這是在今天特別的場合裏有着深刻意義的一句話。「全心全意」，我一邊走一邊在心裏叨念着。

靠近基地正門的時候，津矢中尉一把抓住我的肩膀說道：「看那邊！」

我隔着展望窗，舉目瞭望海底軍港。那裏，停泊着數不清那麼多的潛水艦，還可以看到巡航中接到無線電訊和音波通訊，而陸陸續續回返的艦艇。這不關市長和議會的投票，這是海底艦隊決定派出全隊艦船，獨力進行救助市民的活動。

不過，已經來不及了。我想起了市長的發言。即使海底城卡拉喀托全部機能總動員配合拯救的話，大地震來的時候，還將會留下五十萬以上的市民。

不過，即使無法救出全部的市民，但想辦法救出盡可能多的生命，却是海底艦隊的使命。

敷蓋着理想物質的魚雷型船體發出藍白色的光澤，向着海底軍港駛去的艦隊，是多麼悲壯而又美麗啊！

我們就將永遠也見不到他們了。我們一邊在心裏祝願海底艦隊的活動，一邊走回K站準備繼續搞我們的地震預測工作。

從緊急播送的喇叭，放出喧鬧嘈雜的舞蹈音樂。這是市議會爲了粉飾太平，排遣市民們的不安而播送的。津矢中尉皺着眉頭關掉喇叭的開關。

我們重複計算了又計算，也不知已計算了多少次了。答案仍然相同。只是，地震發生的預定時間隨着時間的流逝，一點點地迫近來了。

由於幾次的地震，我們的觀測機械已經受到損害。不管是哪一種記錄岩層微妙震動的精密機械，被震度四級的地震搖撼的話，也會壞掉的。哈利士軍曹召集了專門技術人員，合作調整觀測機械。

「怎麼樣，哈利士？全部修好了嗎？」津矢中尉急不及待地問道。

「全部檢查過了……不過沒有把握。請試試看吧。」哈利士軍曹一邊搔着頭一邊回答。

「好。」津矢中尉靠近袖珍地震計的圖表，仔細窺視着，突然喊道：

「蠢材！你把這個機械搞得更混亂了。這是什麼？這是……」

說完，又看了好一陣震動記錄圖表，招呼我們：「馬茲高基羅、伊甸，到這裏來看！」

我和馬茲高基羅連忙走過去，仔細觀察。圖表顯示反常的震動，岩層的震動太過強烈，但却是規則的，看起來就像是什麼強力的機械震動，至少，地震不應該有這樣的震動，還有那震源，爲什麼竟是在比K站高的地方呢？

馬茲高基羅中尉茫茫然喊道：

「機械不管用了。哈利士，快來調整，你把機械弄壞了！」

「等會好好看看震源有沒有改變位置！」津矢中尉說道。

我們繼續目不轉睛地觀測着。

眞的，反常的震源不固定在一個地方。它以緩慢但却是明顯的速度變動着。它逐漸提高，向着K站迫近。

「不可置信！津矢中尉，你準備在這裏接待那可愛的小地震嗎？」馬茲高基羅中尉說道。

「不，我清楚這傢伙的原形，馬茲高基羅。這是地底鑽洞車！從地中旅行回來了！現在，它就在海底城卡拉喀托的下面！」津矢中尉充滿自信地說道。

有幾分鐘，我們一直站在那個地方，凝視着圖表，這就像是神話，人類製造的交通工具竟能穿鑿堅固的岩層，在地底自由航行，簡直不可置信。

但是，現在，我不能不相信了。我們除了根據觀測機械來說明問題外，別無他法。這個地底鑽孔車，大概是我的伯父斯圖亞特．伊甸和我的好朋友博普．埃斯柯等乘坐着的，肯定不會錯！

門開了，哈雷走進觀測室，臉色鐵青，無精打彩的說道：「准尉丹梭普回來了！」

「好，辛苦了。」津矢中尉看了一眼哈雷，發覺到不尋常。哈雷的眼睛大瞪着，好像就要從臉上跳出來似的，他凝視着隔着我們頭頂的玄武岩壁。

「哈雷，你做什麼？」

「岩……岩石……」哈雷指着石壁結結巴巴地說。

我們連忙回頭看。這時候，袖珍地震計的針向左右大擺，記錄着大到超過圖表限量的大震動。

岩層出現大的裂縫，從那裏，水成爲瀑布流了下來。

地震嗎？不，不是地震。這是比地震遠爲奇妙的東西！從震動強烈的裂縫中，響起了高速引擎的聲音，接着，出現刺眼的理想物質薄膜的尖端、圓錐形的掘削鑽頭。

岩石搖動着，岩壁倒塌之處出現一個大窟窿。從窟窿裏，地底鑽洞車的長方形車體，顫動顛簸着侵入觀測所來了。它就是我在排水處理區的污水槽中見到的地底鑽洞車。

地震博士

大概是個子矮小吧，津矢中尉動作十分敏捷。他在我們還沒有從衝激中恢復知覺之前，就已經拔出手搶倒退幾步。

「大家退後，讓開點！」地底鑽洞車顫動着巨大的車體，鑽進地震預測室二公尺左右，它拉裂了牆上的地圖，弄壞全部的擱板，壓碎桌子。不久，掘削鑽頭的旋轉慢慢減弱，逐漸停止。背後，像是潛水車展望塔的物體不聲不響地伸了出來，有一隻手從艙口伸了出來，但碰着岩石的碎片，只伸了一半又縮回去了，試了二三回後，岩石碎片漸漸落下去了，出現了一個大口。

從那裏，搖搖晃晃走出來的是博普．埃斯柯。「站住！」津矢中尉握着槍說道。

「埃斯柯，不准動！」

博普似乎並沒有發覺中尉握着槍，一副昏眩的樣子。雖然是從車內踏着梯子走下來，但却是搖搖晃晃地好像是跌着下來似的。他錯誤地抓住車身的理想物質薄膜，突然發出一聲慘叫，連忙縮手。原來原子能鑽頭由於切削堅固的岩層產生摩擦熱，車體

熱到出烟的程度。熨傷的痛楚使博普恢復了意識，博普一邊用另一隻手包裹自己被熨傷的手，一邊對津矢中尉說道：「實在抱歉，我們把K站搞得亂七八糟……」

「你早做了更糟糕的事了，埃斯柯！」津矢中尉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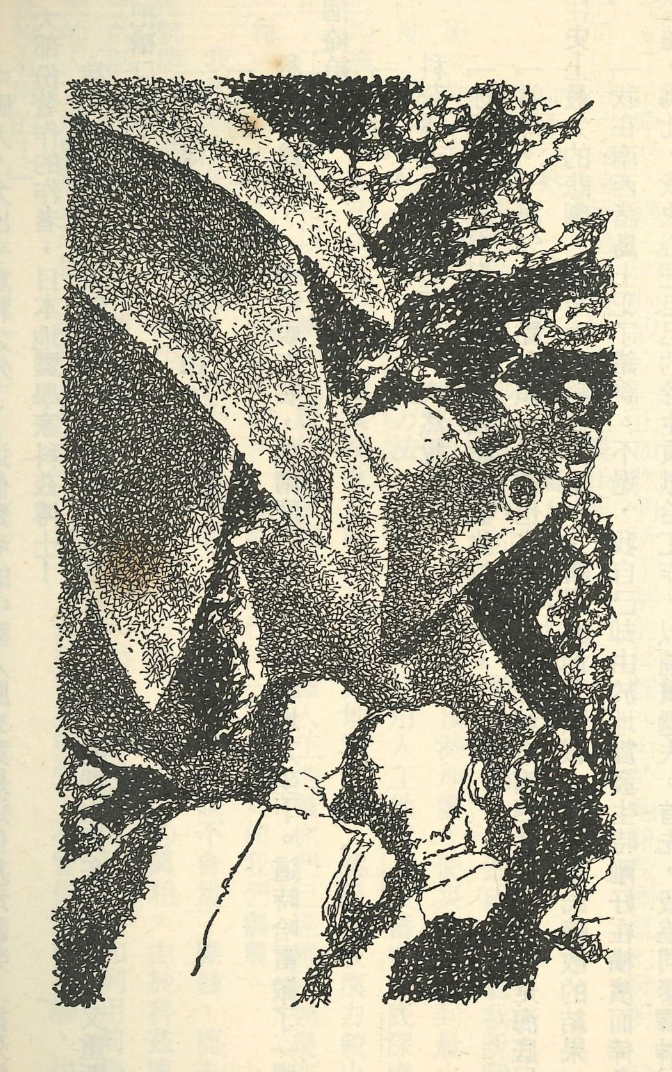
「我……」博普詞語困窘，接着像是清醒過來似地說道：「可以讓地底鑽洞車裏的其他乘客出來嗎？」

「其他的乘客？」津矢中尉揚起眉毛，馬上說道：「那當然。」這一次，博普快樂地乘上梯子，向着船艙中喊叫起來。

最先出來的是伯父斯圖亞特·伊甸，他臉色憔悴，渾身是汗，但似乎比上次分別時健康一些。

「吉姆！」伯父大聲說着走了出來，見到握着槍的津矢中尉後就趕緊閉上口。跟在伯父後面的是基特安·巴古。他站在船艙對着我們笑。接着，他把手伸進船裏，拉出最後一位乘客。

他就是那個和博普一起的衰老的中國人，一見到他，站在我旁邊的津矢中尉連忙把手槍的槍口垂向地上，像斷了氣似地叫道：「科茲博士！」「博士，你來這裏做什麼？」



中國人？太出乎意料之外了！這個衰老的中國人原來竟是這個基地書架上排列的大部份著作的作者，日本地震學家科茲博士！

當津矢中尉覺察到自己向來尊敬的地震學家是和逃亡的罪犯混在一起時，又重新把槍口對準。

「科茲博士，請解釋理由。」

「好的。」

科茲一邊說，一邊環視左右，他精疲力盡地想找個地方坐下。這時哈雷搬了一張摺椅給他。

「多謝。」

科茲博士微笑地坐下來，突然說道：

「你應該還記得海底城市南西諸島發生的事的。」

「當然。」津矢中尉點點頭。我們也點點頭。海底城市南西諸島的慘事是海底居住史上最大的悲劇。這是由於科茲博士作了錯誤的地震預報，勸阻市民疏散的結果。

「我在南西諸島上犯了錯誤。不過，我自己却由於地震發生時剛好在橫濱而倖免於難。爲此，我決心把自己的餘生貢獻給工作，以補償過失。首先，我協同泰鐸神父，發明了地球探測器，然後，設計了這個地底鑽洞車。」科茲博士用手敲着熱度已經冷却了的車身，進一步地說：「正如你們所了解的那樣。由於地球探測器的發明，我們可以得到遠遠超過以前的正確地震預報。」

「並不全然。」我忍不住插嘴說道，科茲博士微笑了。

「你們的預測發生混亂，那是有原因的。吉姆，那是我們一手造成的。聽我說吧，研究地震光靠地震預測是不夠的。因此，我不只是要預測地震，使災害減少到最小限度，而且決心研究防止地震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利用人工地震。積蓄在地底深處的地震能量假如在可以預見大地震徵兆之時，在爆發大地震之前，搞幾次破壞力較小的人工地震，就可以把危險的地震能量散發出去。這種人工地震你們已經體驗過幾次，每一次都是我們四個人搞起來的。」這些話比任何一次地震更使我們震驚。

我衝着津矢中尉喊道：「我不是說過嗎？我不是說伯父應該不會爲了賺錢，而去做骯髒的事嗎！」津矢中尉也不示弱：「等等，吉姆！人工地震的眞相，由於科茲博士的話大體清楚了。但我還有幾個問題。你的伯父已經承認幾個罪行。例如利用前幾天的人工地震製造恐慌，賺取百萬美元，還有，違法擁有核彈，不管你怎樣狡辯，也是沒有用的！」

「請讓我說明，中尉先生，前幾天賺取到的百萬美元，我認爲比起伯父在這以前失去的金額來說，是極其微小的。而且，那百萬美元，對挽救海底城市卡拉喀托來說，是十分必要的。而那放在伯父寫字樓的氫彈，準是用來進行人工地震的！」由於極度的興奮，我着迷似的，不顧一切地滔滔不絕地說着。

伯父對着我微微一笑。基特安對我眨巴了一下眼睛。跟着，科茲博士佈滿皺紋的臉上浮起了微笑，點點頭，表示贊許。

「事實跟伊甸准尉說的完全一樣。由核彈引起的連續的小地震能夠一次一次地安全地把積蓄在地殼內的地震能量發散出去。」

不過，津矢中尉似乎還是不能完全理解。他到底是海底艦隊的軍官，必須查明整個事件。

「還有三個問題。你們怎樣把地底鑽洞車弄到手？從哪裏得到那麼多的氫彈？爲什麼要秘密進行這一切？」

伯父微笑地接受了津矢中尉尖銳的質問。他臉上又有了血色，凹陷的眼睛，燃燒着一種把一切獻給海洋的男子漢的熱情。

「讓我回答最後的問題。爲什麼要秘密進行？因爲這個計劃無論如何必須秘密進行。如果我們到市議會上去說『各位，我們發現防止海底城市卡拉喀托遭受大地震這巨大災害的辦法，就是必須搞幾次小的人工地震。』試想，這會得到議員們的許可嗎？以你自身的經驗來說，你認爲被視財如命的本恩・丹梭普所把持的市議會又會怎樣說呢？」

哈雷滿臉通紅，但什麼也沒說。津矢中尉點點頭，慢慢地說道：「我明白。但我還有兩個問題要請你們回答！」

「爲了救助海底城市卡拉喀托全市七十五萬人的生命，也顧不得那麼多了。這次的計劃，是在一年前科茲博士到我在馬里尼亞的家訪問開始的。博士一直都很關心卡拉喀托的斷層，認爲海底城市卡拉喀托遲早都會發生震度十級或者以上的大地震，有變爲廢墟的危險，因此，決心要設法防止因海底城市被毀而導致很多人失去生命的悲劇重演。」伯父瞄了一眼科茲博士後，又對着津矢中尉說：「你責怪博士嗎？」

「但是，爲什麼博士去找你，而不找住在這座海底城市的人合作呢？」

「去過的。博士最初去見本恩・丹梭普。那時候丹梭普說了些什麼，你可以想像出來的。他說『我們不想瘋人似的丟那麼多錢來弄糟這座海底城市的繁榮。』丹梭普肯定是考慮到博士在海底城南西諸島的失敗的。他還威脅說，如果博士公然在海底城

卡拉喀托出現的話，就會馬上遭警察逮捕。」

「丹梭普還說過，如果我肯接受某些條件的話，就可以住在這裏，斯圖亞特。」科茲博士插嘴說道。

「是的。」伯父點頭。「丹梭普提出要博士不要爲大衆做地震預測，而要求獨佔地震預測的情報來操縱股票的升降，而賺大錢。這個主意對我們這件爲人們造福的工作來說，當然是格格不入，根本不用提了。於是，科茲博士也就被丹梭普逼到我這裏來了。」

「博士對我說了海底城卡拉喀托瀕臨的危險，並說假如應用新的技術，就不僅僅可以防止這裏的大地震，而且可以防止任何的大地震。最初，我半信半疑，不想因爲這件事受到責備，因爲連泰鐸神父也是不同意的。但是，科茲博士最後把我說服了，我也就決定試試。」

當時我的身體不大好，至今也不太好……當然，還沒有到不能動彈的地步。而且，我當時沒有錢。科茲博士的計劃是需要龐大的資金的。只是製造一台地底鑽洞車，就需要一千萬美元。而且必不可少的核彈也還沒有。

「錢是可以製造的，用你知道的方法——利用科茲博士的地震預測，買賣股票。

核彈方面……中尉，你記得哈密爾．巴魯卡號遇難的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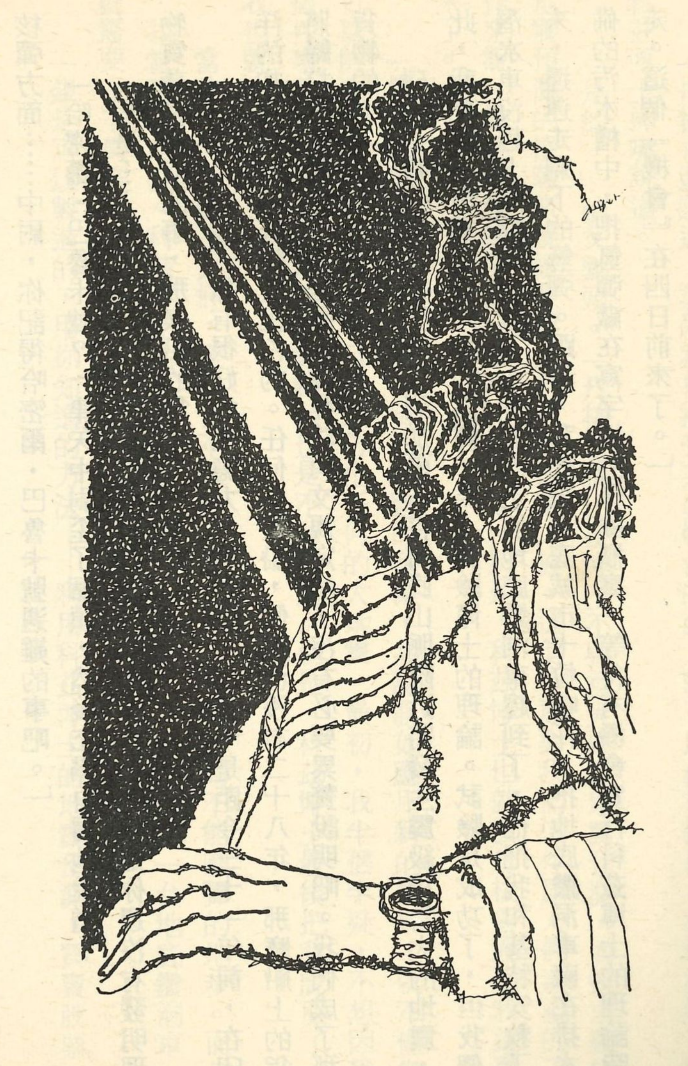
「哈密爾．巴魯卡號？」津矢中尉歪了個頭，然後充滿自信地說道：

「那是……很久以前，那時我還是個孩子，遇難的船吧，那是你還沒有發明理想物質薄膜之前的事，那條船的貨物……不錯……」

「氫彈！中尉，你有很好的記憶力！哈密爾．巴魯卡是距今三十一年前，在印度洋的加爾各答海底附近沉沒的。任何一條船，假如沉沒有二十八年，那麼船上的貨物將歸打撈者所有，這是國際海洋法明文規定的，沒有必要累贅說明吧。我們成了那些貨物的主人。

碰巧這時候科茲博士預測到加爾各答海底山脈附近將發生震級相當大的地震，因此，我們就使用那剛剛到手的氫彈，馬上試驗博士的理論。試驗是成功了，但我們的潛水車沒趕上逃脫而遇難了。幸而博士的地底鑽洞車趕到了，他把我和基特安救了出來，還運走剩下的氫彈。跟着，我們來海底城市卡拉喀托，把地底鑽洞車藏在排水設備的污水槽中，把氫彈藏在寫字樓的保險櫃裏。等待有機會實行科茲博士的理論時運走。這個『機會』在四日前來了。」

「斯圖亞特！現在的時間是……」科茲博士突然喊道。



伯父抬頭看看牆上的時鐘，用力地點點頭說：「大家注意！」

周圍一片沉靜。大概過了一分鐘左右，津矢中尉開口問：「在等什麼？」

「安靜點！」

伯父說得很快，這一瞬間我們都感覺到了異常。

脚下的岩石開始移動，震耳的地鳴，震動着周圍的空氣。我們各人馬上抓住了身邊的一些東西，支持着身體。

「第四次的地震！後面剩下四次了。」

伯父用蓋過地鳴的聲音喊道。

地板的震動越來越厲害，地底鑽洞車的車頭部份也由於震動而搖晃。地底鑽洞車搞起這次震動，現在本身却也在搖晃，看起來總有點滑稽。

頂棚的裂縫越來越大，冰冷的海水咕嘟咕嘟地流出來。

突然，從觀測室的外邊，傳來了新的騷音。我想大概又將爆發另一次地震了，不由得心頭一陣恐懼。不過，事實上並沒有發生地震，那只不過是K站爲了防止洪水，自動活動的排水泵發出的聲音。

水泵的工作忙起來了，不只是頂棚，從牆壁的長長裂縫中，黑色的水和岩石的碎片一起流了進來。

津矢中尉用粗魯的聲音問道：

「剛才發生的也是你們計劃中的一次人工地震嗎？」

「嗯，嗯。」伯父點頭應道，接着滔滔不絕地說起來：「科茲博士的計劃是在斷層的對角線上，搞八次人工地震。至今，我們已經在其中的四個地方放置了氫彈，現在發生的是第四次。」

「還有四次？」

伯父若無其事地說道：「現在起必須再準備氫彈。」

周圍一帶又恢復平靜，只有排水泵和地上的流水發出一些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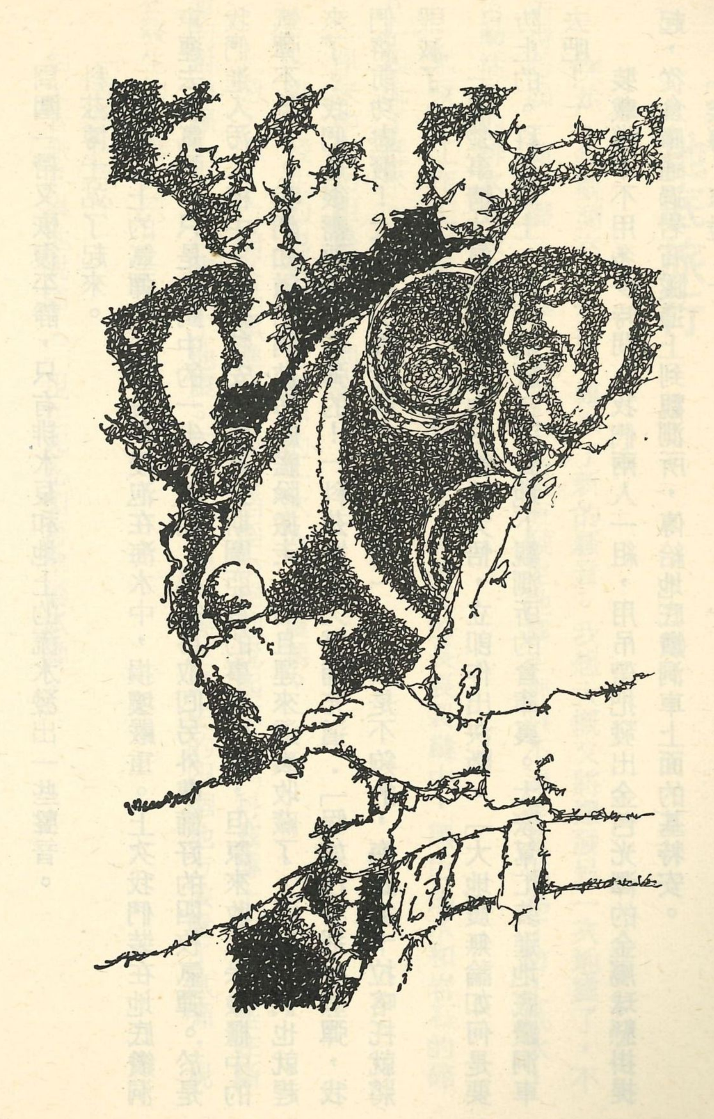
科茲博士站了起來。

「遇難船上的氫彈由於長時間浸泡在海水中，損壞嚴重。上次我們裝在地底鑽洞車運去的氫彈，只是計劃中的一半。因此，必須再取回另外準備好的四枚氫彈。於是我們進入污水槽中……基特安和博普去斯圖亞特的事務所取，但原來收藏保險櫃中的氫彈不見了。我們知道它們被海底艦隊搬走，而且運來這裏收藏了，所以我們也就趕來了。我們是很需要那些氫彈的！」科茲博士大聲補充道：「假如沒有那些氫彈，我們將前功盡廢！大地震的震度假如只是降低一、二級是不夠的，海底城卡拉喀托就將毀滅了。」

一清楚事情的眞相，津矢中尉恍然大悟，立卽作出決斷。「大地震無論如何是要防止的。科茲博士，氫彈就放在這裏地下觀測所的倉庫裏。大家幫忙裝進地底鑽洞車去吧！」

裝載幾乎不用多少時間。我們兩人一組，用吊帶把發出金色光澤的金屬球懸掛提起，從倉庫通過岩石隧道上到觀測所，傳給地底鑽洞車上面的基特安。

「唉嗨！來啦！」



基特安勇敢地一邊笑着一邊接過金屬球，把它放進艙中。在車艙裏，津矢中尉和哈雷遵從着伯父的指示擺放好金屬球。科茲博士和馬茲高基羅中尉一組，我和博普，埃斯柯一組，忙碌地搬運着金屬球。

氫彈給全部裝進去時，博普和我對望彼此喘着氣的臉孔。自從謎一樣的事件發生後，博普一直暗淡深沉的臉孔，第一次有了明朗的笑容。

「吉姆，你是個了不起的偵探。我雖然小心注意，防止被人追蹤，結果還是被你發現。老實說，我想不到你有着這方面的才能呢。」

「對不起，博普。」我也笑着回答，「但是，我心底裏是相信你的，相信伯父和基特安的。我知道你們絕不會爲了中飽私囊而把海底城卡拉喀托置於險境的。不過，我至今還有些事不明白。」

「有什麼問題，吉姆？」

「這個計劃秘密進行，這當然是無可置疑的。但是爲什麼對我也要隱瞞？假如需要K站幫忙的話，爲什麼伯父要選你而不選我呢？」

「假如要你參與的話，由於你和伯父的關係，會引起人們的注意，秘密就很容易完全敗露了。明白嗎？吉姆？保住秘密最好的方法是，對你隱瞞我們的行動。我們分

到K站以後，你的伯父就悄悄來找我，將全盤計劃說出來，要求我合作。伯父雖然沒有選你，但他準備在獲得成功之後，好好給你說清楚，相信你是一定明白的。事情就是這樣，吉姆。」

「那……不過，我說，我也想幫忙科茲博士和伯父完成這一秘密計劃的！」我心裏還有着被排除一邊的不滿情緒。

這時候，津矢中尉從地底鑽洞車的一端走了下來，對博普說道：「我還有一個問題。你上次正確預測到了我們大家都不能預測到的地震，那是否也是斯圖亞特的人工地震？」

「嗯，嗯。我認爲是個表現的好機會。結果……這是因爲我忘記了該保持秘密而作出的輕率行動。……」

「這事情，怎麼說都算啦。但把基地的地球探測器偷走無論如何都是不對的！」津矢中尉一點也不饒人。

「啊！關於這件事，我什麼也不知道。」博普一副呆然的表情。

「地球探測器是貴重的觀測機械，追究它的下落是我的責任！」津矢中尉大聲說道。

博普不斷地搖頭，似乎他眞是什麼也不知道。

哈雷從地底鑽洞車裏探出頭來叫道：「全部都裝好了，隨時可以出發！」

就在這時候，第五次的地震又發生了。這次沒有上次的強烈。沒有停止過的地震計還能夠正確捕捉到它的震動。但是，不知是因爲周圍被岩石包圍，還是因爲這一帶比較寧靜的關係，地鳴似乎比上囘大，而震動也似乎更爲強烈。嚴重的問題是這囘的地震却是科茲博士計劃之外的。

伯父臉色鐵青地喊道：「去裝置剩下的氫彈！開始了的事情一定要堅持下去！」

這時候，頂棚的岩石碎片雨點似的紛紛落在伯父頭上。伯父被打倒在地上，血從頭上、肩膀流了出來。岩石雨紛紛洒落到地底鑽洞車車身上，然後又反彈飛濺出去，發出機關槍似的聲音。我和科茲博士也被岩石打着。基特安雖然被打倒在地上，但很快就跳了起來。

不過，科茲博士和伯父却跳不起來，他們年紀太大，不管怎樣拼死掙扎，岩石雨點還是越來越多地降到他們身上。

「救他們倆！」津矢中尉叫道。博普和我把兩個老人從岩石雨中救出，讓他們躺在寬大的製圖台上。突然博普大叫一聲：「吉姆，你流血呢！」

是的，我也受了傷。不過，只是擦傷。岩石的尖角掠過腦袋，擦傷肩膀，傷口不很深。

當我們撫摸着受傷的博士和伯父時，津矢中尉急忙關上了計算機。大部份的觀測機械經過幾次重的衝擊，已經瀕臨毀壞，不過，老練的專家可以憑直覺補充一些資料。

津矢中尉把鉛筆一擲，回過頭來看我們。

「看這裏！」他抓了另一支鉛筆，就在地圖上的五次地震的震源上畫上十字符號，四次是人工地震，一次是自然發生的地震。

「看啊！」津矢中尉一邊用紅色的線連結紅色的十字符號，一邊說道。

「第五次的自然地震並不怎麼厲害。這是因爲蓄積的地震能量被解放了的原故。也就是說，每一次人工地震都分擔了一些。地底鑽洞車如果不馬上出發就沒有用了。一個小時之內，下一次的自然地震又會發生了，震源就在這一帶。」

伯父驀地站起來，從桌子上一下來，就抓住椅子支持着身子說道。

「好，出發了！科茲博士，基特安走吧！」

但是，津矢中尉馬上就把伯父按回椅子上坐下。

「你不能出去，以後的事由我們做吧！」

「你？」伯父抬起頭看着中尉，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不過，你知道怎麼做嗎？還是由科茲博士和我來做這個我們做開了的工作好一些。這工作對不熟悉的人是十分危險的！」

「現在，這工作對你就是危險的了。你負着這麼嚴重的傷出去，準死無疑！」

津矢中尉一邊說一邊看着伯父面前的地圖。

「這裏，這裏，還有這裏！在這三個地方，必須搞起其餘的人工地震。還有沒有什麼要我們掌握的知識？我、博普和基特安一起去。此外，還需要一個人。」

「我去。」我叫道。但是，幾乎在同一時候，在我的旁邊，哈雷也叫道：「我去！」

緊接着，哈雷突然衝着我說道：「我無論如何都要去，吉姆！」

附近一帶恢復平靜。除了排水泵和從岩石裂縫中流下來的海水聲之外，周圍是冰冷的空氣。我們大家都馳騁在從這裏出發去地底旅行的思想中。我們直衝比海底下三公里的K站更深的堅硬地殼中。隨着下降，跟着來的是熱和壓力增加的恐怖的歷程。但無論怎麼樣，這條路是不可避免的。地震已經搞起了五次，還剩下三次。

接下來的三次人工地震一定要在比前面五回更深的地方搞起。地底鑽洞車由於擠

碎了斷層，可能會落進灼熱的岩漿中，有被奔騰的岩漿熔化的危險。我曾經有過在地底廿一公里深處放置地球探測器失敗的經驗，所以對此可以想像一些。但是，現在我們却要向遠遠超過廿一公里深處的地底挺進！

津矢中尉說：

「好了，伊甸准尉和丹梭普准尉，我帶你們兩個去。馬茲高基羅中尉，K站和兩個老先生托給你了，請多多關照。」

「爲什麼地底鑽洞車不可以坐多一個人呢？這兩個老人是不需要看護的。」馬茲高基羅中尉說。他由於不能參加地底旅行而感到不滿。

「這是命令。我想這裏也會有很多事的，拜託了，馬茲高基羅中尉。」說完，津矢中尉回頭望了一眼地底鑽洞車，大聲說道：「好，我們出發！」

我們坐進地底鑽洞車的時候，緊急播音開始了。內容是關於地震受害者的新聞和一些警告。由於地震，排水管破裂了，污水由於壓力超過排水泵的處理能力而開始積存，環狀的排水管一旦破裂，就會發生一連串的動力故障。雖然嫌晚了點，市議會現在又在開始討論市民的疏散問題了。

但是，已經感覺到危險逼近的市民們，都擠擁到通向海上漂浮飛機場的電梯去了

。跟着有人開槍鬧事，槍彈破壞了動力裝置。

沒有時間考慮了！

我們和科茲博士、伯父握手道別，迅速走進地底鑽洞車的艙裏。

外面的騷音給隔開了。

狹窄的艙室前部設置有操縱駕駛座，基特安坐了下去。我們在忽明忽滅的燈光中，互相看着對方的臉，原子能鑽頭因爲需要巨大的動力，艙室的照明減少到最低限度。

「前進！」

津矢中尉命令。

基特安點點頭，伸手開動前進按鈕。

一給予動力，地底鑽洞車敷貼着理想物質薄膜的車身就一閃一閃地發光，原子能鑽頭開始運轉。

地底鑽洞車震動着開動。這種高音很像是狂怒的恐龍踏碎岩石所發出來的咆哮。即使坐在艙室，耳朵也被震聾，騷音眞是十分可怕。

地底鑽洞車往後退，回到自己先前鑽開的牆壁洞穴裏。

我們立即向地底進發。

津矢中尉用蓋過騷音的聲音大聲喊道：

「加大馬力，巴古！五十分鐘之內，我們就要下降到其中一處斷層了！」

「是，中尉先生！」

基特安勁頭十足地答道。

他用眼角向我打了個眼色，我遂由於和樂觀的基特安一起，而忘却了進入地中的恐怖。

只有哈雷顯得異常鬱悶不樂。

我忽然想起哈雷送泰鐸神父去潛水車總站回K站時的神情。那時候，哈雷和平時完全不同，垂頭喪氣，臉上一副想哭的表情。只由於那時剛好有地底鑽洞車闖進，我也就沒有時間去考慮哈雷的問題了。什麼事情使他這麼痛苦呢？

一邊切削着堅硬如鋼鐵的岩石，一邊高速地前進的地底鑽洞車發出強烈的抖動，把我們的身體往一邊併擠。我把哈雷扶住。這時候，基特安回頭喊道：

「準備發射氫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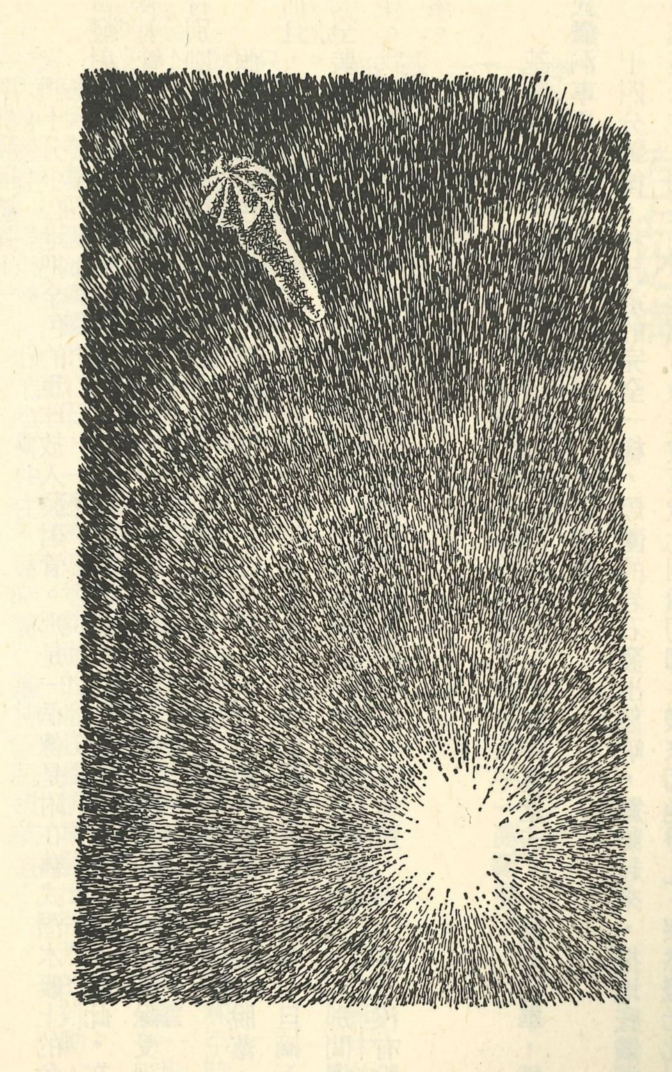
我們十分小心地把金色的重球放入發射管。那是一個像是附在舊式潛水艇上的魚雷發射管一樣的東西。代替魚雷的氫彈不僅要打進水中，而且要打進地中。因此，在發射管的前端，裝着切削堅硬岩石的特殊裝置。操作發射管，應該是在海底艦隊受過特別訓練的專家的工作，現在却必須由我們這些沒有經驗的新手來做。

假如移動金色核彈的不銹鋼皮圈時不小心失手，安全裝置的構造就可能會脫落，而且，由於長期浸在海底，安全裝置和時限裝置恐怕會有故障。再者，氫彈一旦摘下安全裝置，也許會突然在我們面前爆炸，也可能會在向熱的岩石中發射的一剎那間爆炸。我們默默地進行作業，每個人的臉都恐怖得歪斜起來。很幸運，安全裝置沒有脫落。

「發射！」

基特安喊道。發射管的前端，自動地剜刨岩石，把氫彈塞進去。一發射完畢，地底鑽洞車馬上發出吱吱的摩擦騷音，全速撤離。

十四分鐘後，和預定的完全一樣，周圍的岩石發出怒吼，震動起來，把地底鑽洞車緊緊卡住，細長的車身簡直像是被巨獸的利齒叨啣一樣來回地掙扎。突然燈光比以



前微弱，而原子能鑽頭的運動也停止了。

地底鑽洞車卡在地底岩石中，不能動彈了。

我心裏掠過一絲死亡的意念。但是，原子能鑽頭咬嚙岩石的巨大聲響又再次傳了過來。地底鑽洞車抵受不住自己所掀起來的人工地震。

「太靠近爆炸地點了，拖延一些下次爆炸的時間，駛去遠些的地方吧！」基特安還在帶笑地說着。在我的身邊，博普抓住扶手不安地說：

「鑽頭的聲音反常！再轉一次就變鈍啦！」

大概是受到當前衝擊的打擊吧，地底鑽洞車的原子能鑽頭設置雖然是由幾根鑽頭同時活動掘削岩石，但只要有一根發生故障，掘削就會不平均。

我試着注意傾聽，但我到底不是一個能由聲音去辨別故障的專家，即使目前眞有故障，我也無法聽準。第二枚的氫彈在預定的地點發射了。然後，和預定的一樣，發生了人工地震。我們受的衝擊和上次的差不多一樣可怕，但生命終算保存下來了。津矢中尉拿起鉛筆，在忽明忽滅的微弱燈光下繼續計算。他一邊看着答案，一邊說道：「再來一回大概夠了吧，我可不敢肯定。」基特安馬上回答說：「相信科茲博士吧，中尉先生！科茲博士說八次的人工地震是必要的。我們只能照着原來的計劃做。」

「是的。」津矢中尉點頭。但是，過了不久，細長的臉孔突然憤怒起來，大聲叫道：「即使我們努力防止了大地震，也絕對不是爲了取悅市議會！利令智昏沒有人性的那一羣傢伙，豈不是沒有得到報應嗎？」

「已經得到報應了。」哈雷說道，聲音裏帶着哭聲。

「這話怎麼說？」

「我的父親和另外的三、四個議員已經死了。中尉先生！」

哈雷歪曲着臉，抑制着激烈的感情說道：

「中尉先生，你不是叫我把泰鐸神父送到碼頭嗎？在這裏，我看到父親的潛水遊艇，那艘他花費五十萬美元建造的豪華遊艇！那是父親的命根子。那時候，它剛好進入港內進行例行檢查。我注視着那潛水遊艇，心裏想父親大概是把它提供給市民疏散吧。可是，事情却並非如此。遊艇只坐了八個人，限定能坐五十人的船艙只坐了八個人。剩下的空間，堆滿着紙張等東西。股票、債券，還有鈔票——父親把全部財產放在遊艇裏。準備和幾個朋友一起丢下市民逃走避難了。父親叫我也一起去，不過，我不能捨棄自己的任務不顧。我親眼看着遊艇關閉了艙口，水從水閘放了進去。不久外側的閘門打開了，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不知是什麼原因，敷貼着潛水艇的理想物質薄膜變得不能活動。突然，一刹那間海水的可怕水壓就把潛水遊艇完全壓碎了，當然，全部的乘客都死了。我親眼看到這一切……」說到這裏，哈雷咽喉痙攣，渾身發抖。

一時間，誰也沒有開口。不久，津矢中尉溫和地說道：「對不起，丹梭普准尉，我不知道你父親的事……」

「父親是自取滅亡的。中尉，我還有一件事想對你說，偷地球探測器的是我，父親叫我做的。現在我明白，我得到地球探測器的秘密，而且把它偷走，是犯了兩重海底艦隊的軍規。事到如今，請讓我把事情說清楚，父親以偷來的地球探測器做樣本，仿製了很多，並想獨家取得地震預測的情報。我沒有話說，願意接受軍法審判。不過，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的話，我希望能成爲一個優秀的海底艦隊的預備軍官。」

把一切都說完了，大概是放下了心裏沉重的包袱，哈雷的臉上明朗了。

津矢中尉筆直地站着，然後把頭靠到車艙的頂棚，大聲說道：

「丹梭普准尉！你已經受到懲罰了！這個問題到此結束！」

這是非常動人而戲劇性的一瞬間。但是，基特安從司機位回過頭來，打破了這令人感動的場面：「看時間吧！到了發射最後一個氫彈的地方啦！」

我們連忙發射氫彈，並盡快遠離那個地方。不過，沒有時間了。由於地震的衝激，艙室中連忽明忽暗的燈也熄滅了，僅有的一點亮光也沒有了。車身由於傾斜而扭曲起來，但沒有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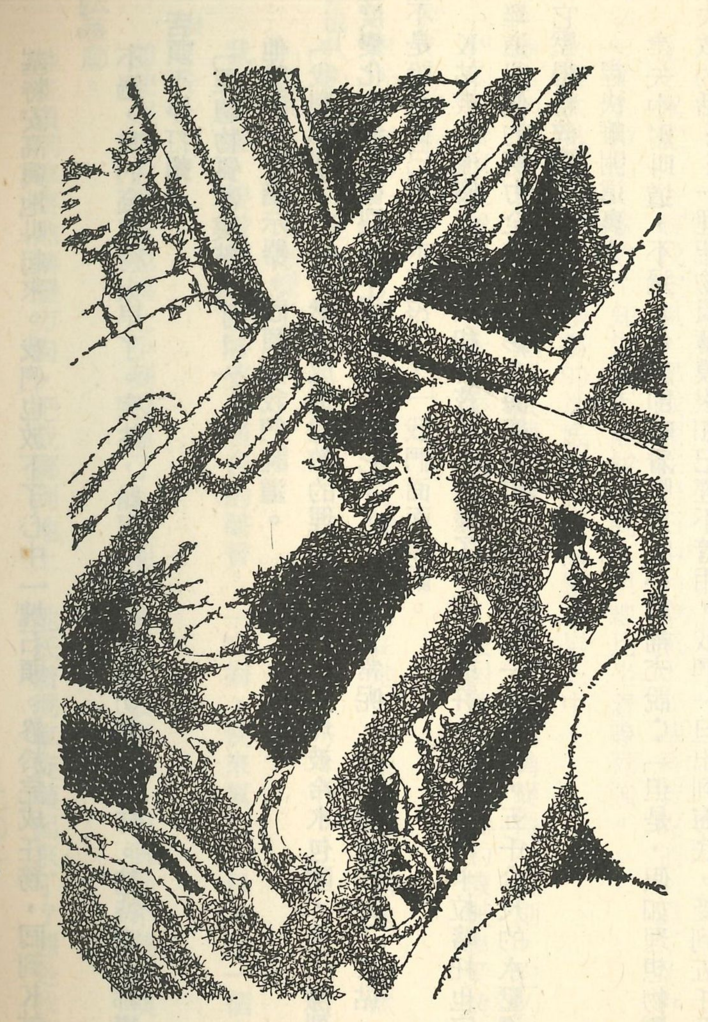
「想不到會這樣糟！」博普在背後激烈地敲着我的背脊。

「還沒有完成就完蛋了！博普，來這裏幫幫吧！原子鑽頭不能轉動了！」基特安喊道。因爲這一次的地震衝激，操縱裝置的活塞完全給打壞了。在這不得已的情況下，基特安冒着生命的危險徒手用槓桿企圖開動操縱裝置，但他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限，怎麼也開不動。

博普走過去用全身的力氣拉起槓桿，不久，動了二、三厘米。一加入動力，原子能鑽頭又再次嚼起堅硬的岩石來了。那忽明忽滅的燈又出現了，但艙內燈光微弱到無法看清對方的臉孔。艙室內的溫度開始升高，這是因爲基特安爲了給原子能鑽頭盡可能多的動力，而關閉了冷氣裝置。

過去了幾分鐘。操縱席指針指示着地底鑽洞車已經回到了K站附近。原子能鑽頭的震動，突然變弱。

「出到岩石外面了！」



基特安高興地叫起來。我們也放下了心中一塊石頭。終於完成任務，回到K站來了。

不過，我們高興得太早了。突然，艙室內發出金屬切割的聲音。基特安臉都變了，舌頭不停打顫。

「理想物質薄膜破裂了！」

他望了一眼指示器，回頭對我們說道。

「我們穿進了水中，燃燒成這樣熱的理想物質薄膜突然被冷水包圍，產生激烈的溫度變化，發生破裂。不過，也不管它了，指示器正常呢。我們確實回到了K站，那豈不是說K站已經給水淹沒了？」我們面面相覷。

K站被水淹沒了！伯父和科茲博士怎樣了？不，或許，海底城市卡拉喀托也完了？難道我們的努力全成爲泡影？海底城市的大拱形屋一旦破裂，五千公尺的水壓還不把它壓得粉碎嗎？

「趕快離開這裏！」

津矢中尉叫道，不過，他旋卽咬着嘴唇，小聲補充說：「但是，假如理想物質薄膜失效的話……」理想物質薄膜假如已經不管用，我們一旦出到海底，受到五千公尺

的水壓，就會像被大鎚敲打的昆蟲似的，一下子粉身碎骨。

「來幫忙！去尋找空氣，尋找關在岩石中的空氣！」基特安說道。爲了生存，首先空氣是必須的。雖然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但總比坐着等死強。

被屢次地震重擊滿身損傷的地底鑽洞車又鑽進岩石中。

艙室的溫度節節上升，熱到眼睛眩暈。原子能鑽頭的運轉變得不規則，它的騷音使我們的耳朵越來越痛，加上艙室內的空氣污濁，被困着在這金屬的機械裏受燒煎，眞是十分痛苦。

津矢中尉第一個倒了下去，接着是丹梭普也倒在地上。我連忙走過去，突然，博普也叭的一聲倒在地上。

「起來，博普！怎樣了？」

我叫喊着，接着傳來基特安很痛苦的聲音：「吉姆，快來幫忙，只有我一個人了，很……」

卽使這樣的聲音也馬上小到沒有了。我想走到基特安那邊，但脚却不聽使喚，無法移動。

地底鑽洞車突然轉變方向，把我擲到地上，地底鑽洞車旋轉起來了？還是我頭暈

目眩了？不知道……

　　但是，什麼也管不了，我倒在灼熱的金屬地板上，怎麼也站不起來，心裏却想着一定要制止胡鬧旋轉的地底鑽洞車……

　　但是，我已經沒有什麼力氣了，最後，那忽明忽滅的燈也突然熄滅了，我失去了知覺。

理想物質薄膜的亮光

　　穿着黑色神袍的矮小神父對我說着話：

「吉姆！吉姆！喝些這東西。」

　　灌進我口裏的是什麼東西呢？苦得舌頭都發麻了。

　　我打着嗆爬起來，清楚地看到泰鐸神父藍色的眼睛。

「這裏是……到底……」

「暫時不要說話。」

　　泰鐸溫暖的聲音說道，紅潤的臉上浮起了溫和的微笑。

「沒什麼事了，吉姆。你現在是坐在我的潛水車裏。我們現在正在回海底城卡拉喀托的途中！」

「卡拉喀托？」

　　那麼？是誰把我從水中救起來？

「不過，海底城市卡拉喀托已經被水浸了。泰鐸神父，我們是在哪裏？K站被水

淹了，沒有人活了?!」

泰鐸神父很關心似的，爽快地說道：「回去看看，或許還有生還者。」

但是，泰鐸神父避開我的眼睛。

我站了起來，我所在之處是艙室的前端。靠牆壁密密麻麻地張貼着各種各樣的最新觀測儀器、地圖和資料等等，整個潛水車就是一個活動的地震觀測研究所。

這個活動研究所是根據科茲博士的地震理論設置的。我以前也曾聽說過有關這部潛水車的事，想不到今天却能親眼見到。

而且還不止我一個人呢。

基特安·巴古正在窺視着我，他那黑色的臉上浮起了明朗的笑容。

「吉姆，好了！大家掛心着你呢。其他的人早在一個鐘頭前醒過來了，只有你很難弄醒！」

「他們呢？」我問道。

「大家都沒事。是泰鐸神父救起的。當我們正好在震源上時，神父剛好通過海底，探聽到地底鑽洞車的震動。地底鑽洞車的操縱裝置雖然壞了，但原子能鑽頭還在轉動，而且仍然載着失去了知覺的乘客鑽削着土層，直往上升。神父先生是個非常優秀

的人。這個小小的潛水艇雖然已經裝滿了觀測機械和避難的人，但還是把我們救起了，而且還說要回海底城卡拉喀托，去救你的伯父和科茲博士……」

基特安說不下去，我一想起伯父和科茲博士也頓時心碎。

不過，即使伯父和科茲博士和海底城卡拉喀托的市民一起犧牲了，我們也還是已經獲得了勝利。因爲我們證明了根據科茲博士的新理論和新技術，是可以確立預防大地震的方法的，這起碼是個安慰。我們使用泰鐸神父的觀測設備，分別着手地震預測的計算。

「開始吧！」

哈雷一邊搖着計算尺，一邊喊道。「請看這個，預測震度零級，預測時間無限，而預測誤差也小到不能計算！」

「我的結果也一樣。伊甸、埃斯柯，你們的怎麼樣？」

這幾天來，津矢中尉的臉上第一次綻開了笑容，聲音也清徹了。

「一樣。」

博普和我不約而同地點頭。

地殼內可能發生大地震的積蓄能量已經完全發散了出去。

不論海底城卡拉咯托發生了什麼事，我們防止大地震的計劃是成功了。

我們首先證明了地震是可以預測的，其次證明了地震可以由人類操縱和抑制。事實上，我們已經避免了像海底城南西諸島那樣的悲劇重演。現在，地震對陸地和城市已經沒有危險威脅，而像里斯本和三藩市那樣的大地震悲劇也不會再發生了。

不過，爲什麼却不能使海底城卡拉咯托倖免於難呢？悲痛和悔恨越來越勒緊我們的胸膛。

潛水車一邊由於沉重的負荷，不停地喘氣，一邊向着海底城卡拉咯托急駛，避難的市民在艙尾耐心地坐着。他們從我們處聽到K站已經被水淹，而聯想到海底城卡拉咯托大概已經沒有生還者，但又唯恐雙親和親朋還留在海底城市，所以坐上了這部潛水車回去尋找。所有的人的臉色都晦暗深沉。不過，這些僥倖活着的市民將會成爲新的海底城市的開發者，一個海底城市毀滅了，另一個新的海底城市準會再建設起來！

痛苦難熬的時間終於過去了。

「在海底能見到光亮，那準是理想物質薄膜的光！」突然，泰鐸神父說道。

我們一齊奔向艙窗，啊，確實有光！

在前面的海底，藍白色的亮光，就像巨大的發光生物似的，一閃一閃的。

「這是海底城市卡拉咯托的拱形屋！理想物質薄膜沒有破裂，活動正常！」

我們像孩子似地歡呼起來！大家互相擁抱，科茲博士的人工地震理論和技術，不但對將來有用，而且現在就已經挽救了海底城卡拉咯托了！

水中艦船和水中車輛正在一部部的被撈了上來。水閘前面非常混亂。

我們的潛水車也等了一個小時才好容易通過水閘，泊在碼頭。

打開艙室，我們再一次踏足在洋溢着溫暖生氣的海底城市卡拉咯托！

伯父和科茲博士在醫院裏。

「沒什麼要緊，只是有些疲勞。你們坐地底鑽洞車出去之後，海水就轟隆轟隆地流進K站來了，沒有辦法，我們只好放棄K站。海底艦隊的基地也往上一層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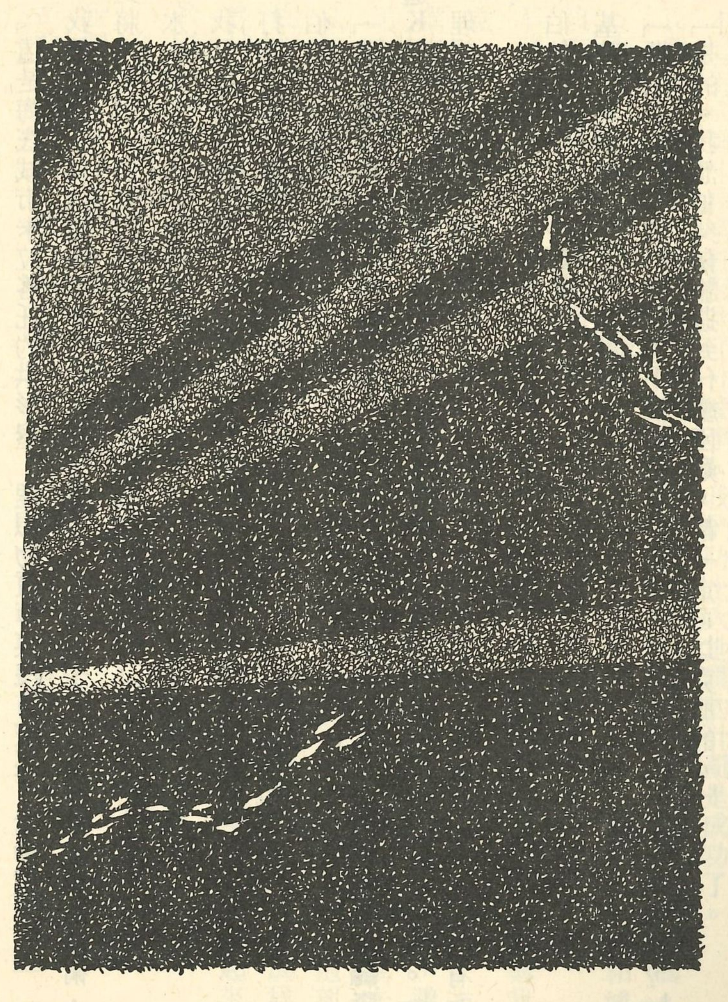
理想物質薄膜不愧是理想物質，拱形屋沒有因科茲博士連續的人工地震而有所損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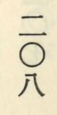
伯父對着鄰床的科茲笑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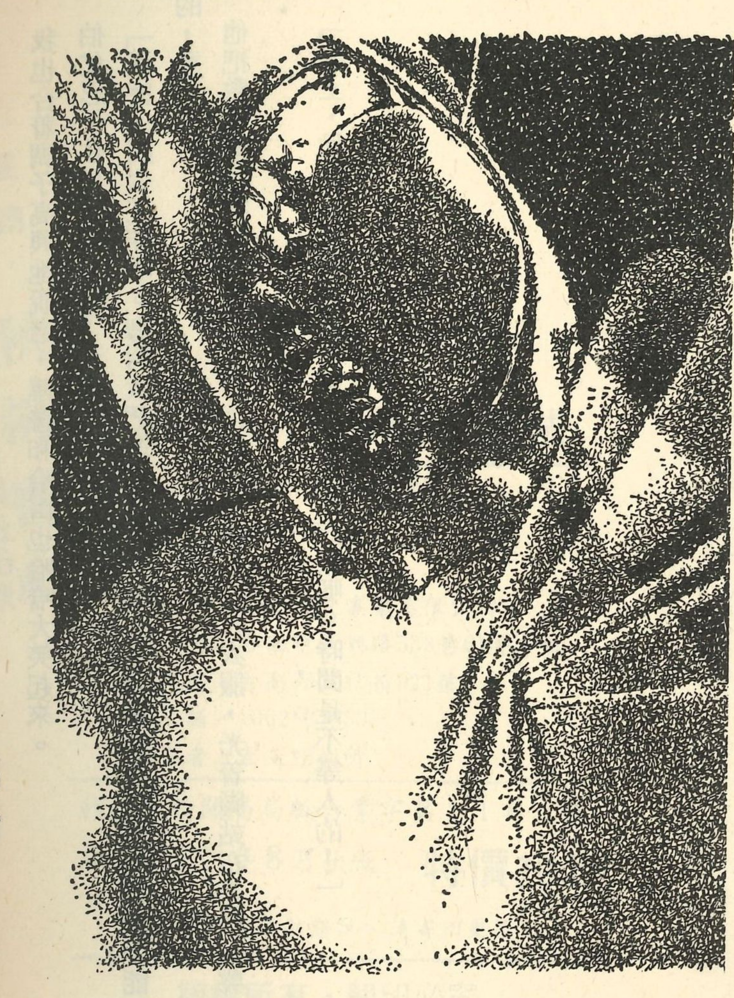
基特安緊緊地抱住了我的肩膀。

「斯圖亞特，我們一點兒也不懷疑你們的工作有什麼漏洞的。是嗎，吉姆？」

「是的。我想伯父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一定可以克服的。」







我也合着調子高興地說道，博普和哈雷也哈哈大笑起來。

伯父忍不住又一個人笑了起來，說道：

「那麼，回去工作吧。海對我們還有很多挑戰呢。閒呆在醫院裏的床是不能征服海的，護士！」

他把敷布解開扔掉，只穿着白色寬短的醫院病人衣服，光着脚站在床邊大聲叫喊着：

「護士，我馬上就要出院。可以給我拿衣服嗎？時間是不等人的！」

科幻名著選讀⑦　**海底金城**

原著者／弗德利克·波爾
編譯者／林　宗　達
發行人／陳　秋　琴
出版者／福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南市新興路533巷61弄8號
通訊處／台南郵政信箱921號
電　話／(062)619595
印刷者／宏玉印刷所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166號
中華民國71年8月出版　**特價70元**

(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